

左傳纂讀

王西神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25268

公侠先生 教正

晚 馬厚文 謹 叩

左
傳
纂
讀

王西神題



廖序

大學上有幾句話，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現時學校的通病，就在舍本而逐末。最近國聯特派教育調查團來中國考察的結論，對於吾國上下惟知效法歐美，蔑棄本國的心理，痛下箴砭。報告書中一再述及吾國人談吐間總以爲科學不如人，致精神文明落後。實則精神文明是因，科學發達是果。強國的主旨，在培養國本而不在剽襲成法。學校中教授科學的目標，在養成學生好奇探討的精神，尋求適合本國需要的方法，而不在強迫他們死記書本中的條文事實。

教授科學，尙且須適合國情，教授文學，更不必說了。舊文學中矜練生動的文字，莫過於左傳。傳中人物的寫生，可謂千載獨步。詞令的嫺雅，更是有目共賞。青年欲研究本國文學，不從此等書入手，而專摹仿歐美文藝作品，譬如無本之花，徒供一時玩賞，有何價值。惟中學校目繁多，學生時間有限，沈浸不易。

馬君有鑑於此，特編左傳纂讀一書，「依事分類，依類選文，諸篇互相關聯，每事成一段落，」全書適供一學年課本之用。教者苟能因勢利導，讀者便能有孟子深造自得之樂，杜元凱優柔饜飮之趣。觸類旁通，本立而枝葉自能暢茂矣。

廿二年一月廖世承序於嚶城求可堂

呂跋

文有矜練之美，有疏散之美。矜練之美，以左氏春秋爲極。疏散之美，以太史公書爲極。論者率以班馬並稱，其實矜練之美，班書尙非左氏之倫也。

各國文學之發達，韻文率先於散文。吾國亦然。先秦古書，有句法簡短，而整齊而協韻者，韻文時代之作也。句法參差，合於口語者，散文時代之作也。散文之興，蓋在東遷以後。先秦古書中之韻文，蓋前此口相傳授，至此而筆之於書。其散文則此時代之人所自爲也。

散文興於東周，而極盛於先漢。西京末葉，文學之風尙稍變，遂開東漢以後駢文之先河。駢散之轉變，一言蔽之曰：求文字之矜練而已。東周西漢之文，自今日觀之，誠天下之至美。然在當日，固人人所能爲。文不近口語，則不能達意。過近於口語，則文病其冗漫。行文者少加裁翦，又於所用之詞，加以選擇，循此趨向，進而不已，而魏晉以後之文體成焉。寢淫至於齊梁，遂乃專務塗澤。駢

文之繁蕪害意，遂爲論者所深譏。然此實末流之失。溯其初興，夫固談修辭者所不廢也。

文字之美，不外陰陽剛柔之端。口語之發揚者過，則毗字陽。節之以矜練，則有流麗阿娜之姿。其隱約者過，則毗字陰。振之以矜練，則有端莊剛健之致。故爲文者，駢散貴乎兼濟，而不可以偏無。樂記曰「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熱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，而發作於外。」姚姬傳答魯絜非書，可謂深探文學之原，而挈其要。然語其實，則不外此數語而已。

明乎此，而左氏之文之所以美，乃可得而言焉。漢以前人之傳古書，所重在於大義；事實辭句，小有出入，弗較也。左氏不傳春秋，漢博士舊有此說。近世論者謂左氏國語實爲一書，以其分國編纂，則謂之國語；以其著書之人名之，則謂之左氏春秋。劉歆易國別以編年，目爲春秋之傳者，繆也。愚案左氏果爲春秋傳與否，其緊要關鍵，實在其書與春秋有無關係。漢書歆傳云：「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，學者傳訓詁而已。及歆治左氏，引傳文以解經，轉相發明，由是章句義

理備焉。」夫傳本解經，何待歆引？曰引以解，則其本不解經，明矣。然則今左氏之凡例，及其釋經之處，實皆歆之所爲。然歆在當日初不自諱；若曰左氏備春秋之本事，其意本以翼經，特發明經義處未備，而吾爲補之云爾。然則此書本分國編纂，至歆乃易爲編年。在歆當日亦或不自諱。而攻擊歆者亦未嘗以爲口實。則以古人所爭，不在此也。夫刪移其書之篇章，而重纂之，而爲之者，初不自諱，攻之者亦不據爲罪案。則於其書之辭句，或有所損益更定，其視爲不足校計，抑又可知。故今日左氏之文字，必非左丘之舊也。有經西漢時人潤靜之處，殆無疑也。

文字之由散趨駢，西京未造，揚子雲輩實爲之先驅。以此曹多讀古書，則覺當時之口語爲不雅，而思所以潤飾之。又能多識古字，則於用字選詞，亦必多所抉擇也。劉歆者，揚雄之友，亦能多讀古書，多識古字。觀其移讓太常博士之辭，其風格亦於子雲爲近。古書經其潤飾，亦能稍趨妍麗，略帶西京未造之風。蓋亦無可疑者。大凡古書文字多深厚典雅，而或病其佶屈。後世文字較爲生動平易

，而氣體則近於卑。惟以古書爲底本，由後人加以潤飾，則能集兩者之長，而去其短。晚出之古文尙書，人人知爲魏晉後物，然其文字之雅健，實能跨越東京。卽以此故。然則左氏之樸而華，安而健，備陽剛陰柔之美，而幾於無無偏畸，殆亦以其本爲古書，而又經西漢末人之潤飾邪？昔嘗以此意語亡友同邑劉君脊生；後又以語宜興潘君伯彥。二君皆深於文，精於考古，而皆不以予言爲河漢。知駭俗之論不必非，眞理所存，好學深思者，固皆能以知其意也。

然則欲明春秋之義，斷不容舍公羊而他求。而左氏之文，則自爲江河不廢。大凡一種文字，登峯造極者，必有其獨異之精神面貌。左氏之精神面貌，則世所謂左國風格者是也。初學之士，求通文學門徑，必於各種文字之精神面貌，均能禮仞而後可。左氏之不容不深研，審矣。然歷來選本，便於初學之研求者蓋寡。馬君此編以賞會文學爲主，而以通知史事副之。惟於史事識其原流，則於文學益易探其奧窔。初學研求左氏，善本蓋無逾此。翻閱既竟，趣書所見，以告世之讀是書者焉。廿二年一月十日武進呂思勉跋於京滬車中。

自序

左氏，經也，亦史也。顧重其文辭者尤多，何哉？經以明義，然左氏釋經處甚少，亦不必皆爲聖人之意，治春秋者取之，以明本事而已，是亦以史用之也。顧史貴真實，而左氏則病浮誇，卜筮休咎徵，世皆知其不足信，而自左氏言之，則逆見將來，一一若燭照而數計，其爲緣飾而非事實可知。他所記事，因可推矣。顧文學之美，在多想像，在富感情。事之真實者，不必其能刺激人之感情，而引其想像也。故史學與文學，實不並立。古史籍如左氏，如馬班，所以爲世稱道者，實以其文辭之能動人。而其文學之美，則正以其時之人，於主客觀之別，持之不甚嚴。又竹帛用寡，事多口耳相傳，襍以多人之想像耳。然其所記之事，雖不盡實，而當時社會之情形，學士大夫若民衆之思想，以及朝章國故之大，飲食居處，被服械器之末，固無不具存其中。善讀書者，去其所不可信，而存其所可信，斯可矣。舉其書而廢之，無是理也。豈僅不可廢，以古籍流傳之少，其可寶

貴，乃真覺一字千金。此古代之史籍，所以明知其不足盡信，而後人之寶之，恆若球圖拱璧。世界各國，若出一轍也。吾國史籍，明備有條理者，實以左氏爲最早。其文辭，亦卓然自成一格，如江河之萬古不廢。知寶愛誦習之者，自科舉時代之私塾，至今日之學校，亦異世同揆。然學童能了能之者率少。選注之本，陳陳相因，求其足以津梁後學，而無毫髮之憾者，雖老師宿儒，寢饋是書數十年，亦或莫能作滿意之答語也。是何哉？疏釋考證，揚權義法者，僅成學所取資，本不爲初學說法。其有意爲初學說法者，則或鄉曲鄙儒爲之，不免於固陋之誚也。竊謂整理古書，牖啓來學，其要有三：正其篇章，使以類次，一也。加以明析之標點符號，二也。明其詰訓，及其一書特有之用語及文法，三也。三者備，則義理與事實自明，不必有繁瑣之解釋，陋劣之評語，而已具引而不發之用矣。是編爲予教授光華附屬中學時所纂，固未足以語於此。度幾如大輅之椎輪，爲整理古書牖啓後學者導其先路焉。纂輯之意，略見例言。大雅弘達，幸辱教之。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六日桐城馬厚文自敘。

左傳纂讀例言

一本編依據中學課程標準國文課程中專書精讀一項編纂，以供中等學校教讀之用。

。

一本編略仿紀事本末之意，依事分類，依類選文，諸篇互相關聯，每事成一段落。

。一變從前節本之燕雜。

一本編所選，以當時重要史事，富有文學興味及文學故實者爲主。以欣賞文學爲主要目的，明瞭史事爲副目的。

一通常選本，如菁華錄並不標題，句解標題殊多隱晦。本編一依史事標列題目，務求顯豁，以便省覽。

一左傳原書，分年紀事，前後連貫。本編摘要編纂，既選之篇，不再刪節，務存原文篇章，冀免割裂之病。

一左傳所記戰爭盟會，長者近萬言。茲略依事實經過之天然起訖，劃分事前事際

事後，註明文之中間。非僅便利閱讀，抑亦求合邏輯之次序，略示作法之一斑。

一本編紀年，一律加於正文之上，用括號〔 〕別之。

一本編卷首，列魯十二公表，註明西歷紀年，以便查考年代。

一本編所選，一律加標點符號，劃分段落，小段提行另起，大段則間一行提寫，以清眉目。註釋以付印匆促，未能殺青，請俟再版。

附識 本編所選之篇，以講授經驗，認爲有添加或抽減時，及分段標點之有謬誤

者，隨即修正之。

本編承錢子泉先生指正，廖茂如先生賜序，呂誠之先生賜跋，王西神先生題字，實深銘感。以國文系暨華社同人之贊助，得以出版，一并誌謝。

五 秦伯弟鍼如晉修成 襄公二十六年 …… 一〇〇

第十一 晉悼復霸

- 一 晉悼公新政 成公十八年 …… 一〇三
- 二 魏絳盟戎 襄公四年 …… 一〇四
- 三 晉楚爭鄭 襄公八年—九年 …… 一〇五
- 四 晉伐偃陽 襄公十一年 …… 一〇九
- 五 晉悼公服鄭 襄公十一年 …… 一一一

第十二 吳通上國

- 一 巫臣奔晉 成公二年 …… 一一五
- 二 巫臣通吳 成公七年 …… 一一六
- 三 吳楚簡之師 襄公三年 …… 一一八

四 季札聘于諸侯 襄公二十九年 …… 一一八

第十三 晉楚弭兵

一 宋之盟 襄公二十七年 …… 一二三

二 虢之會 昭公元年 …… 一二八

第十四 楚靈之侈

一 楚靈王申之會 昭公四年 …… 一三三

二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昭公五年 …… 一三八

三 楚靈王伐吳 昭公五年 …… 一四〇

四 楚靈王爲章華宮 昭公七年 …… 一四一

五 楚靈王滅蔡 昭公十一年 …… 一四三

六 楚靈王乾谿之難 昭公十二年—十三年 …… 一四五

第十五 晉霸之衰

- 一 晉平公城杞 襄公二十九年—三十年 …… 一五五
- 二 晉平公疾 昭公元年 …… 一五七
- 三 晉平公築鹿祁宮 昭公八年 …… 一六〇
- 四 晉昭公平丘之會 昭公十三年 …… 一六一
- 五 叔向除三惡 昭公十四年 …… 一六六

第十七 鄭子產相國

- 一 晉人徵朝于鄭 襄公二十二年 …… 一六九
- 二 子產寓書告宣子 襄公二十四年 …… 一七〇
- 三 鄭入陳 襄公二十五年 …… 一七一
- 四 伯有之難 襄公三十年 …… 一七三

四 吳楚柏舉之戰 昭公三年—五年 …… 一一三

第十九 越句踐滅吳

一 携李之戰 定公十四年 …… 一二三

二 會稽之圍 哀公元年 …… 一二三

三 吳侵陳 哀公元年 …… 一二五

四 伍員諫赦越 哀公十一年 …… 一二六

五 夫差爭盟黃池 哀公十三年 …… 一二七

六 笠澤之戰 哀公十七年 …… 一二九

七 句踐滅吳 哀公二十年—二十二年 …… 一二九

第二十 魯用孔子

一 孟僖子使子學禮 昭公七年 …… 一三三

- 三 范氏中行氏之亡 昭公二十九年—哀公五年 …… 二八三
- 四 知氏之亡 悼之四年 …… 二八八

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可劃分爲三大時期。自入春秋，迄齊桓公卒，當魯隱桓莊閔及僖之初年，爲齊桓創霸時期。蓋自周室東遷，王綱失墜，諸侯恣行，互相征伐。鄭之莊公憑恃疆力，內則克段于鄆，寘母于潁（隱元）；外則興伐宋之師（隱九），有入許之役（隱十一）。其於王室始則交質交惡（隱三），終則繻葛中肩（桓五）。隱桓之際，諸侯之疆忍不仁無如鄭莊公者。後人謂周室之衰，鄭實爲之，非無由也。齊桓公相管仲，會北杏以平宋（莊十三），盟柯以平魯（莊十三）。兩會于鄆（莊十四，十五），始執牛耳。再盟于幽（莊十六，二十七），陳鄭皆服。至於存邢衛（閔二，僖元），伐強楚（僖四），會首止以寧周，（僖五），盟寧母以服鄭（僖七），尤其聲聲大者。至蔡丘之會（僖九），而稱極盛。綜其一生，兵車之會四，衣裳之會十有一，大率尊天子而示信義。孔子云：

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孟子曰「五霸桓公爲盛。」豈虛也哉。是爲春秋第一時期。

自晉文建霸，迄晉霸之衰，當魯僖文宣成襄昭之世，名之曰晉楚爭霸時期。楚自武王始疆，剪滅小國。始雖召陵受盟（僖四），旋即于泓敗宋（僖二十三）。晉以曲沃并翼，一軍坐大（莊七，十六）。百餘年間，二國迭爲強弱。晉文，勝楚于城濮（僖二十八），楚莊亦敗晉于郟（宣十二）。前後勝負，蓋略相當。鄆陵一役（成十五），楚雖戰敗，晉亦倖勝。至晉悼驟強，虛村一會而得宋（成十八），虎牢再役而得鄭（襄二，十）。而楚始不能與爭。悼公卽世，平公繼立。趙孟執政，諸侯多攜。至魯襄公之二十七年，向成有弭兵之謀，晉楚同盟于宋。是爲南北分霸之始。凡諸小國，遂成兩屬。自此二國爭插于尊俎之間，不復逞兵于疆場之上矣。嗣後楚靈侈汰，爲章華之臺（昭七）。晉平偷安，築虎祁之宮（昭八）。平丘示威（昭十三），而諸侯始貳。楚旣衰老，晉亦不競。而吳越崛起矣。當齊桓旣沒，晉文未起，有宋襄之圖霸而敗。晉文旣沒，楚莊未盛，有秦

穆之稱霸西戎。遂并桓文而爲五。至於秦之與晉，自韓原戰後（莊十五），晉襄敗秦于殽（僖三十三），遂開七十年兵爭之端。而終于遷延之役（襄十四）。齊之於晉，屬圖叛盟。始有戰塗之師（成二），繼有平陰之役（襄十八）。至齊景公，際晉昭霸衰之日，有意代興，而卒無遠略者，志狃于小圖，兵耀於妄動也。有一晏子，而不能用。陳氏之大，實在斯時。其他小國，一視晉楚之強弱爲轉移。鄭以居中近王，未有霸以前，挾王以爲重，既有霸以後，附南則南重，附北則北重。故齊楚爭之於前，晉楚爭之於後。直至悼公三駕（襄十一），始得息肩于晉。暨子產相國，治內禦外，守禮爭權，頗能保持其國際上之地位。當齊桓之世，僅爭一鄭。晉文之世，兼爭一宋。至楚莊則並爭一陳。自盟宋弭兵，而小國始得免於兵禍焉。是爲春秋第二時期。

自晉霸局終，中夏衰而吳越盛，當魯定哀之世，名之曰吳越爭霸時期。哀十三年以前，吳最強，闔廬敗楚入郢（定四），至夫差會黃池而聲威斯極。哀十三年以後，越驟強，滅吳稱霸（哀二十二），至盟平陽而終（哀二十七）。春秋後

半時期，陪臣執政，大夫世祿。魯三桓專政，晉六卿擅權，征伐會盟，威重於諸侯。及田帝殺簡公而相齊國（哀十四），諸侯晏然弗討。田和卒滅齊而有之。趙魏韓共滅智伯（悼四），而三晉之勢成；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矣。因採其事，爲茲編殿焉。使讀者明春秋之終，知戰國之始也。是爲春秋第三時期。

春秋之世曷爲而名之也？非以孔子作春秋乎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：「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餘君莫能用。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。興於魯而次春秋，上記隱，下至哀之獲麟，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王道備，人事浹。七十子之徒，口受其傳指，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，不可以書見也。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左氏春秋。」舊說蓋以孔子有作，因邱明之傳，而益明也。春秋上始平王之四十九年，當魯隱公元年，下迄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，凡二百四十二年。弟子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，而終於孔子卒。故邱明之傳，止於悼之四年。史家謂之春秋之世。孔子生當其時，雖不見用，而春秋一書，褒善貶惡，垂法百代，其影響於後世者，則可

謂偉矣！左氏記載孔子事迹，雖不能具，猶可寶貴。茲編因以附焉。蓋亦孟子讀書知人之意也。

魯十二公表

隱公	(西元前七二二——七二二)
桓公	(西元前七一——六九四)
莊公	(西元前六九三——六六二)
閔公	(西元前六六一——六六〇)
僖公	(西元前六五九——六二七)
文公	(西元前六二六——六〇九)
宣公	(西元前六〇八——五九一)
成公	(西元前五九〇——五七三)
襄公	(西元前五七二——五四二)
昭公	(西元前五四一——五一〇)
定公	(西元前五〇九——四九五)

魯十二公表

哀公（西元前四九四——三六八）

第一 鄭莊之強

一 鄭叔段之亂

〔隱公元年〕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；生莊公，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；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請於武公。公弗許。及莊公卽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「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！佗邑唯命。」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「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，不過參國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！」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；蔓難圖也；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，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」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。公子呂曰：「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

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，無生民心。」公曰：「無庸，將自及。」大
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「可矣，厚將得衆！」公曰：「不義不
嚮，厚將崩！」

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；夫人將啓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「可矣
！」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鄆。公伐諸鄆。五月，辛丑
，大叔出奔共。——書曰：「鄭伯克段于鄆，」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
曰克；稱鄭伯，譏失教也，謂之鄭志；不言出奔，難之也。

遂寘姜氏于城穎，而誓之曰：「不及黃泉，無相見也！」旣而悔之。穎考叔
爲穎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於公。公賜之食；食舍肉；公問之；對曰：「小人有母
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；請以遺之。」公曰：「爾有母遺，繫我獨無！
」穎考叔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「君何患焉？若闕
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」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「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
融！」姜出而賦：「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洩洩！」遂爲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穎考叔純孝也，愛其母，施及莊公！詩曰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，」其是之謂乎！

二 周鄭交質

〔隱公三年〕鄭武公莊公，爲平王卿士。王貳于虢，鄭伯怨王。王曰：「無之。」故周鄭交質：王子狐爲質于鄭，鄭公子忽爲質于周。王崩，周人將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鄭祭足帥師取濫之麥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鄭交惡。

君子曰：信不由中，質無益也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禮，雖無有質，誰能間之？苟有明信，澗谿沼沚之毛，蘋蘩蘊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。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，行之以禮，又焉用質？風有采蘋采蘩，雅有行葦泂酌，昭忠信也。

三 鄭莊公入許

〔隱公十一年〕夏，公會鄭伯于郟，謀伐許也。

鄭伯將伐許，五月，甲辰，授兵于大宮。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，穎考叔挾輶以走，子都拔棘以逐之，及大逵，弗及。子都怒。

秋，七月，公會齊侯鄭伯伐許。庚辰，傅于許。穎考叔取鄭伯之旗，螯弧以先登；子都自下射之，顛。瑕叔盈又以螯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「君登矣！」鄭師畢登。壬午，遂入許。許莊公奔衛。齊侯以許讓公，公曰：「君謂許不共，故從君討之。許既伏其罪矣，雖君有命，寡人弗敢與聞！」

乃與鄭人。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；曰：「天禍許國，鬼神實不逞于許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，其敢以許自爲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協，而使餽其口於四方；其況能久有許乎？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！吾將使獲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沒于地，天其以禮悔禍于許，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。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，如舊昏媾，其能降以相從也！無滋他族，實偪處此，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。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，而況能禋祀許乎！寡

人之使吾子處此，不唯許國之爲，亦聊以固吾南也。」

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；曰：「凡而器用財賄，無實於許。我死，乃亟去之。吾先君新邑於此。王室而既卑矣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。夫許大岳之胤也！天而既厭周德矣，吾其能與許爭乎？」

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其禮。禮：經國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後嗣者也。許無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處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時而動，無累後人；可謂知禮矣！

鄭伯使卒出緘，行出犬雞，以詛射潁考叔者。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！政以治民，刑以正邪；既無德政，又無威刑，是以及邪；邪而詛之，將何益矣！

四 周鄭繻葛之戰

〔桓公五年〕王奪鄭伯政；鄭伯不朝。秋，王以諸侯伐鄭；鄭伯禦之。王爲中軍，虢公林父將右軍，蔡人衛人屬焉。周公黑肩將左軍，陳人屬焉。鄭子元請

爲左拒，以當蔡人衛人；爲右拒，以當陳人；曰：「陳亂，民莫有鬪心，若先犯之，必奔；王卒顧之，必亂。蔡衛不枝，固將先奔。旣而萃于王卒，可以集事。」從之。曼伯爲右拒，祭仲足爲左拒，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：先偏後伍，伍承彌縫。戰于繻葛。命二拒曰：「旃動而鼓！」蔡衛陳皆奔，王卒亂。鄭師合以攻之，王卒大敗。祝聃射王中肩；王亦能軍，祝聃請從之；公曰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況敢陵天子乎！苟自救也，社稷無隕，多矣！」

夜，鄭伯使祭足勞王，且問左右。

第二 桓齊創霸

一 齊桓公相管仲

〔莊公八年〕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，瓜時而往，曰：「及瓜而代。」期戍，公問不至；請代，弗許；故謀作亂。

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，生公孫無知，有寵於僖公，衣服禮秩如適；襄公絀之。二人因之以作亂。

連稱有從妹在公宮，無寵，使問公，曰：「捷，吾以女爲夫人。」

冬，十二月，齊侯游于姑棼，遂田于貝丘。見大豕，從者曰：「公子彭生也！」公怒，曰：「彭生敢見！」射之，豕人立而啼。公懼，隊于車，傷足，喪屨。反，誅屨於徒人費，弗得；鞭之見血；走出，遇賊于門，劫而束之。費曰：「我奚御哉？」袒而示之背，信之。費請先入；伏公而出鬪，死于門中。石之紛如

死于階下。遂入，殺孟陽于床，曰：「非君也，不類！」見公之足于戶下，遂弑之。而立無知。

初，襄公立，無常。鮑叔牙曰：「君使民慢，亂將作矣！」奉公子小白出奔莒。亂作，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。

初，公孫無知虐于雍廩。九年，春，雍廩殺無知。

公及齊大夫盟于旣，齊無君也。夏，公伐齊，納子糾。桓公自莒先入。秋，師及齊師戰于乾時，我師敗績。公喪戎路，傳乘而歸。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，是以皆止。鮑叔帥師來言曰：「子糾，親也，請君討之。管召，讎也，請受而甘心焉。」乃殺子糾于生竇，召忽死之。管仲請囚，鮑叔受之，及堂阜而稅之。歸而以告曰：「管夷吾治於高僎，使相可也。」公從之。

一一 齊桓公存邢衛

〔閔公元年〕狄人伐邢。管敬仲言於齊侯曰：「戎狄豺狼，不可厭也。諸夏

親暱，不可弃也。宴安酖毒，不可懷也。詩云：『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！』簡書，同惡相恤之謂也。請救邢以從簡書。」齊人救邢。

〔二年〕冬，十二月，狄人伐衛。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。將戰，國人受甲者皆曰：「使鶴！鶴實有祿位！余焉能戰？」公與石祁子玦，與甯莊子矢，使守，曰：「以此贊國，擇利而爲之！」與夫人繡衣，曰：「聽於二子！」渠孔御戎，子伯爲右。黃夷前驅，孔嬰齊殿。及狄人戰于熒澤，衛師敗績。遂滅衛。衛侯不去其旗，是以甚敗。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，以逐衛人。二人曰：「我大史也，實掌其祭，不先，國不可得也。」乃先之。至則告守曰：「不可待也！」夜，與國人出。狄入衛，遂從之，又敗諸河。

初，惠公之卽位也少，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；不可；強之；生齊子，戴公，文公，宋桓夫人，許穆夫人。文公爲衛之多患也，先適齊。及敗，宋桓公逆諸河，霄濟，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，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。立戴公以廬于曹。許穆夫人賦載馳。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，甲士三千人以戍曹。歸公乘馬。

，祭服五稱，牛羊豕雞狗皆二百，與門材。歸夫人魚軒，重錦三十兩。

僖之元年，齊桓公遷邢于夷儀。二年，封衛于楚丘。邢遷如歸；衛國忘亡。衛文公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；務材，訓農，通商，惠工，敬教，勸學，授方，任能。元年，革車三十乘；季年，乃三百乘。

二三 齊桓公伐楚

〔僖公三年〕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，蕩公；公懼，變色，禁之不可；公怒，歸之，末絕之也。蔡人嫁之。

四年春，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；蔡潰，遂伐楚。楚子使與師言曰：「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！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管仲對曰：「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：『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，以夾輔周室！』賜我先君履。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。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！昭王南征而不復，寡人是問！」對曰：「貢之不入，

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給！昭王之不復，君其問諸水濱。」師進，次于陘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師。師退，次于召陵。齊侯陳諸侯之師，與屈完乘而觀之。齊侯曰：「豈不穀是爲？先君之好是繼。與不穀同好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願也。」齊侯曰：「以此衆戰，誰能禦之；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」對曰：「君若以德綏諸侯，誰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國方城以爲城，漢水以爲池，雖衆，無所用之！」

屈完及諸侯盟。

四 齊桓公服鄭

〔僖公七年〕秋，盟于甯母，謀鄭故也。管仲言於齊侯曰：「臣聞之：招攜以禮，懷遠以德；德禮不易，無人不懷。」齊侯修禮於諸侯，諸侯官受方物。

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；言於齊侯曰：「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，實違君命。若君去之以爲成，我以鄭爲內臣，君亦無所不利焉。」齊侯將許之，管仲曰：「

君以禮與信屬諸侯，而以姦終之，毋乃不可乎！子父不奸之謂禮，守命共時之謂信；違此二者，姦莫大焉！」公曰：「諸侯有討於鄭，未捷，今苟有釁，從之，不亦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若綏之以德，加之以訓辭，而帥諸侯以討鄭，鄭將覆亡之不暇，豈敢不懼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，鄭有辭矣，何懼？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，會而列姦，何以示後嗣？夫諸侯之會，其德行禮義，無國不記；記姦之位，君盟替矣！作而不記，非盛德也！君其勿許！鄭必受盟。夫子華既爲大子，而求介於大國，以弱其國，亦必不免！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，未可間也。」

齊侯辭焉。子華由是得罪於鄭。冬，鄭伯使請盟于齊。

五 葵丘之會

〔僖公九年〕夏，會于葵丘，尋盟，且修好；禮也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，曰：「天子有事于文武，使孔賜伯舅胙。」齊侯將下拜，孔曰：「且有後命。天子使孔曰：『以伯舅耄老，加勞，賜一級，無下拜！』」對曰：「天威不遠顔咫尺！」

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，無下拜！恐隕越于下，以遺天子羞！敢不下拜？」下，拜，登，受。

秋，齊侯盟諸侯于葵丘，曰：「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後，言歸于好！」宰孔先歸，遇晉侯，曰：「可無會也！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，故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爲此會也；東略之不知，西則否矣。其在亂乎？君務靖亂，無勤於行！」晉侯乃還。

六 管仲平戎于王

〔僖公十二年〕冬，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；使隰朋平戎于晉。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。管仲辭曰：「臣賤有司也；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；若節春秋，來承王命，何以禮焉？陪臣敢辨！」王曰：「舅氏！余嘉乃勳，應乃懿德，謂督不忘，往踐乃職！無逆朕命！」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。君子曰：管氏之世祀也，宜哉！讓不忘其上！詩曰：「愷悌君子，神所勞矣！」

左傳纂讀

管仲平戎于王

一四

第二 秦晉韓之戰

一 晉獻公嬖驪姬

〔莊公二十八年〕晉獻公娶于賈，無子；烝於齊姜，生秦穆夫人，及大子申生。又娶二女于戎：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。晉伐驪戎，驪戎男女以驪姬；歸，生奚齊，其娣生卓子。驪姬嬖，欲立其子。賂外嬖梁五，與東關嬖五，使言于公，曰：「曲沃，君之宗也；蒲與二屈，君之疆也；不可以無主！宗邑無主，則民不威；疆場無主，則啓戎心。戎之生心，民慢其政，國之患也。若使大子主曲沃，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，則可以威民而懼戎；且旌君伐！」使俱曰：「狄之廣莫，於晉爲都；晉之啓土，不亦宜乎！」晉侯說之。

夏，使大子居曲沃，重耳居蒲城，夷吾居屈。羣公子皆鄙；唯二姬之子在絳。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，而立奚齊。晉人謂之二五耦。

一一 晉獻公殺太子

〔僖公四年〕初，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，卜之，不吉；筮之，吉。公曰：「從筮！」卜人曰：「筮短，龜長，不如從長。且其繇曰：『專之渝，攘公之輪；一薰一蕕，十年尙猶有臭！』必不可！」弗聽，立之。生奚齊，其姊生卓子。及將立奚齊，既與中大夫成謀；姬謂大子曰：「君夢齊姜，必速祭之！」大子祭于曲沃；歸胙于公；公田，姬寘諸宮；六日，公至，毒而獻之。公祭之地，地墳；與犬，犬斃；與小臣，小臣亦斃。姬泣曰：「賊由大子！」大子奔新城。公殺其傅杜原款。或謂大子：「子辭，君必辯焉！」大子曰：「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飽。我辭，姬必有罪。君老矣！吾又不樂！」曰：「子其行乎？」大子曰：「君實姬察其罪，被此名也以出，人誰納我？」十二月，戊申，縊于新城。姬遂譖二公子曰：「皆知之。」重耳奔蒲；夷吾奔屈。

二三 晉惠公入國

〔僖公九年〕九月，晉獻公卒。里克平鄭欲納文公，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。初，獻公使荀息傅奚齊。公疾，召之，曰：「以是藐諸孤，辱在大夫，其若之何！」稽首而對曰：「臣竭其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貞！其濟，君之靈也；不濟，則以死繼之。」公曰：「何謂忠貞？」對曰：「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爲，忠也；送往事居，耦俱無猜，貞也。」

及里克將殺奚齊，先告荀息曰：「三怨將作，秦晉輔之，子將何如？」荀息曰：「將死之！」里克曰：「無益也。」荀叔曰：「吾與先君言矣，不可以貳。能欲復言而愛身乎！雖無益也，將焉辟之？且人之欲善，誰不如我！我欲無貳，而能謂人已乎？」

冬，十月，里克殺奚齊于次。——書曰：「殺其君之子，」未葬也。——荀息將死之，人曰：「不如立卓子而輔之。」荀息立公子卓以葬。十一月，里克殺

公子卓于朝。苟息死之。君子曰：詩所謂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；」苟息有焉！

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人，曰：「人實有國，我何愛焉；入而能民，土於何有？」從之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，納晉惠公。秦伯謂郤芮曰：「公子誰恃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亡人無黨，有黨必有讎。夷吾弱不好弄，能鬪不過；長亦不改。不識其他。」公謂公孫枝曰：「夷吾其定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：唯則定國。詩曰：『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』文王之謂也。又曰『不僭不賊，鮮不爲則。』無好無惡，不忌不克之謂也。今其言多忌克，難哉！」公曰：「忌則多怨，又焉能克？是吾利也。」

〔十年〕夏，四月，周公忌父王子黨，會齊隰朋立晉侯。晉侯殺里克以說。將殺里克，公使謂之曰：「微子，則不及此。雖然，子弑二君，與一大夫，爲子君者，不亦難乎！」對曰：「不有廢也，君何以興？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！臣聞命矣！」伏劍而死，于是平鄭聘于秦，且謝緩賂，故不及。

晉侯改葬共天子。秋，狐突適下國，遇大子。大子使登，僕。而告之曰：「夷吾無禮；余得請於帝矣，將以晉畀秦！秦將祀余。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：神不歆非類，民不祀非族，君祀無乃殄乎？且民何罪？失刑乏祀，君其圖之！」君曰：「諾。吾將復請。七日，新城西偏，將有巫者，而見我焉。」許之。遂不見。及期而往，告之曰：「帝許我罰有罪矣，敝於韓！」

四 韓之戰

戰 前

〔僖公十五年〕晉侯之入也，秦穆姬屬賈君焉；且曰：盡納羣公子。晉侯烝于賈君，又不納羣公子，是以穆姬怨之。晉侯許賂中大夫，既而皆背之。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，東盡虢略，南及華山，內及解梁城，既而不與。晉饑，秦輸之粟；秦饑，晉閉之糶。故秦伯伐晉。

卜徒父筮之，吉。涉河，侯車敗。詰之。對曰：「乃大吉也。三敗，必獲晉君。其卦遇蠱^{三三}，曰：『千乘三去；三去之餘，獲其雄狐。』夫狐蠱，必其君也。蠱之貞，風也；其悔，山也。歲云秋矣，我落其實，而取其材，所以克也。實落材亡，不敗何待？」

三敗，及韓。晉侯謂慶鄭曰：「寇深矣，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君實深之，可若何！」公曰：「不孫。」卜右，慶鄭吉；弗使。步揚御戎，家僕徒爲右。乘小駟，鄭入也。慶鄭曰：「古者大事，必乘其產。生其水土，而知其人心，安其教訓，而服習其道，唯所納之，無不如志。今乘異產，以從戎事，及懼而變，將與人易；亂氣狡憤，陰血周作，張脈僨輿，外彊中乾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。君必悔之。」弗聽。

九月，晉侯逆秦師，使韓簡視師。復曰：「師少于我，鬪士倍我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出因其資；入用其寵；饑食其粟；三施而無報，是以來也。今又擊之，我怠秦奮，倍猶未也。」公曰：「一夫不可狃，況國乎！」遂使請戰。

，曰：「寡人不佞，能合其衆，而不能離也；君若不還，無所逃命！」秦伯使公孫枝對曰：「君之未入，寡人懼之；入而未定列，猶吾憂也。苟列定矣，敢不承命！」韓簡退曰：「吾幸而得囚。」

戰事

壬戌，戰于韓原。晉戎馬還灌而止。公號慶鄭。慶鄭曰：「懷諫違卜，固敗是求，又何逃焉！」遂去之。梁由靡御韓簡，虢射爲右。輅秦伯，將止之。鄭以救公誤之，遂失秦伯。秦獲晉侯以歸。

戰後

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。秦伯使辭焉，曰：「二三子何其感也！寡人之從君而西也，亦晉之妖夢是踐，豈敢以至。」晉大夫三拜稽首曰：「君履后土，而戴皇天，皇天后土，實聞君之言，羣臣敢在下風。」

穆姬聞晉侯將至，以大子瑩宏，與女簡璧，登臺而履薪焉。使以免服衰絰逆，且告曰：「上天降災，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，而以興戎。若晉君朝以入，則婢子夕以死；夕以入，則朝以死。唯君裁之！」乃舍諸靈臺。

大夫請以入。公曰：「獲晉侯以厚歸也；既而喪歸，焉用之？大夫其何有焉？且晉人感憂以重我，天地以要我。不圖晉憂，重其怒也；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。重怒難任，背天不祥，必歸晉君！」公子繫曰：「不如殺之，無聚慝焉。」子桑曰：「歸之而質其大子，必得大成。晉未可滅，而殺其君，祇以成惡。且史佚有言曰：『無始禍，無怙亂，無重怒。』重怒難任，陵人不祥。」乃許晉平。

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，且召之。子金教之言曰：「朝國人而以君命賞。且告之曰：『孤雖歸，辱社稷矣，其卜貳闔也。』衆皆哭。晉於是乎作爰田。呂甥曰：「君亡之不恤，而羣臣是憂，惠之至也，將若君何？」衆曰：「何爲而可？」對曰：「征繕以輔孺子。諸侯聞之，喪君有君，羣臣輯睦，甲兵益多。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。庶有益乎！」衆說。晉於是乎作州兵。

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。史蘇占之曰：「不吉。其繇曰：『士刲羊，亦無益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西鄰責言，不可償也。歸妹之睽，猶无相也。震之離，亦離之震。爲雷爲火，爲羸敗姬。車說其輻，火焚其旗。不利行師，敗于宗丘。歸妹睽孤，寇張之弧，姪其從姑，六年其逋，逃歸其國而棄其家。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。』」及惠公在秦曰：「先君若從史蘇之占，吾不及此夫！」韓簡侍，曰：「龜，象也；筮，數也。物生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滋，滋而後有數。先君之敗德，及可數乎？史蘇是占，勿從何益。詩曰：『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；噂背憎，職競由人。』」

十月，晉陰飴甥會秦伯，盟于王城。秦伯曰：「晉國和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和。小人恥失其君，而悼喪其親，不憚征繕，以立圉也。曰：『必報讎，甯事戎狄。』君子愛其君，而知其罪，不憚征繕，以待秦命。曰：『必報德，有死無二。』以此不和。」秦伯曰：「國謂君何？」對曰：「小人感，謂之不免；君子恕，

以爲必歸。小人曰：『我毒秦，秦豈歸君？』君子曰：『我知罪矣，秦必歸君。貳而執之，服而舍之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。服者懷德，貳者畏刑。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。納而不定，廢而不立，以德爲怨，秦不其然。』

秦伯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改館晉侯，饋七牢焉。蛾析謂慶鄭曰：「盍行乎？」對曰：「陷君於敗；敗而不死，又使失刑；非人臣也。臣而不臣，行將焉入？」十一月，晉侯歸。丁丑，殺慶鄭而後入。是歲，晉又饑。秦伯又餽之粟，曰：「吾怨其君，而矜其民。且吾聞唐叔之封也，箕子曰：『其後必大。』晉其庸可冀乎？姑樹德焉，以待能者。」於是秦始征晉河東，置官司焉。

第四 宋襄圖霸

一 宋襄公定齊亂

〔僖公十七年〕齊侯之夫人三：王姬，徐嬴，蔡姬，皆無子。齊侯好內，多內寵。內嬖如夫人者六人：長衛姬，生武孟；少衛姬，生惠公；鄭姬，生孝公；葛嬴，生昭公；密姬，生懿公；宋華子，生公子雍。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，以爲太子。雍巫有寵於衛共姬，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，亦有寵。公許之立武孟。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。冬，十月，乙亥，齊桓公卒。易牙入，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，而立公子無虧。孝公奔宋。十二月，乙亥，赴。辛巳，夜殯。

十八年，春，宋襄公以諸侯伐齊。三月，齊人殺無虧。

齊人將立孝公，不勝四公子之徒，遂與宋人戰。夏，五月，宋敗齊師于觀，立孝公而還。

秋，八月，葬齊桓公。

一一 宋襄公合諸侯

〔僖公十九年〕宋人執滕宣公。夏，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，欲以屬東夷。司馬子魚曰：「古者六畜不相爲用，小事不用大牲，而況敢用人乎！祭祀，以爲人也；民，神之主也。用人，其誰饗之！齊桓公存三亡國，以屬諸侯，義士猶曰薄德。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，又用諸淫昏之鬼，將以求霸，不亦難乎！得死爲幸。」

宋人圍曹，討不服也。子魚言於宋公曰：「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，軍三旬而不降；退修教而復伐之，因壘而降。詩曰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，而以伐人，若之何？盍姑內省德乎？無闕而後動。」

〔二十年〕宋襄公欲合諸侯，臧文仲聞之曰：「以欲從人則可；以人從欲鮮濟。」

二十一年，春，宋人爲鹿上之盟，以求諸侯于楚。楚人許之。公子目夷曰：「小國爭盟，禍也，宋其亡乎！幸而後敗。」

秋，諸侯會宋公于孟。子魚曰：「禍其在此乎！君欲已甚，其何以堪之。」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。冬，會于薄以釋之。子魚曰：「禍猶未也，未足以懲君。」

三 宋楚泓之戰

〔僖公二十二年〕三月，鄭伯如楚。夏，宋公伐鄭。子魚曰：「所謂禍在此矣。」

楚人伐宋以救鄭。宋公將戰。大司馬固諫曰：「天之棄商久矣。君將興之，弗可赦也已。」弗聽。冬，十一月，己巳，朔，宋公及楚人戰于泓。宋人旣成列，楚人未旣濟，司馬曰：「彼衆我寡，及其未旣濟也，請擊之。」公曰：「不可。」旣濟而未成列。又以告。公曰：「未可。」旣陳而後擊之；宋師敗績；公傷

股，門官殲焉。

國人皆咎公。公曰：「君子不重傷；不禽二毛。古之爲軍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餘，不鼓不成列。」子魚曰：「君未知戰。勅敵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贊我也，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猶有懼焉。且今之勅者，皆吾敵也，雖及胡耆，獲則取之；何有於二毛？明恥教戰，求殺敵也，傷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愛重傷，則如勿傷。愛其二毛，則如服焉。三軍以利用也；金鼓以聲氣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。聲盛致志，鼓儵可也。」

〔二十三年〕夏，五月，宋襄公卒；傷於泓故也。

第五 晉文建霸

一 晉文公出亡

〔僖公二十三年〕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，晉人伐諸蒲城。蒲城人欲戰，重耳不可，曰：「保君父之命，而享其生祿，於是乎得人，有人而校，罪莫大焉。吾其奔也！」遂奔狄。從者狐偃，趙衰，顛頡，魏武子，司空季子。狄人伐廆咎如，獲其二女：叔隗，季隗，納諸公子。公子取季隗，生伯儵，叔劉。以叔隗妻趙衰，生盾。將適齊，謂季隗曰：「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。」對曰：「我二十五年矣，又如是而嫁，則就木焉！請待子。」處狄十二年而行。

過衛，衛文公不禮焉。出於五鹿，乞食於野人。野人與之塊。公子怒，欲鞭之。子犯曰：「天賜也。」稽首受而載之。

及齊，齊桓公妻之，有馬二十乘。公公安之，從者以爲不可。將行，謀於桑

下。蠶妾在其上，以告姜氏。姜氏殺之，而謂公子曰：「子有四方之志，其聞之者，吾殺之矣。」公子曰：「無之。」姜曰：「行也！懷與安，實敗名。」公子不可。姜與子犯謀，醉而遣之。醒，以戈逐子犯。

及曹，曹共公聞其駢脅，欲觀其裸。浴，薄而觀之。僖負羈之妻曰：「吾觀晉公子之從者，皆足以相國。若以相，夫子必反其國；反其國，必得志於諸侯；得志於諸侯，而誅無禮，曹其首也。子盍蚤自貳焉！」乃饋盤飧，寘璧焉。公子受殯反璧。

及宋，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。

及鄭，鄭文公亦不禮焉。叔詹諫曰：「臣聞天之所啓，人弗及也。晉公子有三焉，天其或者將建諸，君其禮焉！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；晉公子姬出也，而至於今，一也。離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晉國，殆將啓之，二也。有三士足以上人，而從之，三也。晉鄭同儕，其過子弟，固將禮焉。況天之所啓乎！」弗聽。

及楚，楚子饗之；曰：「公子若反晉國，則何以報不穀？」對曰：「子女玉

帛，則君有之；羽毛齒革，則君地生焉。其波及晉國者，君之餘也。其何以報君！」曰：「雖然，何以報我？」對曰：「若以君之靈，得反晉國，晉楚治兵，遇於中原，其辟君三舍。若不獲命，其左執鞭弭，右屬橐韃，以與君周旋。」子玉請殺之；楚子曰：「晉公子廣而儉，文而有禮；其從者肅而寬，忠而能力。晉侯無親，外內惡之。吾聞姬姓，唐叔之後，其後衰者也，其將由晉公子乎！天將興之，誰能廢之？違天必有大咎。」乃送諸秦。

秦伯納女五人，懷嬴與焉；奉匱沃盥，既而揮之。怒曰：「秦晉匹也，何以卑我？」公子懼，降服而囚。他日，公享之。子犯曰：「吾不如衰之也，請使衰從。」公子賦河水，公賦六月。趙衰曰：「重耳拜賜！」公子降拜，稽首。公降一級而辭焉。衰曰：「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，重耳敢不拜！」

二 晉文公返國

〔僖公〕二十四年，春，王正月，秦伯納之。——不書，不告入也。——及

河，子犯以璧授公子，曰：「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，臣之罪甚多矣。臣猶知之，而況君乎！請由此亡。」公子曰：「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！」投其璧于河。濟河，圍令狐，入桑泉，取臼衰。二月，甲午，晉師軍于廬柳。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，師退，軍于郇。辛丑，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公子入于晉師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朝于武宮。戊申，使殺懷公于高粱。——不書，亦不告也。

呂卻畏偃，將焚公宮而弑晉侯。寺人披請見。公使讓之，且辭焉，曰：「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女即至。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，女爲惠公來求殺余。命女三宿。女中宿至。雖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夫祛猶在，女其行乎！對曰：「臣謂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；若猶未也，又將及難。君命無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惡，唯力是視。蒲人狄人，余何有焉！今君即位，其無蒲狄乎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，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！行者甚衆，豈唯刑臣？」公見之，以難告。三月，晉

侯潛會秦伯于王城。己丑，晦，公宮火。瑕甥郤芮不獲公，乃如河上。秦伯誘而殺之。

晉人逆夫人嬴氏以歸。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，實紀綱之僕。

初，晉侯之豎頭須，守藏者也；其出也，竊藏以逃，盡用以求納之。及入，求見。公辭焉以沐。謂僕人曰：「沐則心覆，心覆則圖反，宜吾不得見也。居者爲社稷之守，行者爲羈紲之僕，其亦可也。何必罪居者！國君而讐匹夫，懼者甚衆矣！」僕人以告，公遽見之。

狄人歸季隗于晉，而請其二子。文公妻趙衰，生原同屏括樓嬰。趙姬請逆盾與其母，子餘辭。姬曰：「得寵而忘舊，何以使人？必逆之！」固請，許之。來，以盾爲才，因請于公以爲嫡子，而使其三子下之。以叔隗爲內子，而已下之。

晉侯賞從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。推曰：「獻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懷無親，外內棄之。天未絕晉，必將有主。主晉祀者，非君而誰？天實置

之，而二三以爲己力，不亦誣乎！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，況貪天之功，以爲己力乎！下義其罪，上賞其姦，上下相蒙，難與處矣。」其母曰：「盍亦求之，以死誰懟？」對曰：「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」其母曰：「亦使知之，若何？」對曰：「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將隱，焉用文之？是求顯也。」其母曰：「能如是乎？與女偕隱。」遂隱而死。晉侯求之不獲，以縣上爲之田。曰：「以志吾過，且旌善人。」

三 晉楚城濮之戰

戰前

〔僖公二十七年〕楚子將圍宋，使子文治兵于睥，終朝而畢，不戮一人。子玉復治兵于蔣，終日而畢，鞭七人，貫三人耳。國老皆賀子文，子文飲之酒。蔣賈尚幼，後至，不賀。子文問之，對曰：「不知所賀。子之傳政于子玉，曰『以靖國也。』靖諸內而敗諸外，所獲幾何？子玉之敗，子之舉也。舉以敗國，將何

賀焉？子玉剛而無禮，不可以治民。過三百乘，其不能以入矣。苟入而賀，何後之有？」

冬，楚子及諸侯圍宋。宋公孫固如晉告急。先軫曰：「報施救患，取威定霸，於是乎在矣。」狐偃曰：「楚始得曹，而新昏於衛，若伐曹衛，楚必救之，則齊宋免矣。」

於是乎蒐于被廬，作三軍。謀元帥。趙衰曰：「郤穀可。臣亟聞其言矣：說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，義之府也；禮樂，德之則也；德義，利之本也。」夏書曰：「賦納以言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。」君其試之！乃使郤穀將中軍，卻溱佐之。使狐偃將上軍，讓於狐毛，而佐之。命趙衰爲卿，讓於欒枝先軫。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。荀林父御戎，魏犢爲右。

晉侯始入，而教其民。二年，欲用之。子犯曰：「民未知義，未安其居。」於是乎出定襄王，入務利民，民懷生矣。將用之。子犯曰：「民未知信，未宣其

用。」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。民易資者，不求豐焉，明徵其辭。公曰：「可矣乎？」子犯曰，「民未知禮，未生其共。」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，作執秩以正其官。民聽不惑，而後用之。出穀戍，釋宋圍，一戰而霸，文之教也！

二十八年，春，晉侯將伐曹，假道于衛。衛人弗許。還，自南河濟，侵曹，伐衛。正月，戊申，取五鹿。二月，晉卻縠卒。原軫將中軍，胥臣佐下軍，上德也。晉侯齊侯盟于斂孟。衛侯請盟，晉人弗許。衛侯欲與楚，國人不欲，故出其君以說於晉。衛侯出居于襄牛。公子買戍衛。楚人救衛，不克。公懼於晉，殺子叢以說焉；謂楚人曰：「不卒戍也。」

晉侯圍曹，門焉，多死。曹人尸諸城上，晉侯患之。聽輿人之謀曰：「稱舍於墓，」師遷焉。曹人兇懼，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。因其兇也而攻之。三月，丙午，入曹，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，而乘軒者三百人也。且曰獻狀。令無人僖負羈

之宮，而免其族，報施也。魏犢顛頡怒，曰：「勞之不圖，報於何有？」燕僖負羈氏。魏犢傷於胸。公欲殺之，而愛其材。使問，且視之；病，將殺之。魏犢束胸見使者曰：「以君之靈，不有寧也。」距躍三百，曲踴三百。乃舍之。殺顛頡以徇于師。立舟之僑以爲戎右。

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。公曰：「宋人告急，舍之則絕；告楚，不許。我欲戰矣，齊秦未可，若之何？」先軫曰：「使宋舍我而賂齊秦，藉之告楚。我執曹君，而分曹衛之田，以賜宋人。楚愛曹衛，必不許也。喜賂，怒頑，能無戰乎？」公說。執曹伯，分曹衛之田以宋人。

楚子人居于申，使申叔去穀，使子玉去宋；曰：「無從晉師！晉侯在外十九年矣，而果得晉國。險阻艱難，備嘗之矣；民之情僞，盡知之矣。天假之年，而除其害。天之所置，其可廢乎！」軍志曰：「允當則歸。」又曰：「知難而退。」又曰：「有德不可敵。」此三志者，晉之謂矣。」子玉使伯棼請戰，曰：「非敢必

有功也，願以閒執讒慝之日。」王怒，少與之師，唯西廣東宮，與若敖之六卒，實從之。

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：「請復衛侯，而封曹，臣亦釋宋之圍。」子犯曰：「子玉無禮哉！君取一，臣取二！不可失矣！」先軫曰：「子與之！定人之謂禮。楚一言而定三國，我一言而亡之；我則無禮，何以戰乎？不許楚言，是棄宋也；救而棄之，謂諸侯何？楚有三施？我有三怨；怨讐已多，將何以戰。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，執宛春以怒楚。既戰，而後圖之。」公說。乃拘宛春於衛。且私許復曹衛。曹衛告絕於楚。

子玉怒，從晉師。晉師退。軍吏曰：「以君羣臣，辱也。且楚師老矣，何故退？」子犯曰：「師直爲壯，曲爲老，豈在久乎？微楚之惠不及此。退三舍辟之，所以報也。背惠食言，以亢其讐，我曲楚直。其衆素飽，不可謂老。我退而楚還，我將何求？若其不還，君退臣犯，曲在彼矣。」退三舍，楚衆欲止，子玉不可。

戰事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晉侯，宋公，齊國歸父，崔天，秦小子憇，次于城濮。楚師背鄴而舍。晉侯患之。聽輿人之誦曰：「原田每每，舍其舊而新是謀。」公疑焉。子犯曰：「戰也！戰而捷，必得諸侯；若其不捷，表裏山河，必無害也。」公曰：「若楚惠何？」欒貞子曰：「漢陽諸姬，楚實盡之。思小惠而忘大恥，不如戰也！」晉侯夢與楚子搏，楚子伏己而盪其腦，是以懼。子犯曰：「吉。我得天，楚伏其罪，我且柔之矣。」

子玉使鬬勃請戰，曰：「請與君之士戲，君馮軾而觀之，得臣與寓目焉。」晉侯使欒枝對曰：「寡君聞命矣。楚君之惠，未之敢忘，是以在此。爲大夫退，其敢當君乎！既不獲命矣，敢煩大夫，謂二三相：戒爾車乘，敬爾君事！詰朝相見！」

晉車七百乘，韃鞞鞅鞞。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，曰：「少長有禮，其可用

也！」遂伐其木，以益其兵。己巳，晉師陳于莘北。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。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，曰：「今日必無晉矣！」子西將左；子上將右。胥臣蒙馬以虎皮，先犯陳蔡；陳蔡奔，楚右師潰。狐毛設二旆而退之，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；楚師馳之。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；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；楚左師潰。楚師敗績。子玉收其卒而止，故不敗。晉師三日館穀，及癸酉而還。

戰後

甲午，至于衡雍，作王宮于踐土。鄉役之三月，鄭伯如楚致其師，爲楚師旣敗而懼，使子人九行成于晉，晉欒枝人盟鄭伯。五月，丙午，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。丁未，獻楚俘于王，駟介百乘，徒兵千。鄭伯傳王，用平禮也。己酉，王享禮，命晉侯宥。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使叔興父，策命晉侯爲侯伯，賜之大輅之服，戎輅之服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矢千，秬鬯一卣，虎賁三百人；曰：「王謂叔父，敬服王命，以綏四國，糾逖王慝。」晉侯三辭，從命，曰：「重耳敢再拜

稽首，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！」受策以出，出入三覲。

衛侯聞楚師敗，懼，出奔楚，遂適陳。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。癸亥，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。要言曰：「皆獎王室，無相害也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！俾隊其師，無克祚國，及而玄孫，無有老幼！」君子謂是盟也信；謂晉於是役也能於德攻。

初，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，未之服也。先戰，夢河神謂已曰：「畀余！余賜女孟諸之麋。」弗致也。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，弗聽。榮季曰：「死而利國，猶或爲之，況瓊玉乎？是糞土也，而可以濟師，將何愛焉？」弗聽。出，告二子曰：「非神敗令尹，令尹其不勤民，實自敗也。」既敗，王使謂之曰：「大夫若入，其若申息之老何？」子西孫伯曰：「得臣將死，二臣止之曰：君其將以爲戮。」及連穀而死。晉侯聞之，而後喜可知也，曰：「莫余毒也已！蒍呂臣實爲令尹，奉已而已，不在民矣。」

城濮之戰，晉中軍風于澤，亡大旆之左旃，祁曠奸命，司馬殺之，以徇于諸侯。使茅賤伐之。師還，壬午，濟河，舟之僑先歸，士會攝右。秋，七月，丙申，振旅，愷以入于晉。獻俘，授馘，飲至，大賞，徵會討貳。殺舟之僑以徇于國。民於是大服。

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，三罪而民服。詩云：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，」不失賞刑之謂也。

第六 秦穆霸西戎

一 秦晉圍鄭之役

〔僖公三十年〕九月，甲午，晉侯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于晉，且貳于楚也。晉軍圍陵；秦軍氾南。

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「國危矣，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」公從之。辭曰：「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；今老矣，無能爲也已。」公曰：「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」許之。

夜縋而出，見秦伯曰：「秦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煩執事。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。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爲晉君賜矣，許君焦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

。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！」

秦伯說。與鄭人盟。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。乃還。

子犯請擊之。公曰：「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與，不知；以亂易整，不武。吾其還也。」亦去之。

一一 秦晉殺之戰

〔僖公三十二年〕冬，晉文公卒。庚辰，將殯于曲沃。出絳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曰：「君命大事，將有西師過軼我，擊之，必大捷焉。」

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：「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」

「穆公訪諸蹇叔。蹇叔曰：「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？師之所爲，鄭必知之，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！」辭公焉。召孟明，西乞，白乙，使出師于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「孟子！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！」公使謂之曰：「爾何知！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！」

蹇叔之子與師，哭而送之，曰：「晉人禦師必於穀。穀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臯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閒，余收爾骨焉。」秦師遂東。

三十三年，春，秦師過周北門。左右免胄而下，超乘者三百乘。王孫滿尙幼，觀之，言於王曰：「秦師輕而無禮，必敗；輕則寡謀，無禮則脫。入險則脫，又不能謀，能無敗乎！」

及滑，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，遇之。以乘韋先，牛十二犒師，曰：「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，敢犒從者。不腆敝邑，爲從者之淹。居則具一日之積，行則備一夕之衛。」且使遽告于鄭。

鄭穆公使視客館，則束載，厲兵，秣馬矣。使皇武子辭焉，曰：「吾子久淹於敝邑，唯是脯資餼牽竭矣。爲吾子之將行也，鄭之有原圃，猶秦之有具囿也；吾子取其麋鹿，以閒敝邑，若何？」杞子奔齊，逢孫揚孫奔宋。孟明曰：「鄭有備矣，不可冀也。攻之不克，圍之不繼，吾其還也。」滅滑而還。

晉原軫曰：「秦違蹇叔，而以貪勤民，天奉我也。奉不可失；敵不可縱。縱敵患生；違天不祥。必伐秦師。」欒枝曰：「未報秦施，而伐其師，其爲死君乎？」先軫曰：「秦不哀吾喪，而伐吾同姓，秦則無禮，何施之爲？吾聞之：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。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？」遂發命，遽興姜戎。子墨衰絰。梁弘御戎，萊駒爲右。夏，四月，辛巳，敗秦師于殽。獲百里孟明視，西乞術，白乙丙，以歸。遂墨以葬文公。晉於是始墨。

文嬴請三帥，曰：「彼實搆吾二君，寡君若得而食之，不厭；君何辱討焉。使歸就戮于秦，以逞寡君之志，若何？」公許之。先軫朝，問秦囚；公曰：「夫人請之，吾舍之矣。」先軫怒曰：「武夫力而拘諸原，婦人誓而免諸國！墮軍實而長寇讐，亡無日矣！」不顧而唾。

公使陽處父追之，及諸河，則在舟中矣。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。孟明稽首曰：「君之惠，不以壘臣釁鼓，使歸就戮于秦。寡君之以爲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

惠而免之，三年，將拜君賜。」

秦伯素服郊次，鄉師而哭，曰：「孤違蹇叔，以辱二三子，孤之罪也。不贊孟明，孤之過也。大夫何罪！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」

二 秦晉彭衙之戰

〔文公元年〕殽之役，晉人既歸秦帥。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：「是敗也，孟明之罪也，必殺之。」秦伯曰：「是孤之罪也。」周芮良夫之詩曰：『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。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』是貪故也，孤之謂矣。孤實貪以禍夫子，夫子何罪？」復使爲政。

二年，春，秦孟明視帥師伐晉，以報殽之役。二月，晉侯禦之。先且居衛中軍，趙衰佐之。王官無地御戎，狐鞫居爲右。甲子，及秦師戰于彭衙。秦師敗績。晉人謂秦拜賜之師。

戰于殽也，晉梁弘御戎，萊駒爲右。戰之明日，晉襄公縛秦囚，使萊駒以戈

斬之，囚呼，萊駒失戈。狼蹕取戈以斬囚，禽之以從公乘。遂以爲右。箕之役，先軫黜之，而立續簡伯。狼蹕怒。其友曰：「盍死之？」蹕曰：「吾未獲死所。」其友曰：「吾與女爲難。」蹕曰：「周志有之：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。死而不義，非勇也。共用之則勇。吾以勇求右，無勇而退，亦其所也。謂上不我知，黜而宜，乃知我矣。子姑待之。」及彭衙旣陳，以其屬馳秦師，死焉。晉師從之，大敗秦師。君子謂狼蹕於是乎君子。詩曰：「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」又曰：「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」怒不作亂，而以從師，可謂君子矣！

秦伯猶用孟明。孟明增修國政，重施於民。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：「秦師又至，必辟子之，懼而增德，不可當也。詩曰：『毋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。』孟明念之矣。念德不怠，其可敵乎！」

四 王官之役

〔文公三年〕秦伯伐晉，濟河焚舟。取王官，及郊。晉人不出。遂自茅津濟

，封殽尸而還。遂霸西戎。用孟明也。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，舉人之周也，與人之壹也。孟明之臣也，其不解也，能懼思也。子桑之忠也，其知入也，能舉善也。詩曰：「于以采蘋？于沼于沚，于以用之？公侯之事。」秦穆有焉。「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」孟明有焉。「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」子桑有焉。

左傳纂讀
王官之役

第七 楚莊爭霸

一 楚鄭伐宋

〔宣公〕二年，春，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。宋華元樂呂御之。二月，壬子，戰于大棘，宋師敗績。囚華元，獲樂呂，及甲車四百六十乘，俘二百五十人，馘百人。狂狡輅鄭人，鄭人入于井，倒戟而出之，獲狂狡。君子曰：失禮違命，宜其爲禽也。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；殺敵爲果，致果爲毅。易之戮也。

將戰，華元殺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與。及戰，曰：「疇昔之羊子爲政，今日之事我爲政。」與入鄭師，故敗。君子謂羊斟非人也。以其私憾，敗國殄民，於是刑孰大焉！詩所謂人之無良者，其羊斟之謂乎！殘民以逞！

宋人以兵車百乘，文馬百駟，以贖華元于鄭。半入，華元逃歸，立于門外，告而入。見叔牂，曰：「子之馬然也。」對曰：「非馬也，其人也。」旣合而來

奔。

宋城，華元爲植，巡功；城者謳曰：「睥其目，蟠其腹，棄甲而復！于思于思，棄甲復來！」使其驂乘謂之曰：「牛則有皮，犀兕尙多。棄甲則那？」役人曰：「從其有皮，丹漆若何？」華元曰：「去之！夫其口衆我寡。」

一一 楚莊王問鼎

〔宣公三年〕楚子伐陸渾之戎，遂至於雒，觀兵於周疆。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對曰：「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爲之備；使民之神姦；故民入川澤山林，不逢不若；螭魅罔兩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協于上下，以承天休。桀有昏德，鼎遷于商，載祀六百；商紂暴虐，鼎遷于周。德之休明，雖小重也；其姦回昏亂，雖大輕也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底止。成王定鼎于郊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雖衰，天命未改。鼎之輕重，未可問也。」

三 楚越椒之亂

〔宣公四年〕初，楚司馬子良，生子越椒。子文曰：「必殺之！是子也，熊虎之狀，而豺狼之聲，弗殺，必滅若敖氏矣！諺曰：『狼子野心，』是乃狼也，其可畜乎！」子良不可。子文以爲大憾。及將死，聚其族曰：「椒也知政，乃速行矣！無及於難！」且泣曰：「鬼猶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餒而！」

及令尹子文卒，鬬般爲令尹，子越爲司馬，蔣賈爲工正。譖子揚，而殺之；子越爲令尹，已爲司馬。子越又惡之，乃以若敖氏之族，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。遂處烝野，將攻王。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；弗受。師于漳澨。秋，七月，戊戌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澨。伯棼射王，汰輈，及鼓跗，著於丁寧。又射，汰輈，以貫笠轂。師懼，退。王使巡師曰：「吾先君文王克息，獲三矢焉；伯棼竊其二；盡於是矣！」鼓而進之，遂滅若敖氏。

初，若敖娶於郟，生鬬百比。若敖卒，從其母畜於郟；淫於郟子之女，生子

文焉。邳夫人使棄諸夢中，虎乳子。邳子田，見之，懼而歸；夫人以告；遂使收之。楚人謂乳「穀」，謂虎「於菟」，故命之曰鬪穀於菟。以其女娶伯比，實爲令尹子文。

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，還及宋，聞亂，其人曰：「不可以入矣。」箴尹曰：「棄君之命，獨誰受之？君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！」遂歸，復命，而自拘於司敗。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，曰：「子文無後，何以勸善？」使復其所，改命曰生。

四 楚莊王入陳

〔宣公九年〕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；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。洩冶諫曰：「公卿宣淫，民無效焉！且聞不令。君其納之！」公曰：「吾能改矣。」公告二子。二子請殺之，公弗禁。遂殺洩冶。孔子曰：「詩云：『民之多辟，無自立辟，其洩冶之謂乎！』」

〔十年〕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，飲酒於夏氏。公謂行父曰：「徵舒似女。」

對曰：「亦似君。」徵舒病之。公出，自其廐射而殺之。二子奔楚。

〔十一年〕冬，楚子爲陳夏氏亂故，伐陳。謂陳人無動，將討於少西氏。遂入陳。殺夏徵舒，轆諸栗門。因縣陳。陳侯在晉。申叔時使於齊，反，復命而退。王使讓之曰：「夏徵舒爲不道，弑其君，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。女獨不慶寡人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猶可辭乎？」王曰：「可哉。」曰：「夏徵舒弑其君，其罪大矣；討而戮之，君之義也。抑人亦有言曰：『牽牛以蹊人之田，而奪之牛。』牽牛以蹊者，信有罪矣；而奪之牛，罰已重矣。諸侯之從也，曰：討有罪也。今縣陳，貪其富也。以討召諸侯，而以貪歸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王曰：「善哉！吾未之聞也。反之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可哉！吾儕小人，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。」乃復封陳。鄉取一人焉以歸，謂之夏州。——故書曰：「楚子入陳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，」書有禮也。

五 晉楚邲之戰

戰 前

〔宣公十一年〕厲之役，鄭伯逃歸。自是楚未得志焉。鄭既受盟于辰陵，又徼事于晉。

十二年，春，楚子圍鄭。旬有七日。鄭人卜行成，不吉；卜臨于大宮，且巷出車，吉。國人大臨，守陴者皆哭。楚子退師；鄭人修城；進復圍之。三月，克之。入自皇門，至于塗路。鄭伯囚袒牽羊以逆，曰：「孤不天，不能事君，使君懷怒，以及敝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唯命是聽：其俘諸江南，以實海濱，亦唯命；其翦以賜諸侯，使臣妾之，亦唯命。若惠顧前好，徼福於厲宣桓武，不泯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夷於九縣；君之惠也，孤之願也，非所敢望也！敢布腹心，君實圖之！」左右曰：「不可許也，得國無赦。」王曰：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，庸可幾乎！」退三十里，而許之平。潘廕入盟，子良出質。

〔十二年〕夏，六月，晉師救鄭。荀林父將中軍，先穀佐之；士會將上軍，卻克佐之；趙朔將下軍，欒書佐之。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；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；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。韓厥爲司馬。

及河，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欲還；曰：「無及於鄭，而勦民，焉用之？楚歸而動，不後。」隨武子曰：「善。會聞用師，觀釁而動。德，刑，政，事，典，禮，不易，不可敵也。不爲是征。楚軍討鄭，怒其貳而哀其卑。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德刑成矣。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。二者立矣。昔歲入陳，今茲入鄭，民不罷勞，君無怨讟；政有經矣。荆尸而舉，商農工賈，不敗其業，而卒卒乘輯睦；事不奸矣。蕩敖爲宰，擇楚國之令典，軍行右轅，左追尋，前茅慮無，中權後勁，百官象物而動，軍政不戒而備；能用典矣。其君之舉也，內姓選於親，外姓選於舊，舉不失德，賞不失勞，老有加惠，旅有施舍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，貴有常尊，賤有等威；禮不逆矣。德立，刑行，政成，事時，典從，禮順，若之何敵之！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軍之善政也；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也。子姑整軍

而經武乎！猶有弱而昧者，何必楚？仲虺有言曰：『取亂侮亡；』兼弱也。洵曰：『於鑠王師，遵養時晦；』耆昧也。武曰：『無競惟烈；』撫弱，耆昧，以務烈所，可也。

彘子曰：「不可。晉所以霸，師武臣力也。今失諸侯，不可謂力；有敵而不從，不可謂武。由我失霸，不如死。且成師以出，聞敵彊而退，非夫也。命爲軍師，而卒以非夫，唯羣子能，我弗爲也。」以中軍佐濟。知莊子曰：「此師殆哉！周易有之：在師_{三三}之臨_{三三}，曰：『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』執事順成爲臧，逆爲否，衆散爲弱，川壅爲澤。有律，以如已也，故曰律。否臧，且律竭也。盈而以竭，天且不整，所以凶也。不行之謂臨；有帥而不從，臨孰甚焉！此之謂矣。果遇，必敗，彘子尸之。雖免而歸，必有大咎。」韓獻子謂桓子曰：「彘子以偏師陷，子罪大矣。子爲元帥，師不用命，誰之罪也？失屬亡師，爲罪已重；不如進也；事之不捷，惡有所分；與其專罪，六人同之，不猶愈乎？」師遂濟。

楚子北師次于郟。沈尹將中軍；子重將左；子反將右。將飲馬於河而歸。聞

晉師既濟，王欲還。嬖人伍參欲戰。令尹孫叔敖弗欲，曰：「昔歲入陳，今茲入鄭，不無事矣。戰而不捷，參之肉其足食乎！」參曰：「若事之捷，孫叔爲無謀矣；不捷，參之肉將在晉軍，可得食乎！」令尹南轅反旆。伍參言武王曰：「晉之從政者新，未能行令。其佐先穀，剛愎不仁，未肯用命。其二帥者，專行不獲，聽而無上，衆誰適從？此行也，晉師必敗。且君而逃臣，若社稷何！」王病之，告令尹，改乘轅而北之。次于管以待之。

晉師在敖鄆之間。鄭皇戌使如晉師，曰：「鄭之從楚，社稷之故也，未有貳心。楚師驟勝而驕，其師老矣，而不設備。子擊之，鄭師爲承，楚師必敗。」僉子曰：「敗楚服鄭，於此在矣。必許之。」欒武子曰：「楚自克庸以來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：于民生之不易，禍至之無日，戒懼之不可以怠。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：于勝之不可保，紂之百克，而卒無後。訓之以若敖之冒，篋路籃縷，以啓山林。箴之曰：『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』不可謂驕。先大夫子犯有言曰：『師直爲壯，曲爲老。』我則不德，而徼怨于楚，我曲楚直，不可謂老。」

其君之戎，分爲二廣。廣有一卒，卒偏之兩。右廣初駕，數及日中；左則受之，以至於昏；內官序當其夜，以待不虞。不可謂無備。子良，鄆之良也；師叔，楚之崇也。師叔入盟，子良在楚，楚鄆親矣。來勸我戰，我克則來，不克遂往；以我下也。鄆不可從。趙括趙同曰：「率師以來，唯敵是求，克敵得屬，又何俟？必從彘子。」知季曰：「原屏咎之徒也。」趙莊子曰：「欒伯香哉！實其言，必長晉國。」

楚少宰如晉師，曰：「寡君少遭閔凶，不能文。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，將鄭是訓定，豈敢求罪于晉。一二子無淹久！」隨季對曰：「昔牛土命我先君又侯曰：『與鄭夾輔周室，毋廢土命。』今鄭不率，寡君使羣臣問諸鄭，豈敢辱侯人！敢拜君命之辱。」彘子以爲詔，使趙括從而更之曰：「行人失辭。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，曰：『無辟敵！』羣臣無所逃命。楚子又使求成于晉，晉人許之，盟有日矣。」

楚許伯御樂伯，攝叔爲右，以致晉師。許伯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御靡旌，摩壘而還。」樂伯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左射以鼓，代御執轡，御下兩馬，掉鞅而還。」攝叔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右入壘，折馘，執俘而還。」皆行其所聞而復。晉人逐之，左右角之。樂伯左射馬，而右射人；角不能進；矢一而已；麋輿於前，射麋麗龜。晉鮑癸當其後，使攝叔奉麋獻焉，曰：「以歲之非時，獻禽之未至，敢膳諸從者。」鮑癸止之曰：「其左善射，其右有辭，君子也。既免。」

晉魏錡求公族未得，而怒，欲敗晉師；請致師，弗許；請使，許之。遂往，請戰而還。楚潘黨逐之，及滎澤。見六麋，射一麋以顧獻曰：「子有軍事，獸人無乃不給於鮮，敢獻於從者。」叔黨命去之。趙旃求卿未得，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；請挑戰，弗許；請召盟，許之，與魏錡皆命而往。

卻獻子曰：「二憾往矣，弗備必敗。」彘子曰：「鄭人勸戰，弗敢從也；楚人求成，弗能好也。師無成命，多備何爲？」士季曰：「備之善。若二子怒楚，楚人乘我，喪師無日矣。不如備之。楚之無惡，除備而盟，何損于好？若以惡來

，有備不敗。且雖諸侯相見，軍衛不徹，警也。」彘子不可。士季使鞏朔、韓穿帥七覆于敖前，故上軍不敗。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，故敗而先濟。

潘黨既逐魏錡，趙旃夜至于楚軍，席于軍門之外，使其徒入之。楚子爲乘廣三十乘，分爲左右。右廣鷄鳴而駕，日中而說；左則受之，日入而說。許偃御右廣，養由基爲右。彭名御左廣，屈蕩爲右。乙卯，王乘左廣以逐趙旃。趙旃棄車而走林，屈蕩搏之，得其甲裳。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，使輓車逆之。潘黨望其塵，使聘而告曰：「晉師至矣。」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，遂出陳。孫叔曰：「進之！甯我薄人，無人薄我。」詩云：『元戎十乘，以先啓行；』先之也。軍志曰：「先人有奪人之心；」薄之也。」遂疾進師。車馳，卒奔，乘晉軍。桓子不知所爲，鼓於軍中曰：「先濟者有賞！」中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晉師右移，上軍未動。工尹齊將右拒卒，以逐下軍。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，曰：「不穀不德而貪，以遇大敵，不穀之罪也。然楚不克，君之羞也。敢藉君靈以濟楚師。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，從唐侯以爲左拒，以從上軍。駒伯曰：「待諸

乎？」隨季曰：「楚師方壯，若萃於我，吾師必盡。不如收而去之。分誘生民，不亦可乎！」殿其卒而退，不敗。

王見右廣，將從之乘，屈蕩戶之曰：「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終。」自是楚之乘廣先左。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，楚人碁之脫屣。少進，馬還，又碁之拔旆投衡，乃出。顧曰：「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。」趙旃以其良馬二，濟其兄與叔父；以他馬反，遇敵不能去，棄甲而走林。逢大夫與其二子乘，謂其二子無顧！顧曰：「趙僂在後。」怒之，使下，指木曰：「尸女於是！」授趙旃綏以免。明日，以表尸之，皆重獲在木下。楚熊負羈囚知罃。知莊子以其卒反之，廚武子御，下軍之士多從之。每射，抽矢蔽，納諸廚子之房。廚子怒曰：「非子之求，而蒲之愛，董澤之蒲，可勝既乎？」知季曰：「不以人子，吾子其可得乎？吾不可以苟射故也。」射連尹襄老，獲之，遂載其尸。射公子穀臣，囚之。以二者還。及昏，楚師軍於郟。晉之餘師不能軍，宵濟，亦終夜有聲。

戰 後

丙子，楚重至於邲。遂次于衡雍。潘黨曰：「君盍築武軍，而收晉尸，以爲京觀？臣聞克敵，必示子孫，以無忘武功。」楚子曰：「非爾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爲武。武王克商，作頌曰：『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。』又作武，其卒章曰：『耆定爾功。』其二曰：『鋪時繹思，我徂惟求定。』其六曰：『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』夫武，禦暴，戢兵，保大，定功，安民，和衆，豐財者也。故使子孫無忘能其章。今我使二國暴骨，暴矣。觀兵以威諸侯，兵不戢矣。暴而不戢，安我保大？猶有晉在，焉能定功？所違民欲猶多，民何安焉？無德而強爭諸侯，何以和衆？利人之幾，而安人之亂，以爲己榮，何以豐財？武有七德，我無一也，何以示子孫？其爲先君宮，告成事而已。武，非吾功也。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爲大戮，於是乎有京觀，以懲淫慝。今罪無所，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，又可以者京觀乎？」祀于河，作先君宮，告成事而還。

是役也，鄭石制實入楚師，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。辛未，鄭殺僕叔及子服

。君子曰：史佚所謂母怙亂者，謂是類也。詩曰：「亂離瘼矣，爰其適歸？」歸於怙亂也夫！

鄭伯許男如楚。

秋，晉師歸，桓子請死。晉侯欲許之，士貞子諫曰：「不可。城濮之役，晉師三日穀，文公猶有憂色。左右曰：『有喜有憂，如有憂而喜乎？』」公曰：「得臣猶在，憂未歇也。困獸猶鬪，況國相乎？」及楚殺子玉，公喜而後可知也，曰：「莫余毒也已。」是晉再克，而楚再敗也。楚是以再世不競。今天或者大警晉也；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，其無乃久不競乎？林父之事君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社稷之衛也，若之何殺之！夫其敗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何損於明？」晉侯使復其位。

六 楚莊王圍宋

〔宣公十四年〕楚子使申舟聘于齊，曰：「無假道于宋。」亦使公子馮聘于

晉，不假道于鄭。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，曰：「鄭昭宋讎，晉使不害，我則必死。」王曰：「殺女，我伐之。」見犀而行。及宋，宋人止之。華元曰：「過我而不假道，鄙我也；鄙我，亡也。殺其使者必伐我；伐我，亦亡也。亡一也。」乃殺之。楚子聞之，投袂而起，屨及於室皇，劍及於寢門之外，車及於蒲胥之市。秋，九月，楚子圍宋。

孟獻子言於公曰：「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：聘而獻物，於是有庭實旅百；朝而獻功，於是有容貌采章；嘉淑而有加貨，謀其不免也。誅而薦賄，則無及也。今楚在宋，君其圖之！」公說。

十五年，春，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。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。晉侯欲救之。伯宗曰：「不可。古人有言曰：『雖鞭之長，不及馬腹。』天方授楚，未可與爭。雖晉之疆，能違天乎！諺曰：『高下在心，川澤納汙，山藪藏疾，瑾瑜匿瑕，國君含垢。』天之道也。君其待之！」乃止。

使解揚如宋，使無降楚，曰：「晉師悉起，將至矣。」鄭人囚而獻諸楚。楚

子厚賂之，使反其言；不許。三，而許之。登諸樓車，使呼宋人而告之。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將殺之，使與之言曰：「而既許不殺，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無信，女則棄之。速卽爾刑！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：君能制命爲義，臣能承命爲信，信載義而行之爲利。謀不失利，以衛社稷，民之主也。義無二信，信無二命。君之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無貳，又可賂乎！臣之許君，以成命之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祿也。寡君有信臣，下臣獲考，死又何求！」楚子舍之以歸。

夏，五月，楚師將去宋。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，曰：「毋畏知死，而不敢廢王命。王棄言焉！」王不能答。申叔時僕曰：「築室反耕者，宋必聽命。」從之。宋人懼。使華元夜入楚師，登子反之牀，起之曰：「寡君使元以病告，曰：『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！雖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國斃，不能從也！去我三十里，唯命是聽。』」子反懼，與之盟。而告王。退三十里，宋及楚平。華元爲質。盟曰：「我無爾詐！爾無我虞！」

左傳纂讀

楚莊王圍宋

六八

第八 晉楚鄆陵之戰

一 晉歸鍾儀于楚

〔成公九年〕晉侯觀於軍府，見鍾儀，問之曰：「南冠而縶者，誰也？」有司對曰：「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」使稅之。召而弔之，再拜稽首，問其族。對曰：「泠人也。」公曰：「能樂乎？」對曰：「先父之職官也，敢有二事！」使與之琴。操南音。公曰：「君王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小人之所得知也。」固問之。對曰：「其爲大子也，師保奉之，以朝於嬰齊，而夕於側也。不知其他。」

公語范文子。文子曰：「楚囚，君子也。言稱先職，不肯本也。樂操土風，不忘舊也。稱大子，抑無私也。名其二卿，尊君也。不肯本，仁也。不忘舊，信也。無私，忠也。尊君，敏也。仁以接事，信以守之，忠以成之，敏以行之；事雖大必濟。君盍歸之！使合晉楚之成。」公從之。重爲之禮，使歸求成。

十二月，楚子使公子辰如晉，報鍾儀之使，請修好結成。

十年，春，晉侯使糴棧如楚，報大宰子商之使也。

二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

〔成公十一年〕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，又善於欒武子。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，而使歸復命矣。冬，華元如楚；遂如晉；合晉楚之成。

〔十二年〕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。夏，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；癸亥，盟於宋西門之外。曰：「凡晉楚無相加戎，好惡同之，同恤菑危，備救凶患。若有害楚，則晉伐之；在晉，楚亦如之。交贄往來，道路無壅。謀其不協，而討不庭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！俾隊其師，無克胙國！」鄭伯如晉聽成。會於瑣澤，成故也。

三 晉卻至聘楚

〔成公十二年〕晉郤至如楚聘；且泄盟。楚子享之。子反相；爲地室而縣焉。郤至將登，金奏作於下，驚而走出。子反曰：「日云莫矣，寡君須矣，吾子其入也！」賓曰：「君不忘先君之好，施及下臣，貺之以大禮，重之以備樂。如天之福，兩君相見，何以代此！下臣不敢。」子反曰：「如天之福，兩君相見，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。焉用樂？寡君須矣，吾子其入也！」賓曰：「若讓之以一矢，禍之大者，其何福之爲！世之治也，諸侯閒於天子之事，則相朝也；於是乎有享宴之禮。享以訓共儉，宴以示慈惠；共儉以行禮，而慈惠以布政；政以禮民，民是以息。百官承事，朝而不夕。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。故詩曰：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』及其亂也，諸侯貪冒，侵欲不息，爭尋常以盡其民。略其武夫，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。故詩曰：『赳赳武夫，公侯腹心。』天下有道，則公侯能爲民干城，則制其腹心；亂則反之。今吾子之言，亂之道也，不可以爲法。然吾子主也，至敢不從！」遂入卒事。

歸以語范文子。文子曰：「無禮必食言，吾死無日矣夫！」冬，楚公子罷如

晉聘，且泄盟。十二月，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。

四 鄢陵之戰

戰前

〔成公十五年〕楚將北師。子囊曰：「新與晉盟而背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子反曰：「敵利則進，何盟之有。」申叔時老矣，在申聞之，曰：「子反必不免！信以守禮，禮以庇身；信禮之亡，欲免得乎？」楚子侵鄭，及暴隧；遂侵衛，及首止。鄭子罕侵楚，取新石。欒武子欲報楚；韓獻子曰：「無庸。使重其罪，民將叛之，無民孰戰！」

十六年，春，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，求成于鄭。鄭叛晉；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。

晉侯將伐鄭。范文子曰：「若逞吾願，諸侯皆叛，晉可以逞。若唯鄭叛，晉

國之憂，可立俟也。」欒武子曰：「不可。以當吾世而失諸侯，必伐鄭！」乃興師。欒書將中軍，士燮佐之；卻錡將上軍；荀偃佐之；韓厥將下軍；卻至佐新軍。荀營居守。卻犢如衛；遂如齊；皆乞師焉。欒黶來乞師，孟獻子曰：「有勝矣！」戊寅，晉師起。

鄭人聞有晉師，使告于楚，姚句耳與往。楚子救鄭，司馬將中軍，令尹將左，右尹辛將右。過申，子反入見申叔時，曰：「師其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德，刑，詳，義，禮，信，戰之器也。德以施惠，刑以正邪，詳以事神，義以建利，禮以順時，信以守物。民生厚而德正，用利而事節，時順而物成。上下和睦，周旋不逆，求無不具，各知其極。故詩曰：『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。』是以神降之福，時無災害，民生敦龐，和同以聽，莫不盡力以從上命，致死以補其闕。此戰之所由克也。今楚內棄其民，而外絕其好，瀆齊盟，而食話言，奸時以動，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，進退罪也。人恤所底，其誰致死？子其勉之！吾不復見子矣！」姚句耳先歸，子駟問焉，對曰：「其行速，過險而不整；速則失志，不整喪列；

志失列喪，將何以戰？楚懼不可用也。

五月，晉師濟河。聞楚師將至，范文子欲反，曰：「我僞逃楚，可以紓憂。夫合諸侯，非吾所能也，以遣能者。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，多矣。」武子曰：「不可。」六月，晉楚遇於鄢陵。范文子不欲戰。卻至曰：「韓之戰，惠公不振旅。箕之役，先軫不反命。郟之師，荀伯不復從。皆晉之恥也。子亦見先君之事矣。今我辟楚，又益恥也。」文子曰：「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：秦狄齊楚皆疆，不盡力，子孫將弱。今三疆服矣，敵楚而已。唯聖人能外內無患；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！」

戰事

甲午，晦，楚晨壓晉軍而陳。軍吏患之。范匄趨進曰：「塞井，夷竈，陳於軍中，而疏行首。晉楚唯天所授，何患焉。」文子執戈逐之，曰：「國之存亡，天也。童子何知焉。」欒書曰：「楚師輕窳，固壘而待之，三日必退。退而擊之。」

，必獲勝焉。」卻至曰：「楚有六間，不可失也。其二卿相惡；王卒以舊；鄭陳而不整；蠻軍而不陳；陳不違晦；在陳而囂，合而加囂，各顧其後，莫有鬪心。舊不必良，以犯天忌，我必克之。」

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；子重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。王曰：「聘而左右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召軍吏也。」「皆聚于中軍矣？」曰：「合謀也。」「張幕矣？」曰：「虔卜於先君也。」「徹幕矣？」曰：「將發命也。」「甚囂，且塵上矣？」曰：「將塞井，夷竈，而爲行也。」「皆乘矣？左右執兵而下矣？」曰：「聽誓也。」「戰乎？」曰：「未可知也。」「乘而左右皆下矣？」曰：「戰禱也。」

伯州犂以公卒害王；苗賁皇在晉侯之側，亦以王卒告；皆曰：「國士在，且厚不可當也。」苗賁皇言於晉侯曰：「楚之良，在其中軍王族而已。請分良以擊其左右，而三軍萃於王卒，必大敗矣。」公筮之，史曰：「吉。其卦遇復_䷗，_䷗，曰：『南國蹙，射其元，王中厥目。』國蹙王傷，不敗何待？」公從之。有淖於

前，乃皆左右相違於淖。步毅御晉厲公，欒鍼爲右。彭名御楚共王，潘黨爲右。石首御鄭成公，唐苟爲右。欒范以其族夾公行，陷於淖。欒書將載晉侯；鍼曰：「書退！國有大任，焉得專之？且侵官，冒也；失官，慢也；離局，姦也。有三罪焉，不可犯也！」乃掀公以出於淖。

癸巳，潘庇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，徹七札焉。以示王曰：「君有二臣如此，何憂於戰？」王怒曰：「大辱國！詰朝，爾射，死藝！」呂錡夢射月，中之；退入於泥。占之曰：「姬姓，日也；異姓，月也，必楚王也；射而中之，退入於泥，亦必死矣。」及戰，射共王，中目。王召養由基，與之兩矢，使射呂錡。中項，伏弢，以一矢復命。

卻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見楚子，必下，免胄而趨，風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，曰：「方事之殷也，有韎韐之跗注，君子也。識見不穀而趨，無乃傷乎？」卻至見客，免胄承命，曰：「君之外臣至，從寡君之戎事，以君之靈，閒蒙甲冑，不敢拜命！敢告不寧君命之辱！爲事之故，敢肅使者！」三肅使者而退。

晉韓厥從鄭伯，其御杜溷羅曰：「速從之！其御屢顧，不在馬，可及也。」韓厥曰：「不可以再辱國君！」乃止。卻至從鄭伯，其右蒯翰胡曰：「諜輅之，余從之。乘而俘以下。」卻至曰：「傷國君有刑！」亦止。石首曰：「衛懿公唯不去其旗，是以敗於熒。」乃內旌於弣中。唐苟謂石首曰：「子在君側，敗者壹大。我不如子，子以君免，我請止。」乃死。楚師薄於險，叔山冉謂養由基曰：「雖君有命，爲國故，子必射！」乃射，再發，盡殪。叔山冉搏人以投，中車折軾。晉師乃止。囚楚公子穀。

欒鍼見子重之旌，請曰：「楚人謂夫旌，子重之麾也。彼其子重也，日臣之使於楚也，子重問晉國之勇。臣對曰：『好以衆整。』曰：『又何如？』臣對曰：『好以暇。』今兩國治戎，行人不使，不可謂整。臨事而食言，不可謂暇。請攝飲焉！」公許之。使行人執榼承飲，造于子重曰：「寡君乏使，使鍼御持矛，是以不得犒從者。使某攝飲。」子重曰：「夫子嘗與吾言於楚，必是故也。不亦識乎！」受而飲之。免使者而復鼓。日而戰，見星未已。

戰 後

子反命軍吏祭夷傷，補卒乘，繕甲兵，展車馬，雞鳴而食，唯命是聽！晉人患之。苗賁皇狗曰：「蒐乘補卒，秣馬利兵，修陳固列，蓐食申禱，明日復戰！」乃逸楚囚。王聞之，召子反謀。穀陽豎獻飲於子反，子反醉而不能見。王曰：「天敗楚也夫！余不可以待！」乃宵遁。

晉入楚軍，三日穀。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，曰：「君幼，諸臣不佞，何以及此！君其戒之！」周書曰：「唯命不于常，」有德之謂。」

楚師還及暇，王使謂子反曰：「先大夫之履師徒者，君不在；子無以爲過，不穀之罪也。」子反再拜稽首曰：「君賜臣死，死且不朽。臣之卒實奔，臣之罪也。」子重使謂子反曰：「初隕師徒者，而亦聞之矣，盍圖之？」對曰：「雖微先大夫有之，大夫命側，側敢不義！側亡君師，敢忘其死！」王使止之，弗及而卒。

〔十七年〕晉范文子反自鄆陵，使其祝宗祈死，曰：「君驕侈而克敵，是天益其疾也，難將作矣！愛我者唯祝我，使我速死，無及於難！范氏之福也。」六月，戊辰，士燮卒。

左傳纂讀

鄢陵之戰

第九 齊晉構兵

一 晉卻獻子聘齊

〔宣公〕十七年，春，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。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。卻子登，婦人笑于房。獻子怒，而出誓曰：「所不此報，無能涉河！」獻子先歸，使欒京廬待命于齊，曰：「不得齊事，無復命矣。」卻子至，請伐齊，晉侯弗許；請以其私屬，又弗許。齊侯使高固，晏弱，蔡朝，南郭偃會，及斂孟，高固逃歸。夏，會于斷道，討貳也。盟于卷楚，辭齊人。晉人執晏弱于野王，執蔡朝于原，執南郭偃于濫。苗賁皇使見晏桓子；歸言于晉侯曰：「夫晏子何罪？昔者諸侯事吾先君，皆如不逮。舉言羣臣不信，諸侯皆有貳志。齊君恐不得禮，故不出，而使四子來；左右或沮之曰：『君不出，必執吾使；』故高子及斂孟而逃。夫三子者曰：若絕君好，寧歸死焉！爲是犯難而來。吾若善逆彼，以懷來者。吾又

執之，以信齊沮；吾不既過矣乎！過而不改，而又久之，以成其悔；何利之有焉！使反者得辭，而害來者，以懼諸侯；將焉用之？」晉人緩之，逸。

秋，八月，晉師還。范武子將老，召文子曰：「變乎！吾聞之：喜怒以類者鮮，易者實多。詩曰：『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；君子如社，亂庶遄已。』君子之喜怒，以已亂也；弗已者，必益之。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？不然，余懼其益之也！余將老，使卻子逞其志，庶有豸乎！爾從二三子唯敬！」乃請老。卻獻子爲政。

一一 鞏之戰

〔成公〕二年，春，齊侯伐我北鄙，圍龍。頃公之嬖人廬蒲就魁門焉；隴人囚之。齊侯曰：「勿殺！吾與而盟，無入而封！」弗聽。殺而膊諸城上。齊侯親鼓，士陵城，三日取龍。遂南侵，及巢丘。

衛侯使孫良夫，石稷，甯相，向禽，將侵齊，與齊師遇，石子欲還。孫子曰：「不可。以師伐人，遇其師而還，將謂君何？若知不能，則如無出；今既遇矣，不如戰也。」夏有「闕文失新築戰事」。石成子曰：「師敗矣！子不少須，衆懼盡。子喪師徒，何以復命？」皆不對。又曰：「子，國卿也，隕子辱矣。子以衆退，我此乃止。」且告車來甚衆。齊師乃止，次于鞠居。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衛人賞之以邑，辭；請曲縣，繁纓以朝，許之。仲尼聞之曰：「惜也！不如多與之邑。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；君之所司也。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禮，禮以行義，義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；政之大節也。若以假人，與人政也；改亡，則國家從之，弗可止也已。」

孫桓子還於新築，不入，遂如晉乞師；臧宣叔亦如晉乞師；皆主卻獻子。晉侯許之七百乘。卻子曰：「此城濮之賦也；有先君之明，與先大夫之肅，故捷。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。」請八百乘，許之。卻克將中軍，士燮佐上軍，欒書將下

軍；韓厥爲司馬。以救魯衛。臧宣叔逆晉師，且道之。季文子帥師會之。及衛地，韓獻子將斬人，卻獻子馳，將救之；至，則既斬之矣。卻子使速以狗，告其僕曰：「吾以分謗也。」

師從齊師于莘。六月，壬申，師至于靡笄之下。齊侯使戰，曰：「子以君師辱於敝邑，不腆敝賦，詰朝請見！」對曰：「晉與魯衛，兄弟也，來告曰：『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。』寡君不忍，使羣臣請於大國，無令輿師淹於君地！能進不能退，君無所辱命！」齊侯曰：「大夫之許，寡人之願也；若其不許，亦將見也。」齊高固入晉師，桀石以投人，禽之，而乘其車，繫桑本焉，以徇齊壘，曰：「欲勇者，賈余餘勇！」癸酉，陳師于鞏。邴夏御齊侯，逢丑父爲右。晉解張御卻克，鄭丘綏爲右。齊侯曰：「余姑翦滅此而朝食！」不介馬而馳之。卻克傷於矢，流血及屨，未絕鼓音；曰：「余病矣！」張侯曰：「自始合而矢貫余手，及肘，余折以御，左輪朱殷；豈敢言病？吾子忍之！」綏曰：「自始合，苟

有險，余必下推車。子豈識之？然子病矣！」張侯曰：「師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，進退從之。此車一人殿之，可以集事。若之何其以病，敗君之大事也！擐甲執兵，固卽死也，病未及死，吾子勉之！」左并轡，右援枹而鼓。馬逸不能止，師從之，齊師敗績。逐之，三周華不注。

韓厥夢子輿謂己曰：「且辟左右！」故中御而從齊侯。邴夏曰：「射其御者，君子也。」公曰：「謂之君子而射之，非禮也。」射其左，越于車下；射其右，斃於車中。綦母張喪車，從韓厥，曰：「請寓乘！」從左右，皆肘之，使立於後。韓厥俛定其右，逢丑父與公易位。將及華泉，驂絙於木而止。丑父寢於轡中，蛇出於其下，以肱擊之，傷而匿之；故不能推車而及。韓厥執縶馬前，再拜稽首，奉觴加璧以進，曰：「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，曰：『無令輿師，陷入君地！』下臣不幸，屬當戎行，無所逃隱。且懼奔辟，而忝兩君。臣辱戎士，敢告不敏，攝官承乏！」丑父使公下，如華泉收飲。鄭周父御佐車，宛箴爲右，載齊侯以

免。韓厥獻丑父，卻獻子將戮之。呼曰：「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；有一於此，將爲戮乎！」卻子曰：「人不難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；赦之，以勸事君者。」乃免之。

齊侯免，求丑父，三人，三出。每出，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。狄卒皆抽戈楯冒之，以入于衛師，衛師免之。遂自徐關入。齊侯見保者，曰：「勉之！齊師敗矣。」嬖女子，女子曰：「君免乎？」曰：「免矣。」曰：「銳司徒免乎？」曰：「免矣。」曰：「苟君與吾父免矣，可若何！」乃奔。齊侯以爲有禮。旣而問之，辟司徒之妻也。予之石窳。

晉師從齊師，入自丘輿，擊馬陘。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，不可，則聽客之所爲。賓媚人致賂，晉人不可；曰：「必以蕭同叔子爲質；而使齊之封內，盡東其畝。」對曰：「蕭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。若以匹敵，則亦晉君之母也。吾子布大命於諸侯，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，其若王命何？且是以不孝令也

。詩曰：『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』若以不孝令於諸侯，其無乃非德類也乎？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。故詩曰：『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。』今吾子疆理諸侯，而曰盡東其畝而已；唯吾子戎車是利，無顧土宜，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？反先王則不義，何以爲盟主？其晉實有闕！四王之王也，樹德而濟同欲焉。五伯之霸也，勤而撫之，以役王命。今吾子求合諸侯，以逞無疆之欲。詩曰：『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適。』子實不優，而棄百祿，諸侯何害焉。不然，寡君之命使臣，則有辭矣。曰：『子以君師，辱於敝邑，不腆敝賦，以犒從者。畏君之震，師徒撓敗。吾子惠徼齊國之福，不泯其社稷，使繼舊好，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，不敢愛。子又不許；請收合餘燼，背城借一！敝邑之幸，亦云從也；況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聽！』

魯衛諫曰：「齊疾我矣，其死亡者，皆親暱也。子若不許，讎我必甚。唯子則又何求？子得其國寶，我亦得地，而紓於難，其榮多矣。齊晉亦唯天所授，豈

必晉？」晉人許之。對曰：「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；若苟有以藉口，而復於寡君，君之惠也。敢不唯命是聽！」禽鄭自師逆公。秋，七月，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。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。公會晉師于上鄭。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；司馬，司空，輿師，侯正，亞旅，皆受一命之服。

〔三年〕十二月，甲戌，晉作六軍：韓厥，趙括，鞏朔，韓穿，荀騫，趙旃，皆爲卿；賞鞏之功也。齊侯朝于晉，將授玉，卻克趨進曰：「此行也，君爲婦人之笑辱也，寡君未之敢任。」晉侯享齊侯。齊侯視韓厥，韓厥曰：「君知厥也乎？」齊侯曰：「服改矣。」韓厥登，舉爵曰：「臣之不敢愛死，爲兩君之在此堂也！」

二 平陰之戰

〔襄公十八年〕秋，齊侯伐我北鄙。中行獻子將伐齊，夢與厲公訟，弗勝。公以戈擊之，首隊於前，跪而戴之，奉之以走，見梗陽之巫臯。他日，見諸道，

與之言，同。巫曰：「今茲主必死。若有事於東方，則可以逞。」獻子許諾。晉侯伐齊，將濟河，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，而禱曰：「齊環怙恃其險，負其衆庶，棄好背盟，陵虐神主。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。其官臣偃實先後之。苟捷有功，無作神羞，官臣偃無敢復濟。唯爾有神裁之！」沈玉而濟。

冬，十月，會于魯濟，尋溴梁之言。同伐齊。齊侯禦諸平陰。塹防門而守之，廣里。夙沙衛曰：「不能戰，莫如守險。」弗聽。諸侯之士門焉，齊人多死。范宣子告析文子曰：「吾知子，敢匿情乎？魯人莒人皆以車千乘自其鄉入；既許之矣。若入，君必失國。子盍圖之！」子家以告公，公恐。晏嬰聞之曰：「君固無勇，而又聞是，弗能久矣。」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。晉人使司馬斥澤之險，雖所不至，必旆而疏陳之。使乘車者左實右僞，以旆先，輿曳柴而從之。齊侯見之，畏其衆也，乃脫歸。丙寅，晦，齊師夜遁。師曠告晉侯曰：「鳥鳥之聲樂，齊師其遁！」邢伯告中行伯曰：「有班馬之聲，齊師其遁！」叔向告晉侯曰：「城上有烏，齊師其遁！」

十一月，丁卯，朔，入平陰。遂從齊師。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。殖綽郭最曰：「子殿國師，齊之辱也；子姑先乎？」乃代之殿。衛殺馬於隘以塞道。晉州綽及之，射殖綽中肩，兩矢夾脰，曰：「止，將爲三軍獲；不止，將取其衷！」顧曰：「爲私誓！」州綽曰：「有如日！」乃弛弓而自後縛之。其右具丙，亦舍兵而縛郭最。皆衿甲面縛，坐于中軍鼓下。晉人欲逐歸者，魯衛請攻險。己卯，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。乙酉，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。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，弗克。十二月，戊戌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。范鞅門于雍門；其御追書以戈殺犬于門中。孟莊子斬其楛以爲公琴。己亥，焚雍門，及西郭南郭。劉難士畧率諸侯之師，焚甲池之竹木。壬寅，焚東郭北郭。范鞅門于揚門。州綽門于東閭，左驂迫還于東門中，以枚數闔。

齊侯駕，將走郵棠，太子與郭榮扣馬曰：「師速而疾，略也，將退矣君何懼焉！且社稷之主，不可以輕，輕則失衆，君必待之！」將犯之，太子抽劍斷鞅，乃止。甲辰，東侵及濰，南及沂。

十九年，春，諸侯還自沂上，盟于督揚。曰：「大毋侵小！」執邾悼公，以其伐我故。遂次于泗上，疆我田。取邾田，自濼水，歸之于我。

晉侯先歸。公享晉六卿于蒲圃，賜之二命之服；軍尉，司馬，司空，輿尉，侯奄，皆受一命之服。賄荀偃束錫，加璧，乘馬，先吳壽夢之鼎。荀偃瘳疽，生瘍於頭；濟河，及著雍，病目出。大夫先歸者皆反。士匄請見，弗內；請後，曰：「鄭甥可。」二月，甲寅，卒，而視，不可含。宣子盥而撫之曰：「事吳敢不如事主！」猶視。欒懷子曰：「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？」乃復撫之曰：「主苟終，所不嗣事于齊者，有如河！」乃瞑，受舍。宣子曰：「吾淺之爲丈夫也！」

四 朝歌之役

〔襄公二十三年〕秋，齊侯伐衛。先驅，穀梁御王孫揮，召揚爲右。申驅，成秩御莒恆，申鮮虞之傅摯爲右。曹開御戎，晏父戎爲右。貳廣，上之登御邢公

，盧蒲癸爲右。啓，牟成御襄罷師，狼遽疏爲右。臧，商子車御侯朝，桓跳爲右。大殿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，崔如爲右。燭庸之越駟乘。自衛，將遂伐晉。晏平仲曰：「君恃勇力，以伐盟主，若不濟，國之福也！不德而有功，憂必及君。」崔杼諫曰：「不可。臣聞之：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，必受其咎。君其圖之！」弗聽。陳文子見崔武子曰：「將如君何。」武子曰：「吾言於君，君勿聽也。以爲盟主，而利其難，羣臣若急，君於何有？子姑止之。」文子退，告其人曰：「崔子將死乎！謂君甚，而又過之，不得其死！過君以義，猶自抑也，況以惡乎？」齊侯遂伐晉，取朝歌。爲二隊，入孟門，登大行，張武軍於熒庭，戍鄆郟，封少木。以報平陰之役。乃還。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，獲晏轡。

八月，叔孫豹帥師救晉，次于雍榆。禮也。

齊侯還自晉，不入，遂襲莒。門于且于，傷股而退。明日將復戰，期于壽舒。杞殖華還載甲，夜入且于之隧，宿於莒郊。明日，先遇莒子於蒲侯氏。莒子重賂之，使無死；曰：「請有盟！」華周對曰：「貪貨棄命，亦君所惡也。昏而受

命，日未中而棄之，何以事君？」莒子親鼓之，從而伐之，獲杞梁。莒人行成。齊侯歸，遇杞梁之妻于郊，使弔之。辭曰：「殖之有罪，何辱命焉。若免於罪，猶有先人之敝廬在，下妾不得與郊弔。」齊侯弔諸其室。

五 棘澤之役

〔襄公二十四年〕齊侯既伐晉而懼，將欲見楚子。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，且請期。齊社，蒐軍實，使客觀之。陳文子曰：「齊將有寇。吾聞之：兵不戢，必取其族。」秋，齊侯聞將有晉師，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，且乞師。崔杼帥師送之。遂伐莒，侵介根。」

會于夷儀，將以伐齊，水不克。

冬，楚子伐鄭以救齊，門于東門，次于棘澤。諸侯還救鄭。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。求御于鄭；鄭人卜宛射犬吉。子大叔戒之曰：「大國之人，不可與也！」對曰：「無有寡衆，其上一也。」大叔曰：「不然，部婁無松柏。」二子在幄

，坐射犬于外，既食而後食之，使御廣車而行。已皆乘乘車。將及楚師，而後從之乘，皆踞轉而鼓琴。近，不告而馳之。皆取冑於橐而冑；入壘，皆下，搏人以投；收禽，挾囚，弗待而出；皆超乘，抽弓而射。既免，復踞轉而鼓琴；曰：「公孫！同乘，兄弟也！胡再不謀？」對曰：「曩者志入而已；今則怯也。」皆笑曰：「公孫之亟也！」

楚子自棘澤還，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。

第十 秦晉爲成

一 輔氏之師

〔宣公十五年〕秋，七月，秦桓公伐晉，次于輔氏。壬午，晉侯治兵于稷，以略狄土，立黎侯而還。及維，魏顆敗秦師于輔氏，獲杜回，秦之力人也。初魏武子有嬖妾，無子；武子疾，命顆曰：「必嫁是！」疾病則曰：「必以爲殉！」及卒，顆嫁之，曰：「疾病則亂，吾從其治也。」及輔氏之役，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，杜回躓而顆，故獲之。夜夢之曰：「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報。」

二 令狐之會

〔成公十一年〕秦晉爲成，將會于令狐。晉侯先至焉。秦伯不肯涉河，次于

王城，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。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。范文子曰：「是盟也何益！
齊盟，所以質信也，會，所信之始也。始之不從，其可質乎！」秦伯歸而背晉成。

三 麻隧之戰

〔成公十三年〕夏，四月，戊午，晉侯使呂相絕秦；曰：「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天禍晉國，文公如齊，惠公如秦。無祿，獻公卽世，穆公不忘舊德，俾我惠公，用能奉祀于晉。又不能成大勳，而爲韓之師。亦悔于厥心，用集我文公，是穆之成也。文公躬擐甲冑，跋履山川，鑰越險阻，征東之諸侯，虞夏商周之胤，而朝諸秦，則亦旣報舊德矣。鄭人怒君之疆場，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。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，擅及鄭盟。諸侯疾之，將致命于秦。文公怨懼綏靜諸侯，秦師克還無害。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！」

「無祿，文公卽世，穆爲不弔，蔑死我君，寡我襄公，迭我殺地，奸絕我好

，伐我保城，殄滅我費滑，散離我兄弟，撓亂我同盟，傾覆我國家。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，而懼社稷之隕，是以有殽之師。猶願赦罪于穆公，穆公弗聽，而即楚謀我。天誘其衷，成王隕命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。

「穆襄卽世，康靈卽位。康公我之自出，又欲缺翦我公室，傾覆我社稷帥，我螫賊，以來蕩搖我邊疆。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猶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羈馬。我是以有河曲之戰。東道之不通，則是康公絕我好也。」

「及君之嗣也，我君景公，引領西望曰：『庶撫我乎！』君亦不惠稱盟，利吾有狄難，入我河縣，焚我箕郛，芟夷我農功，虔劉我邊垂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。君亦悔禍之延，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，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：『吾與女同好棄惡，復修舊德，以追念前勳。』言誓未就，景公卽世。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。君又不祥，背弃盟誓。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讐，而我之昏姻也。君來賜命曰：『吾與女伐狄！』寡君不敢顧昏姻，畏君之威，而受命于吏。君有二心于狄，曰：『晉將伐女！』狄應且憎，是用告我。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，亦來告我曰：『

秦背令狐之盟，而來求盟于我。昭告昊天上帝，秦三公，楚三王！『曰：余雖與晉出入，余唯利是視。不穀惡其無成德，是用宣之，以懲不壹。』諸侯備聞此言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嚙就寡人。寡人帥以聽命，唯好是求。君若惠顧諸侯，矜寡人，而賜之盟，則寡人之願也；其承寧諸侯以退，豈敢徼亂！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，其不能以諸侯退矣。敢盡布之執事，俾執事實圖利之！」

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，而又召狄與楚，欲道以伐晉。諸侯是以睦于晉。晉欒書將中軍，荀庚佐之，士燮將上軍，卻錡佐之；韓厥將下軍，荀罃佐之；趙旃將新軍，卻至佐之。卻毅御戎，欒鍼爲右。孟獻子曰：「晉帥乘和，師必有大功。」五月，丁亥，晉師以師以諸侯之師，及秦師戰於麻隧。秦師敗績。獲秦成差，及不更女父。曹宣公卒于師，師遂濟涇，及侯麗而還，迓晉侯于新楚。

四 遷延之役

〔襄公十一年〕秦庶長鮑庶長武，帥師伐晉以救鄭。鮑先入晉地，士魴御之。

，少秦師，而弗設備。壬午，武濟自輔氏，與鮑交伐晉師。己丑，秦晉戰于櫟，晉師敗績。易秦故也。

〔十四年〕夏，諸侯之大夫，從晉伐秦，以報櫟之役也。晉侯待于竟，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，及涇不濟。叔向見叔孫穆子，穆子賦匏有苦葉。叔向退而具舟，魯人莒人先濟。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，曰：「與人而不固，取惡莫甚焉，若社稷何？」懿子說。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。濟涇而次。秦人毒涇上流，師人多死。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，師皆從之，至于械林，不獲成焉。荀偃令曰：「雞鳴而駕，塞井夷竈，唯余馬首是瞻！」欒黶曰：「晉國之命，未是有也。余馬首欲東。」乃歸。下軍從之。左史謂魏莊子曰：「不待中行伯乎？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命從帥，欒伯吾帥也，吾將從之。從帥所以待夫子也。」伯游曰：「吾令實過，悔之何及！多遣秦禽！」乃命大還。晉人謂之遷延之役。

欒鍼曰：「此役也，報櫟之役也，役又無功，晉之恥也。吾有二位於戎路，敢不恥乎！」與士鞅馳秦師，死焉。士鞅反，欒黶謂士句曰：「余弟不欲往，而

子召之，余弟死而子來，是而子殺余之弟也。弗逐，余亦將殺之！」士鞅奔秦。於是齊崔杼，宋華閱、仲江，會伐秦。——不書，惰也。向之會，亦如之。衛北宮括不書於向，書於伐秦，攝也。

秦伯問於士甸曰：「晉大夫其誰先亡？」對曰：「其欒氏乎？」秦伯曰：「以其汰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欒黶汰虐已甚，猶可以免；其在盈乎？」秦伯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武子之德在民，如周人之思召公焉，愛其甘棠，況其子乎！欒黶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武子所施沒矣。而黶之怨實章，將於是乎在。」秦伯以爲知言，爲之請於晉而復之。

五 秦伯弟鍼如晉修成

〔襄公十九年〕會于夷儀之歲，齊人城郊。其五月，秦、晉爲成。晉 韓起如秦泄盟；秦 伯車如晉泄盟。成而不結。

二十六年，春，秦 伯之弟鍼如晉修成。叔向命召行人子員；行人子朱曰：「

朱也當御！」三云，叔向不應。子朱怒曰：「班爵同，何以黜朱於朝！」撫劍從之。叔向曰：「秦晉不和久矣，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晉國賴之；不集，三軍暴骨。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，子常易之，姦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也。」拂衣從之；人救之。平公曰：「晉其庶乎！吾臣之所爭者大。」師曠曰：「公室懼卑，臣不心競而力爭，不務德而爭善，私欲已侈，能無卑乎！」

左傳纂讀

秦伯弟鍼如晉修成

第十一 晉悼復霸

一 晉悼公新政

〔成公十八年〕二月，乙酉，朔，晉悼公卽位于朝，始命百官，施舍已責，逮鰥寡，振廢滯，匡乏困，救災患，禁淫慝，薄賦斂，宥罪戾，節器用，時用民，欲無犯時。使魏相，士魴，魏頡，趙武爲卿；荀家，荀會，欒黶，韓無忌爲公族大夫；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。使士渥濁爲大傅，使修范武子之法。右行辛爲司空，使修士蔦之法。弁糾御戎，校正屬焉，使訓諸御知義。荀賓爲右，司士屬焉，使訓勇力之士時使。卿無共御，立軍射以攝之。祁奚爲中軍尉，羊舌職佐之。魏絳爲司馬，張老爲候奄。鐸遏寇爲上軍尉，籍偃爲之司馬；使訓卒乘，親以聽命。程鄭爲乘馬御，六騶屬焉；使訓羣騶知禮。凡六官之長，皆民譽也。舉不失職，官不易方，爵不踰德，師不陵正，旅不偪師，民無謗言：所以復霸也。

一一 絳魏盟戎

〔襄公四年〕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，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，以請和諸戎。
晉侯曰：「戎狄無親而貪，不如伐之。」魏絳曰：「諸侯新服，陳新來和，將觀於我。我德則睦，否則攜貳。勞師於戎，而楚伐陳，必弗能救，是棄陳也；諸華必叛。戎，禽獸也；獲戎失華，無乃不可乎？夏訓有之曰：『有窮后羿：：』」
公曰：「后羿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遷于窮石，因夏民以伐夏政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于原獸。棄武羅，伯因，熊髡，尨圍，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讒子弟也，伯明后寒棄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爲己相。浞行媚于內，而施賂于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于田；樹之詐慝，以取其國家，外內咸服。羿猶不悛，將歸自田，家衆殺而亨之，以食其子。其子不忍食諸，死于窮門。靡奔有鬲氏。浞因羿室，生澆及豷。恃其讒慝詐僞，而不德于民，使澆用師，滅斟灌及斟尋氏。處澆于過，處豷于戈。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，以滅

浞而立少康。少康滅澆于過，后杼滅豷于戊。有窮由是遂亡。失人故也。昔周辛伯之爲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闕。於虞人之箴曰：『芒芒禹跡，畫爲九州，經啓九道。民有寢廟，獸有茂草。各有攸處，德用不擾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獸。亡其國恤，而思其麀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！』虞箴如是，可不懲乎！」

於是晉侯好田，故魏絳及之。公曰：「然則莫如和戎乎？」對曰：「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，一也。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，二也。戎狄事晉，四鄰振動，諸侯威懷，三也。以德綏戎，師徒不勤，甲兵不頓，四也。鑒于后羿，而用德度，遠至邇安，五也。君其圖之！」公說；使魏絳盟諸戎。修民事，田以時。

二 晉楚爭鄭

〔襄公八年〕庚寅，鄭子國子耳侵蔡，獲蔡司馬公子燮。鄭人皆喜，唯子產

不順；曰：「小國無文德，而有武功，禍莫大焉！楚人來討，能勿從乎？從之，晉師必至。晉楚伐鄭，自今鄭國，不四五年，弗得寧矣！」子國怒之曰：「爾何知？國有大命，而有正卿，童子言焉，將爲戮矣！」

冬，楚子囊伐鄭，討其侵蔡也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，子孔子轆子展欲待晉。子駟曰：「周詩有之曰：『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』兆云詢多，職競作羅。」謀之多族，民之多違，事滋無成。民急矣，姑從楚以紓吾民。晉師至，吾又從之。敬共幣帛，以待來者，小國之道也。犧牲玉帛，待於二竟，以待彊者而庇民焉。寇不爲害，民不罷病，不亦可乎？」子展曰：「小所以事大，信也。小國無信，兵亂日至，亡無日矣。五會之信，今將背之，雖楚救我，將安用之？親我無成，鄙我是欲，不可從也。不如待晉！晉君方明，四軍無闕，八卿和睦，必不棄鄭。楚師遼遠，糧食將盡，必將速歸，何患焉？舍之聞之：杖莫如信。完守以老楚，杖信以待晉，不亦可乎？」子駟曰：「詩云：『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

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于道。」請從楚！駢也受其咎。」乃及楚平。

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：「君命敝邑，修而車賦，敝而師徒，以討亂略。蔡人不從，敝邑之人，不敢寧處，悉索敝賦，以討于蔡；獲司馬燮，獻子邢丘。今楚來討曰：『女何敢稱兵于蔡？』焚我郊保，馮陵我城郭。敝邑之衆，夫婦男女，不皇啓處，以相救也。翦焉傾覆，無所控告。民死亡者，非其父兄，卽其子弟。夫人愁痛，不知所庇！民知窮困，而受盟于楚。孤也與其二三臣，不能禁止。不敢不告。」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：「君有楚命，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，而卽安于楚。君之所欲也；誰敢違君？君寡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！唯君圖之！」

〔九年〕冬，十月，諸侯伐鄭。庚午，季武子齊崔杼，宋皇鄭，從荀罃，士匄，門于鄆門。衛北宮括，曹人，邾人，從荀偃，韓起，門于師之梁。滕人，薛人，從欒黶，士魴，門于北門。杞人，郕人，從趙武，魏絳，斬行栗。甲戌，師于

祀，令於諸侯曰：「修器備，盛餼糧，歸老幼！」居疾于虎牢，肆菁，圍鄭。鄭人恐，乃行成。中行獻子曰：「遂圍之，以待楚人之救也，而與之戰。不然，無成。」知武子曰：「許之盟而還師，以敝楚人，吾三分四軍，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。於我未病，楚不能矣。猶愈於戰！暴骨以逞，不可以爭。大勞未艾，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，先王之制也。」諸侯皆不欲戰，乃許鄭成。

十一月，己亥，同盟于戲，鄭服也。將盟，鄭六卿公子騑，公子發，公子嘉，公孫輒，公孫董，公孫舍之，及其大夫門子，皆從鄭伯。晉士莊子爲載書，曰：「自今日既盟之後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，而或有異志者，有如此盟！」公子騑趨進曰：「天禍鄭國，使介居二大國之間，大國不加德音，而亂以要之，使其鬼神，不獲歆其禋祀，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！夫婦辛苦墊隘，無所底告！自今日既盟之後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底民者是從，而政有異志者，亦如之！」荀偃曰：「改載書！」公孫舍之曰：「昭大神，要言焉，若可改也，大國亦可叛也！」知武子謂獻子曰：「我實不德，而要人以盟，豈禮也哉！非禮，何以主盟？」

姑盟而退，修德息師而來，終必獲鄭。何必今日？我之不德，民將弃我，豈唯鄭？君能休和，遠人將至，何恃於鄭？」乃盟而還。

晉侯歸，謀所以息民。魏絳請施舍；輸積聚以貸，自公以下，苟有積者，盡出之。國無滯積，亦無困人，公無禁利，亦無貪民。祈以幣更，賓以特牲。器用不作，車服從給。行之期年，國乃有節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。

四 晉伐偃陽

〔襄公十年〕夏，四月，戊午，會于榘。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，而封宋向戌焉。荀罃曰：「城小而固，勝之不武，弗勝爲笑。」固請。丙寅，圍之，弗克。孟氏之臣秦堇父，輦重如役。偃陽人啓門，諸侯之士門焉，縣門發，聊人絀抉之以出門者。狄虺彌建大車之輪，而蒙之以甲，以爲櫓，左執之，右拔戟以成一隊。孟獻子曰：「詩所詩『有力如虎』者也！」主人縣布，堇父登之，及堞而絕之，隊；則又縣之；蘇而復上者，三。主人辭焉；乃退，帶其斷以徇於軍，三日。

諸侯之師，久於偃陽，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：「水潦將降，懼不能歸，請班師！」知伯怒，投之以機，出於其閒，曰：「女成二事，而後告余。余恐亂命，以不女違。女既勤君而興諸侯，牽帥老夫，以至於此。既無武守，而又欲易余罪，曰：『是實班師，不然克矣。』余羸老也，可重任乎！七日，不克，必爾乎取之！」五月，庚寅，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，親受矢石。甲午，滅之。——書曰『滅偃陽』言自會也。——以與向戌。向戌辭曰：「君若猶辱鎮撫宋國，而以偃陽光啓寡君，羣臣安矣；其何貺如之！若專賜臣，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；其何罪大焉！敢以死請！」乃予宋公。

宋公享晉侯於楚丘，請以桑林。荀罃辭。荀偃士匄曰：「諸侯宋魯於是觀禮，魯有禘樂，賓祭用之。宋以桑林享君，不亦可乎？」舞師題以旌夏。晉侯懼，而退入于房，去旌卒享而還。及著雍，疾，卜桑林見。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。荀罃不可，曰：「我辭禮矣，彼則以之，猶有鬼神，於彼加之。」晉侯有閒。以偃陽子歸，獻于武宮，謂之夷俘。偃陽，芸姓也，使周內史選其族嗣，納諸霍人，

禮也。師歸，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；生秦丕茲，事仲尼。

五 晉悼公鄭服

〔襄公十一年〕鄭人患晉楚之故，諸大夫曰：「不從晉，國幾亡。楚弱於晉，晉不吾疾也。晉疾楚，將辟之，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。楚弗敢敵，而後可固與也。」子展曰：「與宋爲惡，諸侯必至，吾從之盟；楚師至，吾又從之。則晉怒甚矣。晉能驟來，楚將不能，吾乃固與晉。」大夫說之。使疆場之司惡於宋。宋向戍侵鄭，大獲。子展曰：「師而伐宋可矣。若我伐宋，諸侯之伐我必疾，吾乃聽命焉。且告於楚，楚師至，吾又與之盟；而重賂晉師。乃免矣。」夏，鄭子展侵宋。

四月，諸侯伐鄭。己亥，齊大子光，宋向戍，先至于鄭，門于東門。其莫，晉荀罃至于西郊。東侵舊許。衛孫林父侵其北鄙。六月，諸侯會于北林，師于向。右還，次于瑣。圍鄭，觀兵于南門。西濟于濟隧。鄭人懼，乃行戍。秋，七月

，同盟于亳。范宣子曰：「不慎，必失諸侯。諸侯道敝而無成，能無貳乎！」乃盟，載書曰：「凡我同盟，母蘊年，母壅利，母保姦，母留慝！救荒患，恤禍亂，同好惡，獎王室！或聞茲命，司慎司盟，名山名川，羣神羣祀，先王先公，七姓十二國之祖，明神殛之！俾失其民，隊命亡氏，踣其國家！」

楚子囊乞旅于秦；秦右大夫詹，帥師從楚子，將以伐鄭。鄭伯逆之。丙子，伐宋。

九月，諸侯悉師以復伐鄭。鄭人使良霄，大宰石奐，如楚，告將服于晉，曰：「孤以社稷之故，不能懷君。君若能以玉帛綏晉，不然，則武震以攝威之，孤之願也！」楚人執之。——書曰：「行人」，言使人也。

諸侯之師，觀兵于鄭東門。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。甲戌，晉趙武入，盟鄭伯。冬，十月，丁亥，鄭子展出，盟晉侯。十二月，戊寅，會于蕭魚。庚辰，赦鄭囚，皆禮而歸之。納斥候，禁侵掠。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。公使臧孫紇對曰：「

凡我同盟，小國其罪，大國致討，苟有以藉手，鮮不赦宥。寡君聞命矣。」

鄭人賂晉侯以師攄，師觸，師蠲；廣車純車濇十五乘，甲兵備，凡兵車百乘；歌鐘二肆，及其罍磬；女樂二八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，曰：「子教寡人和諸戎狄，以正諸華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諸侯，如樂之和，無所不諧。請與子樂之！」辭曰：「夫和戎狄，國之福也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諸侯，諸侯無慝，君之靈也，二三子之勞也，臣何力之有焉！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！」詩曰：『樂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福祿攸同。便蕃左右，亦是帥從。』夫樂以安德，義以處之，禮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仁以厲之；而後可以殿邦國，同福祿，來遠人；所謂樂也。書曰：『居安思危，』思則有備，有備無患。敢以此規！」公曰：「子之教，敢不承命！抑微子，寡人無以待戎；不能濟河。夫賞，國之典也，藏在盟府，不可廢也。子其受之！」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，禮也。

左傳纂讀

悼公鄭服

一一四

第十二 吳通上國

一 巫臣奔晉

〔成公二年〕楚之討陳夏氏也，莊王欲納夏姬。申公巫臣曰：「不可。君召諸侯，以討罪也；今納夏姬，貪其色也；貪色爲淫，淫爲大罰。周書曰：『明德慎罰，』文王所以造周也。明德，務崇之之謂也；慎罰，務去之之謂也。若興諸侯，以取大罰，非慎之也。君其圖之！」王乃止。

子反欲取之。巫臣曰：「是不祥人也！是天子蠻，殺御叔，弑靈侯，戮夏南，出孔儀，喪陳國！何不祥如是！人生實難，其有不獲死乎？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？」子反乃止。

王以予連尹襄老。襄老死于郟，不獲其尸。其子黑要烝焉。巫臣使道焉，曰：「歸，吾聘女。」又使自歸召之，曰：「尸可得也，必來逆之！」姬以告王。

王問諸屈巫；對曰：「其信。知罃之父，成公之嬖也，而中行伯之季弟也，新佐中軍，而善鄭皇戍，甚愛此子。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，以求之。鄭人懼於郟之役，而欲求媚於晉，其必許之。」

王遣夏姬歸，將行，謂送者曰：「不得尸，吾不反矣！」巫臣聘諸鄭，鄭伯許之。及共王卽位，將及陽橋之役，使屈巫聘于齊，且告師期。巫臣盡室以行。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，遇之，曰：「異哉！夫子有三軍之懼，而又有桑中之喜，宜將竊妻以逃者也！」及鄭，使介反幣，而以夏姬行。將奔齊，齊師新敗，曰：「吾不處不勝之國。」遂奔晉，而因郤至，以臣於晉。晉人使爲邢大夫。

子反請以重幣錮之。王曰：「止。其自爲謀也，則過矣；其爲吾先君謀也，則忠。忠，社稷之固也，所蓋多矣！且彼若能利國家，雖重幣，晉將可乎？若無益于晉，晉將弃之，何勞錮焉？」

二 巫臣通吳

〔成公七年〕楚圍宋之役，師還，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。王許之。申公巫臣曰：「不可。此申呂所以邑也，是以爲賦，以御北方。若取之，是無申呂也。晉鄭必至于漢。」王乃止。子重是以怨巫臣。子反欲取夏姬，巫臣止之；遂取以行；子反亦怨之。及共王卽位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，子闔，子蕩，及清尹弗忌，及襄老之子黑要；而分其室：子重取子闔之室，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，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。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：「而以讒慝貪恡事君，而多殺不辜，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！」

巫臣請使於吳，晉侯許之。吳子壽夢說之，乃通吳于晉。以兩之一卒適吳，舍偏兩之一焉，與其射御。教吳乘車，教之戰陳，教之叛楚。寘其子狐庸焉，使爲行人於吳。吳始伐楚，伐巢，伐徐，子重奔命。馬陵之會，吳入州來，子重自鄭奔命。子重，子反，於是乎一歲七奔命。蠻夷屬於楚者，吳盡取之。是以始大，通吳於上國。

三 吳楚簡之師

〔襄公〕三年，春，楚子重伐吳，爲簡之師，克鳩茲，至于衡山。使鄧廖帥組甲三百，被練三千，以侵吳。吳人要而擊之。獲鄧廖。其能免者，組甲八十，被練三百而已。子重歸，旣飲至，三日，吳人伐楚，取駕。駕，良邑也；鄧廖，亦楚之良也。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，所獲不如所亡。楚人以是咎子重，子重病之，遂遇心疾而卒。

四 季札聘于諸侯

〔襄公十四年〕吳子諸樊旣除喪，將立季札。季札辭曰：「曹宣公之卒也，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，將立子臧；子臧去之，遂弗爲也，以成曹君。君子曰：能守節。君，義嗣也，誰敢奸君？有國，非吾節也。札雖不才，願附于子臧，以無失節。」固立之，棄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

〔二十九年〕吳公子札來聘，見叔孫穆子，說之。謂穆子曰：「子其不得死乎！好善而不能擇人。吾聞君子務在擇人。吾子爲魯宗卿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舉，何以堪之！禍必及子！」

請觀于周樂，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，曰：「美哉！始基之矣；猶未也；然勤而不怨矣。」爲之歌邶鄘衛，曰：「美哉！淵乎！憂而不困者也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；是其衛風乎？」爲之歌王，曰：「美哉！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？」爲之歌鄭，曰：「美哉！其細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」爲之歌齊，曰：「美哉！泱泱乎！大風也哉！表東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國未可量也！」爲之歌豳，曰：「美哉！蕩乎！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？」爲之歌秦，曰：「此之謂夏聲。夫能夏則大；大之至也，其周之舊乎？」爲之歌魏，曰：「美哉！泝泝乎！大而婉，險而易行。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」爲之歌唐，曰：「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！非令德之後，誰能若是！」爲之歌陳，曰：

「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！」自鄒以下無譏焉。

爲之歌小雅，曰：「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猶有先王之遺民焉。」爲之歌大雅，曰：「廣哉！熙熙乎！曲而有直體，其文王之德乎！」爲之歌頌，曰：「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邇而不偪，遠而不攜，遷而不淫，復而不厭，哀而不愁，樂而不荒，用而不匱，廣而不宣，施而不費，取而不貪，處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聲和，八風平，節有度，守有序；盛德之所同也！」

見舞象箭南籥者，曰：「美哉！猶有憾！」見舞大武者，曰：「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！」見舞韶濩者，曰：「聖人之弘也，而猶有憾德，聖人之難也！」見舞大夏者，曰：「美哉！勤而不德，非禹其誰能修之！」見舞韶箭者，曰：「德至矣哉！大矣！如天之無不疇也，如地之無不載也。雖甚盛德，其蔑以加於此矣！觀止矣！若有他樂，吾不敢請已！」

其出聘也，通嗣君也，故遂聘于齊。說晏平仲，謂之曰：「子速納邑與政！」

無邑無政，乃免于難。齊國之政，將有所歸；未獲所歸，難未歇也。」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，是以免于欒高之難。

聘于鄭，見子產，如舊相識，與之縞帶。子產獻紵衣焉。謂子產曰：「鄭之執政侈，難將至矣，政必及子。子爲政，慎之以禮；不然，鄭國將敗。」

適衛，說蘧瑗，史狗，史緇，公子荆，公叔發，公子朝；曰：「衛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」自衛如晉，將宿於戚，聞鐘聲焉，曰：「異哉！吾聞之也！辯而不德，必加于戮。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，懼猶不足，而又何樂？夫子之在此也，猶燕之巢于幕上。君又不殯，而可以樂乎？遂去之。」文子聞之，終身不聽琴瑟。

適晉，說趙文子，韓宣子，魏獻子；曰：「晉國其萃于三族乎？」說叔向；將行，謂叔向曰：「吾子勉之！君侈而多良，大夫皆富，政將在家。吾子好直，必思自免于難！」

〔三十一年〕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，通路也。趙文子問焉，曰：「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？巢隕諸樊，闔戕戴吳，天似啓之。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不立。是二王之命也，非啓季子也。若天所啓，其在今嗣君乎？甚德而度；德不失民，度不失事；民親而事有序，其天所啓也。有吳國者，必此君之子孫，實終之。季子守節者也，雖有國不立。」

第十三 晉楚弭兵

一 宋之盟

盟 前

〔襄公二十七年〕宋向戌善於趙文子，又善於令尹子木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，如晉，告趙孟。趙孟謀於諸大夫。韓宣子曰：「兵，民之殘也，財用之蠹，小國之大菑也。將或弭之，雖曰不可，必將許之；弗許，楚將許之，以召諸侯，則我失爲盟主矣。」晉人許之。如楚，楚亦許之。如齊，齊人難之。陳文子曰：「晉楚許之，我焉得已。且人曰弭兵，而我弗許，則固攜吾民矣，將焉用之？」齊人許之。告於秦，秦亦許之。皆告於小國，爲會于宋。

五月，甲辰，晉趙武至于宋。丙午，鄭良霄至。六月，丁未，朔，宋人享趙文子，叔向爲介。司馬置折俎，禮也。仲尼使舉是禮也，以爲多文辭。戊申，叔

孫豹，齊慶封，陳須無，衛石惡，至。甲寅，晉荀盈從趙武至。丙辰，邾悼公至。壬戌，楚公子黑肱先至，成言於晉。丁卯，宋向戌如陳，從子木，成言於楚。戊辰，滕成公至。子木謂向戌：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。庚午，回戌復於趙孟。趙孟曰：「晉，楚，齊，秦，匹也。晉之不能于齊，猶楚之不能於秦也。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，寡君敢不固請於齊。」壬申，左師復言於子木。子木使駟謁諸王；王曰：「釋齊秦，他國請相見也。」秋，七月，戊寅，左師至。是夜也，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。庚辰，子木至自陳。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。曹許之大夫皆至。

以藩爲軍，晉楚各處其偏。伯夙謂趙孟曰：「楚氛甚惡，懼難。」趙孟曰：「吾左還入于宋，若我何？」辛巳，將盟于宋西門之外，楚人衷甲。伯州犁曰：「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，無乃不可乎！夫諸侯望信于楚，是以來服。若不信，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。」固請釋甲。子木曰：「晉楚無信久矣，事利而已，苟得志焉，焉用有信？」大宰退，告人曰：「令尹將死矣，不及三年！求逞志而弃信，

志將逞乎！志以發言，言以出信，信以立志，參以定之；信亡，何以及三？」趙孟患楚衷甲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：「何害也。匹夫一爲不信，猶不可，單斃其死。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，必不捷矣。食言者不病，非子之患也。夫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濟之，必莫之與也。安能害我！且吾因宋以守病，則夫能致死，雖倍楚可也。子何懼焉？又不及是。曰弭兵以召諸侯，而稱兵以害我，吾庸多矣。非所患也。」

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：「視邾滕！」旣而齊人請邾，宋人請滕，皆不與盟。叔孫曰：「邾，滕，人之私也。我，列國也，何故視之？宋，衛，吾匹也。」乃盟。——故不書其族，言違命也。

盟 事

晉楚爭先，晉人曰：「晉固爲諸侯盟主，未有先晉者也。」楚人曰：「子言晉楚匹也。若晉常先，是楚弱也。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，豈專在晉？」叔

向謂趙孟曰：「諸侯歸晉之德只，非歸其尸盟也。子務德，無爭先！且諸侯盟，小國固必有尸盟者。楚爲晉細，不亦可乎？」乃先楚人。——書先晉，晉有信也。

壬午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，趙孟爲客；子木與之言，弗能對；使叔向待言焉，子木亦不能對也。乙酉，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。子木問于趙孟曰：「范武子之德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夫子之家事，治。言于晉國，無隱情。其祝史陳信于鬼神，無慚辭。」子木歸以說王。王曰：「尙矣哉！能歆神人，宜其光輔五君，以爲盟主也！」子木又語王曰：「宜晉之伯也！有叔向以佐其卿，楚無以當之，不可與爭。」

盟 後

晉荀盈遂如楚涖盟。

鄭伯享趙孟于垂隴，子展，伯有，子西，子產，子大叔，二子石，從。趙孟

曰：「七子從君，以寵武也，請皆賦以卒君貺！武亦以觀七子之志。」子展賦章
蟲。趙孟曰：「善哉！民之主也。抑武也，不足以當之。」伯有賦鶉之賁賁。趙
孟曰：「牀第之言，不踰闕，況在野乎？非使人之所得聞也。」子西賦黍苗之四
章。趙孟曰：「寡君在，武何能焉！」子產賦隰桑。趙孟曰：「武請受其卒章！
」子大叔賦野有蔓草。趙孟曰：「吾子之惠也。」印段賦蟋蟀。趙孟曰：「善哉
！保家之主也，吾有望矣。」公孫段賦桑扈。趙孟曰：「匪交匪敖，福將焉往
？」若保是言也，欲辭福祿，得乎！」卒享，文子告叔向曰：「伯有將爲戮矣！
詩以言志，志誣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爲賓榮，其能久乎！幸而後亡。」叔向曰：
「然，已侈，所謂不及五稔者，夫子之謂矣。」文子曰：「其餘皆數世之主也。
子展其後亡者也，在上不忘降。印氏其次也，樂而不荒；樂以安民，不淫以使之
，後亡不亦可乎！」

宋左師請賞，曰：「請免死之邑！」公與之邑六十；以示子罕；子罕曰：「
凡諸侯小國，晉楚所以兵威之，畏而後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，以事

大國，所以存也。無威則驕，驕則亂生，亂生必滅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，民並用之，廢一不可；誰能去兵！兵之設久矣，所以威不軌，而昭文德也。聖人以興，亂人以廢。廢興，存亡，昏明之術，皆兵之由也。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誣乎！以誣道蔽諸侯，罪莫大焉！縱無大討，而又求賞，無厭之甚也！」削而投之。左師辭邑。向氏欲攻司城，左師曰：「我將亡，夫子存我，德莫大焉，又可攻乎？」君子曰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，」樂喜之謂乎！「何以恤我，我其收之，」向戌之謂乎！

一一 虢之盟

盟 前

〔昭公〕元年，春，楚公子圍聘于鄭，且娶於公孫段氏，伍舉爲介。將入館，鄭人惡之。使行人子羽與之言，乃館於外。既聘，將以衆逆，子產患之，使子

羽辭曰：「以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從者，請墀聽命！」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：「君辱貺寡大夫圍，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，圍布几筵，告於莊共之廟而來；若野賜之，是委君貺於草莽也，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！不寧唯是。又使圍蒙其先君，將不得爲寡君老，其蔑以復矣。唯大夫圖之！」子羽曰：「小國無罪，恃實其罪。將恃大國之安靖已，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，小國失恃，而懲諸侯，使莫不憾者，距違君命，而有所壅塞，不行是懼。不然，敝邑館人之屬也，其敢愛豐氏之祧！」伍舉知其有備也，請垂囊而入；許之。

盟 事

正月，乙未，入逆而出。遂會于虢，尋宋之盟也。祁午謂趙文子曰：「宋之盟，楚人得志于晉。今令尹之不信，諸侯之所聞也，子弗戒，懼又如宋。子木之信，稱於諸侯，猶詐晉而駕焉；況不信之尤者乎？楚重得志于晉，晉之恥也。子相晉國，以爲盟主，於今七年矣。再合諸侯，三合大夫。服齊狄，寧東夏，平秦

亂，城瀆于。師徒不頓，國家不罷，民無謗讟，諸侯無怨，天無大災；子之力也！有令名矣，而終之以恥，乍也是懼！吾子其不可以不戒！」文子曰：「武受賜矣！然宋之盟，子木有禍人之心，武有仁人之心，是楚所以駕於晉也。今武猶是心也，楚又行僭，非所害也。武將信以爲本，循而行之，譬如農夫，是穠是藂，雖有饑饉，必有豐年。且吾聞之：能信，不爲人下，吾未能也。詩曰：『不僭不賊，鮮不爲則，』信也。能爲人則者，不爲人下矣。吾不能是難。楚不爲患。」

楚令尹圍，請用牲，讀舊書，加于牲上而已。晉人許之。三月，甲辰，盟。

盟 後

楚公子圍，設服離衛，叔孫穆子曰：「楚公子美矣，君哉！」鄭子皮曰：「二執戈者前矣。」蔡子家曰：「蒲宮有前，不亦可乎！」楚伯州犂曰：「此行也，辭而假之寡君。」鄭行人揮曰：「假不反矣。」伯州犂曰：「子姑憂子皙之欲

背誕也。」子羽曰：「當璧猶在，假而不反，子其無憂乎！」齊國子曰：「吾代三子愍矣。」陳公子招曰：「不憂何成，二子樂矣。」衛齊子曰：「苟或知之，雖憂何害。」宋合左師曰：「大國令，小國共，吾知共而已。」晉樂王鮒曰：「小旻之卒章善矣，吾從之。」

退會，子羽謂子皮曰：「叔孫絞而婉，宋左師簡而禮，樂王鮒字而敬，子與子家持之。皆保世之主也。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！國子代人憂，子招樂憂，齊子雖憂弗害。夫弗及而憂，與可憂而樂，與憂而弗害，皆取憂之道也；憂必及之。大誓曰：『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』三大夫兆憂，憂能無至乎！言以知物，其是之謂矣。」

左傳纂讀 競之盟

第十四 楚靈之侈

一 楚靈王申之會

前 事

〔昭公〕四年，春，王正月，許男如楚，楚子止之；遂止鄭伯，復田江南；許男與焉。使椒舉如晉求諸侯，二君待之。椒舉致命曰：「寡君使舉曰：『日君有惠，賜盟于宋曰：晉楚之從，交相見也。以歲之不易，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。』使舉請閒。君若苟無四方之虞，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。」

晉侯欲勿許。司馬侯曰：「不可。楚王方侈，天或者欲逞其心，以厚其毒，而降之罰。未可知也；其使能終，亦未可知也。晉楚唯天所相，不可與爭。君其許之！而修德以待其歸；若歸於德，吾猶將事之，況諸侯乎？若適淫虐，楚將棄之，吾又誰與爭！」

公曰：「晉有三不殆，其何敵之有！國險；而多馬；齊楚多難。有是三者，何鄉而不濟！」對曰：「恃險與馬，而虞鄰國之難，是三殆也。四嶽，三塗，陽城，大室，荆山，中南，九州之險也，是不一姓。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，無與國焉。恃險與馬，不可以爲固也，從古以爲。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，不聞其務險與馬也。鄰國之難，不可虞也，或多難以固其國，啓其疆土；或無難以喪其國，失其守宇。若何虞難？齊有仲孫之難，而獲桓公，至今賴之。晉有里克之難，而獲文公，是以爲盟主。衛邢無難，敵亦喪之。故人之難不可虞也。恃此三者，而不修政德，亡於不暇，又何能濟？君其許之！紂作淫虐，文王惠和；殷是以隕，周是以興。夫豈爭諸侯！」乃許楚使。使叔向對曰：「寡君有社稷之事，是以不獲春秋時見。諸侯君實有之，何辱命焉！」椒舉遂請昏，晉侯許之。

楚子問於子產曰：「晉其許我諸侯乎？」對曰：「許君。晉君少安，不在諸侯；其大夫多求，莫匡其君。在宋之盟，又曰如一，若不許君，將焉用之？」王曰：「諸侯其來乎？」對曰：「必來。從宋之盟，承君之歡，不畏大國，何故不

來？不來者，其魯衛曹邾乎？曹畏宋，邾畏魯；魯衛偏於齊，而親於晉，唯是不來。其餘君之所及也，誰敢不至？」王曰：「然則吾所求者，無不可乎？」對曰：「求逞於人不可，與人同欲盡濟。」

事 際

夏，諸侯如楚，魯衛曹邾不會，曹邾辭以難，公辭以時祭，衛侯辭以疾。鄭伯先待于申。六月，丙午，楚子合諸侯于申。

椒舉言於楚子曰：「臣聞諸侯無歸，禮以爲歸。今君始得諸侯，其慎禮矣！霸之濟否，在此會也。夏啓有鈞臺之享，商湯有景毫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陽之蒐，康有鄴宮之朝，穆有塗山之會，齊桓有召陵之師，晉文有踐土之盟。君其何用？宋向戌，鄭公孫僑在，諸侯之良也，君其選焉！」王曰：「吾用齊桓。」

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。左師曰：「小國習之，大國用之，敢不薦聞！獻公

合諸侯之禮六。」子產曰：「小國共職，敢不薦守！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。」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，子產善相小國。

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，卒事不規。王問其故，對曰：「禮吾未見者有六焉，又何以規？」宋太子佐後至；王田於武城，久而弗見，椒舉請辭焉。王使往曰：「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，寡君將墮幣焉，敢謝後見！」

徐子，吳出也，以爲貳焉，故孰諸申。

楚子示諸侯侈。椒舉曰：「夫六王二公之事，皆所以示諸侯禮也。諸侯所由用命也。夏桀爲仍之會，有緡叛之。商紂爲黎之蒐，東夷叛之。周幽爲大室之盟，戎狄叛之。皆所以示諸侯汰也；諸侯所由棄命也。今君以汰，無乃不濟乎？」王弗聽。子產見左師曰：「吾不患楚矣。汰而愼諫，不過十年。」左師曰：「然。不十年侈，其過不遠，遠患而後棄；善亦如之，德遠而後興。」

秋，七月，楚子以諸侯伐吳。宋大子鄭伯先歸；宋華費遂鄭大夫從。使屈申圍朱方。八月，甲申，克之。執齊慶封，而盡滅其族。將戮慶封，椒舉曰：「臣聞無瑕者，可以戮人。慶封唯逆命，是以在此，其肯從於戮乎？播於諸侯，焉用之？」王弗聽。負之斧鉞，以徇於諸侯，使言曰：「無或如齊慶封，弑其君，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！」慶封曰：「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，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，以盟諸侯！」王使速殺之。

遂以諸侯滅賴。賴子面銜縛璧，士袒，輿糶從之，造於中軍。王問諸椒舉，對曰：「成王克許，許僖公如是，王親釋其縛，受其璧，焚其糶。」王從之，遷賴於鄢。

楚子欲遷許於賴，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，而還。申無宇曰：「楚禍之首，將在此矣。召諸侯而來，伐國而克，城竟莫校，王心不違，民其居乎？民之不堪，其誰堪之！不堪王命，乃禍亂也！」

一一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

〔昭公五年〕晉韓宣子如楚送女，叔向爲介。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。大叔謂叔向曰：「楚王汰侈已甚，子其戒之！」叔向曰：「汰侈已甚，身之災也，焉能及人！若奉吾幣帛，慎吾威儀，守之以信，行之以禮，敬始而思終，終無不復；從而失儀，敬而不失威；道之以訓辭，奉之以舊法，考之以先王，度之以二國，雖汰侈，若我何？」

及楚，楚子朝其大夫曰：「晉，吾仇敵也，苟得志焉，無恤其他。今其來者，上卿上大夫也，若吾以韓起爲閹，以羊舌肸爲司宮，足以辱晉，吾亦得志矣。可乎？」

大夫莫對。蘧啓疆曰：「可，苟有其備，何故不可？恥匹夫不可以無備，況恥國乎？是以聖王務行禮，不求恥人，朝聘有珪，享頰有璋，小有述職，大有巡功；設几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飲，宴有好貨，飧有陪鼎，入有郊勞，出有贈賄；禮

之至也。國家之敗，失之道也，則禍亂興。城濮之役，晉無楚備，以敗於鄆。鄆之役，楚無晉備，以敗於鄆。自鄆以來，晉不失備，而加之以禮，重之以睦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。既獲姻親，又欲恥之，以召寇讐，備之若何？誰其重此！若有其人，恥之可也；若其未有，君亦圖之！晉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諸侯而麋至，求昏而薦女，君親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。猶欲恥之，君其亦有備矣；不然，奈何？韓起之下，趙成，中行吳，魏舒，范鞅，知盈；羊舌肸之下，祁午，張攬，藉談，女齊，梁丙，張骼，輔躒，苗賁皇，皆諸侯之選也。韓襄爲公族大夫，韓須受命而使矣。箕襄，邢帶，叔禽，叔椒，子羽，皆大家也。韓賦七邑，皆成縣也。羊舌四族，皆彊家也。晉人若喪韓起楊肸，五卿八大夫，輔韓須楊石，因其十家九縣，長轂七百，其餘四十縣，遣守四千，奮其武怒，以報其大恥，伯華謀之，中行伯，魏舒帥之，其蔑不濟矣！君將以親易怨，實無禮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備，使羣臣往遺之禽，以逞君心，何不可之有！」

王曰：「不穀之過也，大夫無辱。」厚爲韓子禮。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，

而不能，亦厚其禮。韓起反，鄭伯勞諸圍，辭不敢見，禮也。

二 楚靈王伐吳

〔昭公五年〕冬，十月，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，以報棘櫟麻之役。蘧射以繁揚之師，會于夏汭。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。聞吳師出，蘧啓疆帥師從之，遽不設備，吳人敗諸鵠岸。楚子以駟至于羅汭，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，楚人執之，將以釁鼓，王使問焉，曰：「女卜來吉乎？」對曰：「吉。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，卜之以守龜，曰：『余亟使人犒師，請行，以觀王怒之疾徐，而爲之備，尙克知之。』龜兆告吉，曰：『克可知也。』君若驩焉，好逆使臣，滋敝邑休怠，而忘其死，亡無日矣。今君奮焉，震電馮怒，虐執使臣，將以釁鼓，則吳知所備矣。敝邑雖羸，若早修完，其可以息師。難易有備，可謂吉矣。且吳社稷是卜，豈爲一人？使臣獲釁軍鼓。而敝邑知備，以禦不虞，其爲吉孰大焉！國之守龜，其何事不卜。一臧一否，其誰能常之。城濮之兆，其報在郟。今此行也，

其庸有報志。」乃弗殺。

楚師濟於羅汭，沈尹赤會楚子，次於萊山，遠射帥繁揚之師，先入南懷，楚師從之，及汝清。吳不可入，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。是行也，吳早設備，楚無功而還。以蹶由歸。楚子懼吳，使沈尹射待命于巢，遠啓疆待命于雩婁；禮也。

四 楚靈王爲章華宮

〔昭公七年〕楚子之爲令尹也，爲王旌以田，芋尹無宇斷之，曰：「一國兩君，其誰堪之！」及卽位，爲章華之宮，納亡人以實之。無宇之闖入焉，無宇執之，有司弗與，曰：「執人於王宮，其罪大矣！」執而謁諸王，王將飲酒，無宇辭曰：「天子經略，諸侯正封，古之制也。封略之內，何非君土？食土之毛，誰非君臣？故詩曰：『普天之下，非莫王土，率土之濱，非莫王臣。』」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，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輿，輿臣隸，隸臣僚，僚臣僕，僕臣臺。馬有圉，牛有牧，以待百事。

今有司曰：『女胡執人於王宮？』將焉執之？周文王之法曰：『有亡荒闕，』所以得天下也。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：『盜所隱器，與盜同罪，』所以封汝也。若從有司，是無所執逃臣也。逃而舍之，是無陪臺也。王事無乃闕乎？昔武王數紂之罪，以告諸侯曰：『紂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數！』故夫致死焉。君王始求諸侯，而則紂，無乃不可乎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，盜有所在矣。」王曰：「取而臣以往！盜有寵，未可得也。」遂赦之。

楚子成章華之臺，願與諸侯落之。大宰遠啓疆曰：「臣能得魯侯。」遠啓疆來召公，辭曰：「昔先君成公，命我先大夫嬰齊曰：『吾不忘先君之好，將使衡父照臨楚國，鎮撫其社稷，以輯寧爾民。』嬰齊受命于蜀，奉承以來，弗敢失隕，而致諸宗祧曰：我先君共王，引領北望，日月以冀，傳序相授，於今四王矣。嘉惠未至，唯襄公之辱臨我喪，孤與其二三臣，悼心失圖，社稷之不皇，況能懷思君德！今君若步玉趾，辱見寡君，寵靈楚國，以信蜀之役，致君之嘉惠，是寡

君既受貺矣！何蜀之敢望？其先君鬼神，實嘉賴之，豈唯寡君！君若不來，使臣請問行期，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，以請先君之貺。」

公將往，夢襄公祖。梓慎曰：「君不果行。襄公之適楚也，夢周公祖而行。今襄公實祖，君其不行。」子服惠伯曰：「行！先君未嘗適楚，故周公祖以道之。襄公適楚矣，而祖以道君，不行何之？」三月，公如楚。鄭伯勞于師之梁。孟僖子爲介，不能相儀；及楚，不能荅郊勞。

楚子享公于新臺，使長鬣者相，好以大屈。既而悔之。遠啓疆聞之，見公，公語之，拜賀。公曰：「何賀？」對曰：「齊與晉越欲此久矣，寡君無適與也，而傳諸君，君其備禦三鄰，慎守寶矣！敢不賀乎？」公懼，乃反之。

五 楚靈王滅蔡

〔昭公十一年〕景王問於裒弘曰：「今茲諸侯，何實吉？何實凶？」對曰：「蔡凶。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。歲在豕韋，弗過此矣。楚將有之，然壅也。歲

及大梁，蔡復楚凶，天之道也。」

楚子在申召蔡靈侯，靈侯將往，蔡大夫曰：「王貪而無信，唯蔡於感。今幣重而言甘，誘我也，不如無往。」蔡侯不可。三月，丙申，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，醉而執之。夏，四月，丁巳，殺之。刑其士七十人。公子弃疾帥師圍蔡。韓宣子問于叔向曰：「楚其克乎？」對曰：「克哉。蔡侯獲罪於其君，而不能其民，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，何故不克？然胥聞之：不信以幸，不可再也。楚王孫吳以討於陳曰：『將定而國！』陳人聽命，而遂縣之。今又誘蔡而殺其君，以圍其國，雖幸而克，必受其咎，弗能久矣！桀克有緡以喪其國，紂克東夷而隕其身。楚小位下，而亟暴於二王，能無咎乎！天之假助不善，非祚之也，厚其凶惡，而降之罰也，且譬之如天，其有五材，而將用之，力盡而敝之，是以無拯，不可沒振。」

楚師在蔡，晉荀吳謂韓宣子曰：「不能救陳，又不能救蔡，物以無親，晉之不能，亦可知也！已爲盟主，而不恤亡國，將焉用之？」秋，會于厥憇，謀救蔡

也。鄭子皮將行，子產曰：「行不遠，不能救蔡也。蔡小而不順，楚大而不德，天將棄蔡以壅楚，盈而罰之，蔡必亡矣。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。三年，王其有咎乎？美往周必復，王惡周矣！」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，弗許。

冬，十一月，楚子滅蔡。用隱大子于岡山。申無宇曰：「不祥。五牲不相爲用，況用諸侯乎？王必悔之！」

楚子城陳蔡不羹，使弃疾爲蔡公。王問於申無宇曰：「弃疾在蔡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擇子莫如父，擇臣莫如君。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，使昭公不立。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，至于今賴之。臣聞五大不在邊，五細不在庭，親不在外，羈不在內。今弃疾在外，鄭丹在內，君其少戒！」王曰：「國有大城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鄭京櫟實殺曼伯；宋蕭毫實殺子游；齊渠丘實殺無知；衛蒲戚實出獻公。若由是觀之，則害於國。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，君所知也！」

六 楚靈王乾谿之難

事 前

〔昭公十二年〕楚子狩于州來，次于潁尾，使蕩侯，潘子，司馬督，囂尹午，陵尹喜，帥師圍徐，以懼吳。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。雨雪，王皮冠，秦復陶，翠被，豹舄，執鞭以出。僕析父從。右尹子革夕，王見之，去冠被，舍鞭，與之語，曰：「昔我先王熊釋，與呂伋，王孫牟，燮父，禽父，竝事康王，四國皆有分，我獨無有。今吾使人於周，求鼎以爲分，王其與我乎？」對曰：「與君王哉！昔我先王熊釋，辟在荆山，篳路藍縷，以處草莽，跋涉山川，以事天子。唯是桃弧棘矢，以共禦王事。齊，王舅也；晉及魯衛，王母弟也；楚是以無分，而彼皆有。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，將唯命是從，豈其愛鼎？」

王曰：「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舊許是宅，今鄭人貪賴其田，而不我與，我若求之，其與我乎？」對曰：「與君王哉！周不愛鼎，鄭敢愛田？」

王曰：「昔諸侯遠我而畏晉，今我大城陳蔡不羹，賦皆千乘，子與有勞焉，

諸侯其畏我乎？」對曰：「畏君王哉！是四國者，專足畏也，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？」

工尹路請曰：「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，敢請命！」王入視之。析父謂子革：「吾子楚國之望也，今與王言如響，國其若之何？」子革曰：「摩厲以須，王出，吾亦將斬矣。」

王出，復語。左史倚相趨過，王曰：「是良史也，子善視之，是能讀三墳，五典，八索，九丘。」對曰：「臣嘗問焉；昔穆王欲肆其心，用行天下，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，以止王心。王是以復沒于祗宮。臣問其詩，而不知也，若問遠焉，其焉能知之？」王曰：「子能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其詩曰：『祈招之悒悒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，而無醉飽之心。』」王揖而入，饋不食，寢不寐，數日不能自克，以及於難。

仲尼曰：「古也有志：克己，復禮，仁也。信善哉！楚靈王若能如是，豈其辱于乾谿？」

事 際

〔十三年〕楚子之爲令尹也，殺大司馬遠掩，而取其室。及卽位，奪遠居田；遷許，而質許圍。蔡洧有寵於王，王之滅蔡也，其父死焉，王使與於守，而行申之會，越大夫戮焉。王奪鬬韋龜中驛；又奪成然邑，而使爲郊尹。蔓成然故事蔡公，故遠氏之族，及遠居，許圍，蔡洧，蔓成然，皆王所不禮也，因羣喪職之族，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。圍固城，克息舟城而居之。

觀起之死也，其子從在蔡事朝吳，曰：「今不封蔡，蔡不封矣。我請試之。」以蔡公之命，召子干、子皙，及郊，而告之情，強與之盟。入襲蔡，蔡公將食，見之而逃。觀從使子干食；坎用牲加書速行。已徇於蔡曰：「蔡公召二子，將納之，與之盟而遣之矣，將師而從之。」蔡人聚，將執之，辭曰：「失賊成軍，而殺余何益？」乃釋之。朝吳曰：「二子若能死亡，則如違之，以待所濟。若求安定，則如與之，以濟所欲。且違上何適而可？」衆曰：「與之。」乃奉蔡公，

召二子而盟于鄧，依陳蔡人以國。楚公子比，公子黑肱，公子棄疾，蔓成然，蔡朝吳，帥陳吳不羹許葉之師，因四族之徒，以入楚。

及郊，陳蔡欲爲名，故請爲武軍。蔡公知之，曰：「欲速，且役病矣。請藩而已。」乃藩爲軍。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，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。公子比爲王，公子黑肱爲令尹，次于魚陂；公子弃疾爲司馬，先除王宮，使觀從從，師于乾谿，而遂告之，且曰：「先歸復所！後者剿！」師及訾梁而潰。

王聞羣公子之死也，自投于車下，曰：「人之愛其子也，亦如余乎？」侍者曰：「甚焉！小人老而無子，知擠于溝壑矣。」王曰：「余殺人子多矣，能無及此乎！」右尹子革曰：「請待于郊，以聽國人。」王曰：「衆怒不可犯也。」曰：「若入於大都，而乞師於諸侯。」王曰：「皆叛矣。」曰：「若亡於諸侯，以聽大國之圖君也。」王曰：「大福不再，祇取辱焉。」然丹乃歸于楚。王恣夏將欲入鄢。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：「吾父再奸王命，王弗誅，惠孰大焉。君不可忍，惠不可棄。吾其從王！」乃求王，遇諸棘闈，以歸。夏，五月，癸亥，王縊于

芋尹申亥氏。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。

事後

觀從謂子干曰：「不殺棄疾，雖得國，猶受禍也。」子干曰：「余不忍也。」子玉曰：「人將忍子。吾不忍俟也。」乃行。國每夜駭曰：「王入矣！」乙卯，夜，棄疾使周走而呼曰：「王至矣！」國人大驚。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：「王至矣！國人殺君！司馬將來矣！君若早自圖也，可以無辱。衆怒如水火焉，不可爲謀。」又有呼而走至者，曰：「衆至矣！」二子皆自殺。

丙辰，棄疾卽位，名曰熊居。葬子干于訾，實訾敖。殺囚，衣之王服，而流諸漢，乃取而葬之，以靖國人。使子旗爲令尹。楚師還自徐，吳人敗諸豫章，獲其五帥。平王封陳蔡，復遷邑，致羣賂，施舍寬民，宥罪舉職。召觀從，王曰：「唯爾所欲。」對曰：「臣之先佐開卜。」乃使爲卜尹。使枝如子躬聘于鄭，且致犂櫟之田；事畢，弗致。鄭人請曰：「聞諸道路，將命寡君以犂櫟，敢請命！」

「對曰：『臣未聞命。』」既復，王問嬖，降服而對曰：「臣過失命，未之致也。」王執其手曰：「子母勤，姑歸！不穀有事，其告子。」他年，芋尹申亥以王樞告，乃改葬之。

初，靈王卜曰：「余尙得天下？」不吉，投龜詬天而呼曰：「是區區者，而不余畀，余必自取之！」民患王之無厭也，故從亂如歸。

初，共王無冢適，有寵子五人，無適立焉。乃大有事於羣望，而祈曰：「請神擇于五人者，使主社稷！」乃徧以璧見於羣望，曰：「當璧而拜者，神所立也，誰敢違之！」既，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，使五人齊，而長入拜：康王跨之，靈王肘加焉，子干子皙皆遠之，平王弱，抱而入，再拜，皆厭紐，鬬韋龜屬成然焉；且曰：「棄禮違命，楚其危哉！」

子干歸，韓宣子問于叔向曰：「子干其濟乎？」對曰：「難。」宣子曰：「

同惡相求，如市賈焉何難？」對曰：「無與同好，誰與同惡。取國有五難：有寵而無人，一也；有人而無主，二也；有主而無謀，三也；有謀而無民，四也；有民而無德，五也。子干在晉，十三年矣，晉楚之從，不聞達者，可謂無人。族盡親判，可謂無主。無釁而動，可謂無謀。爲羈終世，可謂無民。亡無愛徵，可謂無德。王虐而不忌，楚君子干，涉五難以弑舊君，誰能濟之？有楚國者，其棄疾乎？君陳蔡，城外屬焉。苛慝不作，盜賊伏隱，私欲不違，民無怨心，先神命之，國民信之。芊姓有亂，必季實立，楚之常也。獲神，一也；有民，二也；令德，三也；寵貴，四也；居當，五也。有五利以去五難，誰能害之！子干之官，則右尹也；數其貴寵，則庶子也，以神所命，則又遠之。其貴亡矣，其寵棄矣，民無懷焉，國無與焉將，何以立？」

宣子曰：「齊桓晉文，不亦是乎？」對曰：「齊桓，衛姬之子也，有寵於僖。有鮑叔牙，賓須無，隰朋，以爲輔佐；有莒衛以爲外主；有國高以爲內主。從善如流，下善齊肅。不藏賄，不從欲，施舍不倦，求善不厭，是以有國，不亦宜。」

乎！我先君文公，狐季姬之子也，有寵於獻，好學而不貳，生十七年，有士五人，有先大夫子餘，子犯以爲腹心；有魏犢，賈佗，以爲股肱；有齊，宋，秦，楚，以爲外主；有欒，郤，狐，先，以爲內主。亡十九年，守志彌篤。惠懷棄民，民從而與之。獻無異親，民無異望，天方相晉，將何以代文？此二君者，異於子干，共有寵子，國有奧主，無施於民，無援於外，去晉而不送，歸楚而不逆，何以冀國？」

左傳纂讀

楚靈王乾谿之難

一五四

第十五 晉霸之衰

一 晉平公城杞

〔襄公二十九年〕晉平公杞出也，故治杞。六月，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。孟孝伯會之。鄭子大叔與伯石往；子大叔見大叔文子，與之語。文子曰：「甚乎！其城杞也！」子大叔曰：「若之何哉？晉國不恤周宗之闕，而夏肄是屏，其棄諸姬，亦可知也已！諸姬是棄，其誰歸之！吉也聞之：棄同卽異，是謂離德。」詩曰：『協比其鄰，昏姻孔云』晉不鄰矣，其誰云之！」

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，弗盡歸也。晉悼夫人愠曰：「齊也取貨！先君若有知也，不尙取之！」公告叔侯，叔侯曰：「虞，虢，焦，滑，霍，楊，韓，魏，皆姬姓也，晉是以大，若非侵小，將何所取？武獻以下，兼國多矣，誰得治之？杞，夏餘也，而卽東夷；魯周公之後也，而睦於晉；以杞封魯猶可，而何有

焉！魯之於晉也，職貢不乏，玩好時至，公卿大夫，相繼於朝，史不絕書，府無虛月；如是可矣；何必瘠魯以肥杞！且先君而有知也，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？」

〔三十年〕二月，癸未，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。絳縣人或年長矣，無子，而往與於食。有與疑年，使之年，曰：「臣小人也，不知紀年。臣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，其季於今，三之一也。」史走問諸朝，師曠曰：「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。是歲也，狄伐魯，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，獲長狄僑如，及虺也，豹也，而皆以名其子。七十三年矣。」史趙曰：「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數也。」士文伯曰：「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！」趙孟問其縣大夫，則其屬也，召之而謝過焉，曰：「武不才，任君之大事，以晉國之多虞，不能由吾子，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；武之罪也！敢謝不才！」遂仕之，使助爲政，辭以老；與之由，使爲君復陶，以爲絳縣師，而廢其輿尉。

於是魯使者在晉，歸以語諸大夫。季育子曰：「晉未可媿也。有趙孟以爲大夫，有伯瑕以爲佐，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，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，其朝夕君子，其庸可媿也！勉事之而後可。」

一一 晉平公疾

〔昭公元年〕晉侯有疾。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，且問疾。叔向問焉，曰：「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：『實沈臺駘爲祟。』史莫之知，敢問此何神也？」

子產曰：「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閼伯，季曰實沈，居于曠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尋干戈，以相征討。后帝不臧，遷閼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爲商星。遷實沈于大夏，主參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商，其季世曰唐叔虞。當武王邑姜，方震大叔，夢帝路已：余命而子曰虞，將與之唐，屬諸參，而蕃育其子孫。」及生，有文在其手，曰「虞」，遂以命子。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，故參爲晉星。由是觀之，則實沈參神也。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爲玄冥師，生允格臺駘，臺駘

能業其官，宣汾洺，障大澤，以處大原。帝用嘉之，封諸汾川。沈，嘏，麇，黃，實守其祀。今晉主汾而滅之矣。由是觀之，則臺駘汾神也。抑此二者，不及君身，山川之神，則水旱癘疫之災，於是乎禱之。日月星辰之神，則雪霜風雨之不時，於是乎禜之。若君身，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。山川星辰之神，又何爲焉？僑聞之：君子有四時，朝以聽政，晝以訪問，夕以修令，夜以安身。於是乎節宣其氣，勿使有所壅閉湫底，以露其體。茲心不爽，而昏亂百度。今無乃壹之，則生疾矣。僑又聞之，內官不及同姓，其生不殖，美先盡矣，則相生疾，君子是以惡之。故志曰：『買妾不知其姓，則卜之。』違此二者，古之所慎也。男女辨姓，禮之大司也。今君內實有四姬焉，其無乃是也乎？若由是二者，弗可爲也已。四姬有省，猶可；無則必生疾矣！」

叔向曰：「善哉！昧未之聞也。此皆然矣。」叔向出，行人揮送之。叔向問鄭故焉，且問子皙，對曰：「其與幾何！無禮而好陵人，怙富而卑其上，弗能久矣。」晉侯聞子產之言曰：「博物君子也！」重賄之。

晉侯求醫於秦。秦伯使醫和視之，曰：「疾不可爲也。是謂近女室，疾如蠱，非鬼非食，感以喪志，良臣將死，天命不祐。」公曰：「女不可近乎？」對曰：「節之。先王之樂，所以節百事也。故有五節，遲速本末以相及，中聲以降，五降之後，不容彈矣。於是有煩手淫聲，愒堙心耳，乃忘平和，君子弗聽也。物亦如之。至於煩，乃舍也已，無以生疾。君子之近琴瑟，以儀節也，非以愒心也。天有六氣，降生五味，發爲五色，徵爲五聲，淫生六疾。六氣曰陰，陽，風，雨，晦，明也。分爲四時，序爲五節，過則爲菑。陰淫寒疾，陽淫熱疾，風淫未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女陽物而晦時，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。今君不節不時，能無及此乎！」

出告趙孟，趙孟曰：「誰當良臣？」對曰：「主是謂矣。主相晉國，於今八年，晉國無亂，諸侯無闕，可謂良矣。和聞之：國之大臣，榮其寵祿，任其大節，有菑禍興，而無改焉，必受其咎。今君至于淫以生疾，將不能圖恤社稷，禍孰大焉！主不能禦，吾是以云也。」趙孟曰：「何謂蠱？」對曰：「淫溺惑亂之所生

也。於文，皿蟲爲蠱；穀之飛亦爲蠱。在周易女惑男，風落山，謂之蠱三三。皆同物也。」趙孟曰：「良醫也！」厚其禮而歸之。

十二月，晉既烝，趙孟適南陽，將會孟子餘。甲辰，朔，烝于溫。庚戌，卒。鄭伯如晉弔，及雍乃復。

三 晉平公築虎祁宮

〔昭公〕八年，春，石言于晉魏榆。晉侯問於師曠曰，「右何故言？」對曰：「石不能言，或馮焉。不然，民聽濫也。抑臣又聞之曰：作事不時，怨讎動于民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。今宮室崇侈，民力彫盡，怨讎竝作，莫保其性。石言，不亦宜乎！」

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。叔向曰：「子野之言，君子哉！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徵，故怨遠于其身。小人之言，僭而無徵，故怨咎及之。詩曰：『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唯躬是瘁。』」其是之謂乎！是宮也。

成，諸侯必叛，君必有咎！夫子知之矣。」

叔弓如晉，賀虜祁也。游吉相鄭伯以如晉，亦賀虜祁也。史趙見子大叔曰：「甚哉！其相蒙也！可弔也，而又賀之！」子大叔曰：「若何弔也！其非唯我賀，將天下實賀！」

四 晉昭公平丘之會

盟 前

〔昭公十三年〕晉成虜祁，諸侯朝而歸者，皆有貳心。爲取鄭故，晉將以諸侯來討。叔向曰：「諸侯不可以不示威！」乃竝徵會，告于吳。秋，晉侯會吳子于良，水道不可，吳子辭。乃還。七月，丙寅，治兵于邾南，甲車四千乘，羊舌鮒攝司馬，遂合諸侯于平丘。

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。子產以幄幕九張行，子大叔以四十，旣而悔之，每

舍損焉，及會亦如之。

次于衛地，叔鮒求貨於衛，淫芻蕘者。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，與一篋錦，曰：「諸侯事晉，未敢攜貳，況衛在君之宇下，而敢有異志？芻蕘者異於他日，敢請之！」叔向受羹反錦，曰：「晉有羊舌鮒者，瀆貨無厭，亦將及矣，爲此役也！子若以君命賜之，其已。」客從之，未退而禁之。

晉人將尋盟，齊人不可。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：「抑齊人不盟，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盟以底信，君苟有信，諸侯不貳，何患焉！告之以文辭，董之以武師，雖齊不許，君庸多矣。天子之老，請帥王賦，元戎十乘，以先啓行，遲速唯君！」

叔向告于齊曰：「諸侯求盟，已在此矣，今君弗利，寡君以爲請！」對曰：「諸侯討貳，則有尋盟，若皆用命，何盟之尋？」叔向曰：「國家之敗，有事而無業，事則不經；有業而無禮，經則不序；有禮而無威，序則不共；有威而不昭，共則不明；不明棄共，百事不終，所由傾覆也。是故明王之制，使諸侯歲聘以

志業，間朝以講禮，再朝而會以示威，再會而盟以顯昭明。志業於好，講禮於等，示威於衆，昭明於神。自古以來，未之或失也。存亡之道，恆由是興。晉禮主盟，懼有不治，奉承齊犧，而布諸君，求終事也。君曰：『余必廢之，何齊之有！』唯君圖之！寡君聞命矣。」齊人懼，對曰：『小國言之，大國制之，敢不聽從！既聞命矣，敬共以往，遲速唯君！』

叔向曰：「諸侯有間矣，不可以不示衆。」八月，辛未，治兵，建而不旆。壬申，復旆之，諸侯畏之。

邾人莒人愬于晉曰：「魯朝夕伐我，幾亡矣，我之不共，魯故之以。」晉侯不見公，使叔向來辭曰：「諸侯將以甲戌盟，寡君知不得事君矣，請君無勤！」子服惠伯對曰：「君信蠻夷之訴，以絕兄弟之國，棄周公之後，亦唯君！寡君聞命矣！」叔向曰：「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，雖以無道行之，必可畏也；況其牽道，其何敵之有？牛雖瘠，償於豚上，其畏不死？南蒯子仲之憂，其庸可棄乎！若奉晉之衆，用諸侯之師，因邾莒杞郟之怒，以討魯罪，聞其二憂，何求而弗克！」魯

人懼，聽命。

盟事

甲戌，同盟于平丘，齊服也。令諸侯日中造于除。癸酉，退朝。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，子大叔止之，使待明日。及夕，子產聞其未張也，使速往，乃無張所矣。

及盟，子產爭承，曰：「昔天子班貢，輕重以列，列尊貢重，周之制也。卑而貢重者，甸服也。鄭伯，男也，而使從公侯之貢，懼弗給也。敢以請也！諸侯靖共，好以爲事，行理之命，無月不至，貢之無藝，小國有闕，所以得罪也。諸侯修盟，存小國也，貢獻無極，亡可待也。存亡之制，將在今矣！」自日中以爭，至于昏，晉人許之。

盟後

既盟，子大叔咎之曰：「諸侯若討，其可瀆乎！」子產曰：「晉政多門，貳偷之不暇，何暇討？國不競亦陵，何國之爲。」

公不與盟，晉人執季孫意如，以幕蒙之，使狄人守之。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，以蒲伏焉。守者御之，乃與之錦而入。晉人以平子歸，子服湫從。

子產歸，未至，聞子皮卒，哭，且曰：「吾已無爲爲善矣！唯夫子知我！」仲尼謂：「子產於是行也，足以爲國基矣。詩曰：『樂旨君子，邦家之基。』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。」且曰：「合諸侯，貢藝事，禮也。」

公如晉，荀吳謂韓宣子曰：「諸侯相朝，講舊好也。執其卿而朝其君，有不

好焉。不如辭之！」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。

季孫猶在晉，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：「魯事晉，何以不如夷之小國？魯兄弟也，土地猶大，所命能具，若爲夷棄之，使事齊楚，其何瘳於晉？親親與大，賞共罰否，所以爲盟主也。子其圖之！諺曰：『臣一主二，』吾豈無大國？」

穆子告韓宣子，且曰：「楚滅陳，蔡不能救，而爲夷執親，將焉用之？」乃歸季孫。惠伯曰：「寡君未知其罪，合諸侯而執其老，若猶有罪，死命可也；若曰無罪，而惠免之，諸侯不聞，是逃命也；何免之爲？請從君惠於會！」

宣子患之，謂叔向曰：「子能歸季孫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鮒也能。」乃使叔魚。叔魚見季孫曰：「昔鮒也得罪於晉君，自歸于魯君。微武子之賜，不至於今。雖獲歸骨於晉，猶子則囚之，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！聞諸吏：將爲子除館於西河；其若之何？」且泣。平子懼，先歸，惠伯待禮。

五 叔向除三惡

〔昭公十四年〕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，久而無成。士景伯如楚，叔魚攝理，韓宣子命斷舊獄，罪在雍子。雍子納其女於叔魚，叔魚蔽罪邢侯。邢侯怒，殺叔魚與雍子于朝。

宣子問其罪於叔向，叔向曰：「三人同罪；施生戮死可也。雍子自知其罪，

而賂以買直；鮒也鬻獄；邢侯專殺；其罪一也。已惡而掠美爲昏；貪以敗官爲墨；殺人不忌爲賊。夏書曰：『昏墨賊殺，』臯陶之刑也。請從之！」乃施刑侯，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。

仲尼曰：「叔向，古之遺直也。治國制刑，不隱於親。三數叔魚之惡，不爲末減，曰義也夫！可謂直矣！平丘之會，數其賄也，以寬衛國，晉不爲暴。歸魯季孫，稱其詐也，以寬魯國，晉不爲虐。邢侯之獄，言其貪也，以正刑書，晉不爲頗。三言而除三惡，加三利，殺親益榮，猶義也夫！」

左傳纂讀

叔向除三惡

一六八

第十六 鄭子產相國

一 晉人徵朝于鄭

〔襄公二十二年〕夏，晉人徵朝于鄭。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，曰：「在昔先君悼公九年，我寡君於是卽位。卽位八月，而我先大夫子駟，從寡君以朝于執事。執事不禮于寡君，寡君懼，因是行也。我二年六月，朝于楚，晉是以有戲之役。楚人猶競，而申禮于敝邑。敝邑欲從執事，而懼爲大尤，曰：『晉其謂我不共有禮；』是以不敢攜貳于楚。我四年三月，先大夫子驕，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，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。謂我做邑，邇在晉國，譬諸草木，吾臭味也，而何敢差池？楚亦不競，寡君盡其土實，重之以宗器，以受齊盟，遂帥羣臣隨于執事，以會歲終。貳于楚者，子侯，石孟，歸而討之。溴梁之明年，子驕老矣，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，見于嘗酎，與執燔焉。閒二年，聞君將靖東夏，四月，又朝以聽事

期。不朝之閒，無歲不聘，無役不從。以大國政令之無常，國家罷病，不虞荐至，無日不惕，豈敢忘職！大國若安定之，其朝夕在庭，何辱命焉！若不恤其患，而以爲口實，其無乃不堪任命，而翦爲仇讐！敝邑是懼，其敢忘君命！委諸執事，執事實重圖之！」

一一 子產寓書告宣子

〔襄公二十四年〕范宣子爲政，諸侯之幣重，鄭人病之。二月，鄭伯如晉，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，曰：「子爲晉國，四鄰諸侯，不聞令德，而聞重幣，僑也惑之。僑聞君子長國家者，非無賄之患，而無令名之難。夫諸侯之賄，聚于公室，則諸侯貳。若吾子賴之，則晉國貳。諸侯貳則晉國壞，晉國貳則子之家壞。何沒沒也？將焉用賄！夫令名，德之輿也；德，國家之基也。有基無壞，無亦是務乎！有德則樂，樂則能久。詩云：『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，』有令德也夫！『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，』有令名也夫！恕思以明德，則令名載而行之，是以遠

至邇安。母寧使人謂子，『子實生我，』而謂子『浚我以生』乎？象有齒以焚其身，賄也。」宣子說，乃輕幣。是行也，鄭伯朝晉，爲重幣故，且請伐陳也。鄭伯稽首，宣子辭。子西相，曰：「以陳國之介恃大國，而陵虐于敝邑，寡君是以請罪焉。敢不稽首！」

三 鄭入陳

〔襄公二十五年〕初，陳侯會楚子伐鄭，當陳隧者，井堙木刊。鄭人怨之。六月，鄭子展子產，帥車七百乘伐陳，宵突陳城，遂入之。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，遇司馬桓子，曰：「載余！」曰：「將巡城。」遇賈獲，載其母妻，下之，而授公車。公曰：「舍爾母？」辭曰：「不祥！」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，亦免。子展命師無入公宮，與子產親御諸門。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。陳侯免擁社。使其衆男女別，而纍以待於朝。子展執紼而見，再拜稽首，承飲而進獻。子美入，數俘而出。祝祓社，司徒致民，司馬致節，司空致地，乃還。

鄭子產獻捷于晉，戎服將事。晉人問陳之罪，對曰：「昔虞闕父爲周陶正，以服事我先王。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，與其神明之後也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，而封諸陳，以備三恪。則我周之自出，至于今是賴。桓公之亂，蔡人欲立其出，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，蔡人殺之；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，至于莊宣，皆我之自立。夏氏之亂，成公播蕩，又我之自入。君所知也。今陳忘周之大德，蔑我大惠，弃我姻親，介恃楚衆，以馮陵我敝邑，不可億逞。我是以有往年之告。未獲成命，則有我東門之役。當陳隧者，井堙木刊。敝邑大懼不競，而恥大姬。天誘其衷，啓敝邑心，陳知其罪，授手於我，用敢獻功！」

晉人曰：「何故侵小？」對曰：「先王之命，唯罪所在，各致其辟。且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國一同。自是以衰，今大國多數圻矣。若無侵小，何以至焉？」

晉人曰：「何故戎服？」對曰：「我先君武莊，爲平桓卿士。城濮之役，文公布命曰：『各復舊職。』命我文公戎服輔王，以授楚捷。不敢廢王命故也。」

士莊伯不能詰，復于趙文子。文子曰：「其辭順；犯順不祥。」乃受之。冬

，十月，子展相鄭伯如晉，拜陳之功。子西復伐陳，陳及鄭平。

仲尼曰：「志有之：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；不言，誰知其志。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晉爲伯，鄭入陳，非文辭不爲功。慎辭哉！」

四 伯有之難

〔襄公三十年〕鄭伯有耆酒，爲窟室，而夜飲酒，擊鐘焉；朝至未已。朝者曰：「公焉在？」其人曰：「吾公在壑谷。」皆自朝布路而罷。旣而朝，則又將使子皙如楚。歸而飲酒。庚子，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，伯有奔雍梁，醒而後知之，遂奔許。大夫聚謀，子皮曰：「仲虺之志云：『亂者取之，亡者侮之。』推亡固存，國之利也。」罕駟豐同生，伯有汰侈，故不免。

人謂子產就直助彊；子產曰：「豈爲我徒？國之禍難，誰知所做，或主彊直，難乃不生。姑成吾所。」辛丑，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，不及謀而遂行。印段從之。子皮止之。衆曰：「人不我順，何止焉？」子皮曰：「夫子禮於死者

，況生者乎？」遂自止之。壬寅，子產入。癸卯，子石入。皆受盟于子皙氏。乙巳，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，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。

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，怒；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，喜；曰：「子皮與我矣！」癸丑，晨，自墓門之瀆入，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。駟帶率國人以伐之，皆召子產；子產曰：「兄弟而及此，吾從天所與。」伯有死于羊肆，子產禭之，枕之股而哭之，斂而殯諸。伯有之臣在市側者，既而葬諸斗城。子駟氏欲攻子產。子皮怒之曰：「禮，國之幹也，殺有禮，禍莫大焉！」乃止。於是游吉如晉，還，聞難不入，復命于介。八月，甲子，奔晉。駟帶追之，及酸棗；與子上盟，用兩珪質于河。使公孫肸入盟大夫。己巳，復歸。——書曰：「鄭人殺良霄。」不稱大夫，言自外入也。

於子矯之卒也，將葬，公孫揮與裨竈，晨會事焉，過伯有氏，其門上生莠。

子羽曰：「其莠猶在乎？於是歲在降婁，降婁中而且。」裨竈指之曰：「猶可以終歲。歲不及此次也已。」及其亡也，歲在娶訾之口。其明年，乃及降婁。

僕展從伯有，與之皆死。羽頡出奔晉，爲任大夫。雞澤之會，鄭樂成奔楚，遂適晉。羽頡因之，與之比而事趙文子，言伐鄭之說焉。以宋之盟故，不可。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。

五 子產爲政

〔襄公三十年〕鄭子皮授子產政；辭曰：「國小而偏，族大寵多，不可爲也。」子皮曰：「虎帥以聽，誰敢犯子？子善相之，國無小，小能事大，國乃寬。」子產爲政。有事伯石，賂與之邑。子大叔曰：「國，皆其國也，奚獨賂焉？」子產曰：「無欲實難。皆得其欲，以從其事，而要其成。非我有成，其在人乎？何愛於邑，邑將焉往？」子大叔曰：「若四國何？」子產曰：「非相違也，而相從也。四國何尤焉？鄭書有之曰：『安定國家，必大焉先。』姑先安大，以待其所歸。」旣，伯石懼而歸邑，卒與之。伯有旣死，使大史命伯石爲卿，辭；大史退，則請命焉；復命之，又辭。如是三，乃受策入拜。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，使

次已位。

子產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。大人之忠儉者，從而與之；秦侈者，因而斃之。豐卷將祭諸田焉，弗許，曰：「唯君用鮮，衆給而已。」子張怒，退而徵役，子產奔晉。子皮止之，而逐豐卷，豐卷奔晉。子產請其田里，三年而復之，反其田里，及其人焉。

從政一年，輿人誦之曰：「取我衣冠而楮之，取我田疇而伍之！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！」及三年，又誦之曰：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！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！子產而死，誰其嗣之！」

六 子產壞晉館垣

〔襄公三十一年〕公薨之月，子產相鄭伯以如晉，晉侯以我喪故，未之見也。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，而納車馬焉。士文伯讓之曰：「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盜充斥，無若諸侯之屬，辱在寡君者何？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，高其閭閻，厚其牆

垣，以無憂客使。今吾子壞之，雖從者能戒，其若異客何？以敝邑之爲盟主，繕完葺墻，以待賓客，若皆毀之，其何以共命？寡君使句請命！」

對曰：「以敝邑褊小，介于大國，誅求無時，是以不敢寧居，悉索敝賦，以來會時事。逢執事之不閒，而未得見；又不獲聞命，未知見時。不敢輸幣，亦不敢暴露。其輸之，則君之府實也，非薦陳之，不敢輸也。其暴露之，則恐燥濕之不時，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。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，宮室卑庫，無觀臺榭，以崇大諸侯之館。館如宮寢，庫廡繕修。司空以時，平易道路。圻人以時塙館宮室。諸侯賓至，甸設庭燎。僕人巡宮。車馬有所，賓從有代。巾車脂轄，隸人牧圉，各瞻其事，百官之屬，各展其物。公不留賓，而亦無廢事。憂樂同之。事則巡之。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。賓至如歸，無寧菑患，不畏寇盜，而亦不患燥濕。今銅鞮之宮數里，而諸侯舍於隸人，門不容車，而不可踰越。盜賊公行而天竊不戒。賓見無時，命不可矣。若又勿壞，是無所藏幣，以重罪也。敢請執事，將何所命之？雖君之有魯喪，亦敝邑之憂也。若獲薦幣，修垣而行，君之惠也。敢憚勤、

勞！」

文伯復命。趙文子曰：「信。我實不德，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，是吾罪也。」使士文伯謝不敏焉。晉侯見鄭伯，有加禮，厚其宴好而歸之。乃築諸侯之館。

叔向曰：「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子產有辭，諸侯賴之，若之何其釋辭也！詩曰：『辭之輯矣，民之協矣。辭之釋矣，民之莫知。』其知之矣。」

七 子產不毀鄉校

〔襄公三十一年〕鄭人游于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產曰：「毀鄉校，如何？」子產曰：「何爲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。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」然明曰：「蔑也，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。小人

實不才，若果行此，其鄭國實賴之，豈唯二三臣！」

仲尼聞是語也，曰：「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產不仁，吾不信也。」

八 子產不用尹何爲邑

〔襄公二十一年〕子皮欲使尹何爲邑。子產曰：「少，未知可否。」子皮曰：「愿，吾愛之，不吾叛也。使夫往而學焉，夫亦愈知治矣。」子產曰：「不可。人之愛人，求利之也，今吾子愛人則以政；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傷實多。子之愛人，傷之而已，其誰敢求愛於子？子于鄭國，棟也，棟折榱崩，僑將厭焉。敢不盡言！子有美錦，不使人學製焉。大官大邑，身之所庇也，而使學者製焉；其爲美錦，不亦多乎？僑聞學而後入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害。譬如田獵，射御貫，則能獲禽。若未嘗登車射御，則敗績厭覆是懼，何暇思獲！」

子皮曰：「善哉！虎不敏，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，小人務知小者近者。我

小人也，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。大官大邑，所以庇身也，我遠而慢之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。他日我曰：『子爲鄭國，我爲吾家，以庇焉，其可也。』今而後知不足。自今請雖吾家，聽子而行。』子產曰：『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，吾豈敢謂子面，如吾面乎？抑心所謂危，亦以告也。』子皮以爲忠，故委政焉。子產是以能爲鄭國。

九 子產逐公孫楚殺公孫黑

〔昭公元年〕鄭徐吾犯之妹美，公孫楚聘之矣，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。犯懼，告子產。子產曰：「是國無政，非子之患也。唯所欲與。」犯請於二子，請使女擇焉。皆許之。子皙盛飾入，布幣而出。子南戎服入，左右射，超乘而出。女自房觀之，曰：「子皙信美矣！抑子南夫也！夫夫婦婦，所謂順也。」適子南氏。

子皙怒，旣而囊甲以見子南，欲殺之而娶其妻。子南知之，執戈逐之，及衝

，擊之以戈。子皙傷而歸，告大夫曰：「我好見之，不知其有異志也，故傷。」大夫皆謀之。子產曰：「直鈞，幼賤有罪。罪在楚也。」乃執子南而數之曰：「國之大節有五，女皆奸之！畏君之威，聽其政，尊其貴，事其長，養其親；五者所以爲國也。今君在國，女用兵焉，不畏威也。奸國之紀，不聽政也。子皙上大夫，女嬖大夫，而弗下之，不尊貴也。幼而不忌，不事長也。兵其從兄，不養親也。君曰：『余不女忍殺，宥女以遠。』勉速行乎，無重而罪！」

五月，庚辰，鄭放游楚於吳。將行子南，子產咨于大叔。大叔曰：「吉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？彼國政也，非私難也。子圖鄭國，利則行之，又何疑焉？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，夫豈不愛？王室故也。吉若獲戾，子將行之，何有于諸游！」

〔二年〕秋，鄭公孫黑將作亂，欲去游氏而伐其位；傷疾作而不果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。子產在鄙聞之，懼弗及，乘遽而至，使吏數之曰：「伯有之亂，以大國之事，而未爾討也。爾有亂心無厭，國不女堪。專伐伯有，而罪一也。昆

弟爭室，而罪二也。薰隧之盟，女嬀君位，而罪三也。有死罪三，何以堪之！不速死，大刑將至！」再拜稽首，辭曰：「死在朝夕，無助天爲虐！」子產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凶人不終，命也。作凶事，爲凶人，不助天，其助凶人乎！」請以印爲褚師。子產曰：「印也若才，若將任之；不才，將朝夕從女。女罪之不恤，而又有請焉。不速死，司寇將至！」七月，壬寅，緝。尸諸周氏之衢，加木焉。

十 子產丘賦

〔昭公四年〕鄭子產作丘賦。國人謗之曰：「其父死於路，已爲蠹尾，以令于國，國將若之何！」子寬以告。子產曰：「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且吾聞爲善者，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濟也。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詩曰：『禮義不愆，何恤于人言？』吾不遷矣。」渾罕曰：「國氏其先亡乎？君子作法于涼，其敝猶貪；作法于貪，敝將若之何？姬在列者，蔡及曹滕，其先亡乎？偪而亡禮。鄭先衛亡，偪而無法。政不率法而制於心，民各有心，何上之有！」

十一 子產鑄刑書

〔昭公六年〕三月，鄭人鑄刑書。叔向使詒子產書，曰：「始吾有虞于子，今則已矣！昔先王議事以制，不爲刑辟，懼民之有爭心也。猶不可禁禦。是故閑之以義，糾之以政，行之以禮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。制爲祿位，以勸其從；嚴斷刑罰，以威其淫。懼其未也，故誨之以忠，聳之以行，教之以務，使之以和，臨之以敬，泄之以彊，斷之以剛。猶求聖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長，慈惠之師，民於是乎可任使也；而不生禍亂。民知有辟，則不忌於上；竝有爭心，以徵于書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弗可爲矣。夏有亂政，而作禹刑。商有亂政，而作湯刑，周有亂政，而作九刑。三辟之興，皆叔世也。今吾子相鄭國，作封洫，立謗政，制參辟，鑄刑書，將以靖民，不亦難乎！詩曰：『儀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』又曰：『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』如是何辟之有？民知爭端矣，將弃禮而徵於書！錐刀之末，將盡爭之。亂獄滋豐，賄賂竝行。終子之世，鄭其敗乎！胥聞之

：國將亡，必多制，其此之謂乎！」

復書曰：「若吾子之言，僑不才，不能及子孫。吾以救世也。旣不承命，敢忘大惠！」

士文伯曰：「火見，鄭其火乎？火未出而作火，以鑄刑器，藏爭辟焉。火如象之，不火所爲？」

十二 伯有爲厲

〔昭公七年〕鄭人相驚以伯有，曰。「伯有至矣！」則皆走，不知所往。鑄刑書之歲，二月，或夢伯有介而行，曰：「壬子余將殺帶也！明平，壬寅，余又將殺段也！」及壬子駟帶卒。國人益懼。齊燕平之月，壬寅，公孫段卒。國人愈懼。其明月，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，乃止。子大叔問其故，子產曰：「鬼有所歸，乃不爲厲。吾爲之歸也。大叔曰：「公孫洩何爲」？子產曰：「說也。爲身無義，而圖說。從政有所反之，以取媚也。不媚不信，不信民不從也」。及

子產適晉，趙景子問焉，曰：「伯有猶能爲鬼乎？」子產曰：「能。人生始化曰魄。既生魄，陽曰魂。用物精多，則魂魄彊，是以有精爽，至于神明。匹夫匹婦強死，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，以爲淫厲；況良霄，——我先君穆公之冑，子良之孫，子耳之子，敝邑之卿，從政三世矣，（鄭雖無腆，抑諺曰，『蕞爾國』，而三世執其政柄，）其用物也弘矣，其取精也多矣，其族有大，——所馮厚矣，而強死，能爲鬼，不亦宜乎！」

十三 晉韓宣子聘鄭

〔昭公十六年〕三月，晉韓起聘于鄭，鄭伯享之。子產戒曰：「苟有位於朝，無有不共恪！」孔張後至，立于客間；執政禦之，適客後；又禦之，適縣間。客從而笑之。

事畢，富子諫曰：「夫大國之人，不可不慎也，幾爲之笑而不陵我？我皆有禮，夫猶鄙我。國而無禮，何以求榮，孔張失位，吾子之恥也。」子產怒曰：「

發命之不衷，出令之不信，刑之頗類，獄之放紛，會朝之不敬，使命之不聽，取陵于大國，罷民而無功，罪及而弗知，僑之恥也！孔張，君之昆孫，子孔之後也，執政之嗣也，爲嗣大夫，承命以使，周於諸侯，國人所尊，諸侯所知，立于朝而祀於家，有祿于國，有賦於車，喪祭有職，受賑歸賑，其祭在廟，己有著位，在位數世，世守其業，而忘其所，僑焉得恥之！辟邪之人，而皆及執政，是先王無刑罪也。子寧以他規我！」

宣子有環，其一在鄭商，宣子謁諸鄭伯，子產弗與，曰：「非官府之守器也，寡君不知。」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：「韓子亦無幾求，晉國亦未可以貳，晉國韓子，不可偷也。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，鬼神而助之，以興其凶怒，悔之何及！吾子何愛于一環，其以取憎于大國也？盍求而與之！」子產曰：「吾非偷晉而有二心，將終事之，是以弗與；忠信故也。僑聞君子，非無賄之難，立而無令名之患。僑聞患國，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，無禮以定其位之患。夫大國之人，令於小國，而皆獲其求，將何給之？一共一否，爲罪滋大。大國之求，無禮以斥之，何

贖之有？吾且爲鄙邑，則失位矣。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，貪淫甚矣，獨非罪乎？出一玉以起二罪，吾又失位，韓子成貪，將焉用之！且吾以玉賈罪，不亦銳乎！」

韓子買諸賈人，既成買矣，商人曰：「必告君大夫。」韓子請諸子產曰：「日起請夫環，執政弗義弗敢復也。今買諸商人，商人曰：『必以聞』敢以爲請！」子產對曰：「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。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，以艾殺此地，斬之蓬蒿藜藿，而共處之，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。曰：『爾無我叛，我無強賈。毋或勾奪！爾有利市寶賄，我勿與知。』恃此質誓，故能相保以至于今。今吾子以好來辱，而謂敝邑，強奪商人，是教敝邑背盟誓也。毋乃不可乎？吾子得玉而失諸侯，必不爲也。若大國令而共無藝，鄭鄙邑也，亦弗無也。僑若獻玉，不知所成。敢私市之！」韓子辭玉曰「起不敏，敢求玉以徼二罪！敢辭之！」

夏，四月，鄭六卿餞韓子于郊，宣子曰：「二三君子請皆賦，起亦以知鄭志。」子產賦野有蔓草，宣子曰：「孺子善哉！吾有望矣。」子產賦鄭之羔裘，宣

子曰「起不堪也。」子大叔賦褰裳，宣子曰「起在此，敢勤子至於他人乎！」子拜，宣子曰：「善哉！子之言是，不有是事，其能終乎！」子游賦風雨，子旗賦有女同車，子柳賦蘅兮，宣子喜曰：「鄭其庶乎！二三君子，以君命貺起，賦不出鄭志，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，數世之主也，可以無懼矣！」宣子皆獻馬焉；而賦我將。子產拜，使五卿皆拜，曰：「吾子靖亂，敢不拜德！」宣子私覲於子產，以玉與馬曰：「子命起舍夫玉，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，敢不藉手以拜！」

十四 火政

〔昭公十七年〕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漢。申須曰：「彗所以除舊布新也；天事恆象。今除于火，火出必布焉。諸侯其有火災乎？」梓慎曰：「往年吾見之，是其徵也。火出而見，今茲火出而章，必火入而伏，其居火也久矣。其與？不然乎？火出，于夏爲三月，於商爲四月，于周爲五月。夏數得天，若火作，其四國當之，在宋，衛，陳，鄭乎？宋，大辰之虛也；陳，大皞之虛也，鄭，祝融

之虛也；皆火房也。星孛及漢，漢，水祥也。衛顛頊之虛也，故爲帝丘。其星爲大水；水，火之牡也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？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，不過其見之月。」

鄭裨竈言于子產曰：「宋，衛，陳，鄭，將同日火。若我用瑾罍玉瓚，鄭必不火」。子產弗與。

〔十八年〕夏，五月，火始昏見。丙子，風。梓慎曰：「是謂融風，火之始也。七日，其火作乎？」戊寅，風甚。壬午，大甚。宋，衛，陳，鄭，皆火，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：「宋，衛，陳，鄭也。」數日，皆來告火。

裨竈曰：「不用吾言，鄭又將火。」鄭人請用之，子產不可。子大叔曰：「寶以保民也；若有火，國幾亡，可以救亡，子何愛焉？」子產曰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！竈焉知天道，是亦多言矣！豈不或信！」遂不與。亦不復火。

鄭之未災也，里析告子產曰：「將有大祥，民震動，國幾亡，吾身泯焉，弗良及也！國遷其可乎？」子產曰：「雖可，吾不足以定遷矣。」及火，里析死矣，未葬；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。

火作，子產辭晉公子孫公于東門。使司寇出新客，禁舊客，勿出于宮。使子寬上巡羣屏攝，至于大宮。使公孫登徒大龜。使祝史徒主柘于周廟，告于先君。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。商成公徹司宮，出舊宮人，寘諸火所不及。司馬司寇列居火道，行火所燼。城下之人，伍列登人。明日，使野司寇各保其徵，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。禳火于亥冥回祿。祈于四鄆。書焚室而寬其征，與之材。三日哭，國不市。使行人告於諸侯。宋衛皆如是。陳不教火，許不弔災，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。

七月鄭子產爲火故，大爲社，被禳於四方，振除火災；禮也。乃簡兵大蒐，將爲蒐除。子大叔之廟在道南，其寢在道北，其庭小，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

廟北，曰：「子產過女而命速除，乃毀於而鄉。」子產朝，過而怒之。除者南毀。子產及衝，使從者止之，曰：「毀于北方！」

火之作也，子產授兵登陴。子大叔曰：「晉無乃討乎？」子產曰：「吾聞之：小國忘守則危，況有災乎，國之不可小，有備故也。」既，晉之邊吏讓鄭曰：「鄭國有災，晉君大夫，不敢寧居，卜筮走望，不愛牲玉。鄭之有災，寡君之憂也。今執事擱然受兵登陴，將以誰罪？邊人恐懼，不敢不告！」子產對曰：「若吾子之言，敝邑之災，君之憂也。敝邑失政，天降之災，又懼讒慝之閒謀之，以啓貪人，荐爲敝邑不利，以重君之憂。幸而不亡，猶可說也；不幸而亡，君雖憂之，亦無及也！鄭有他竟，望走在晉；既事晉矣，其敢有二心！」

十五 子產卒

〔昭公二十年〕鄭子產有疾，謂子大叔曰：「我死，子必爲政。惟有德者，能以寬服民。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翫

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」疾數月而卒。

大叔爲政，不忍猛而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于萑苻之澤。大叔悔之曰：「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」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，盡殺之。盜少止。

仲尼曰：「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；寬則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詩曰『民亦勞止，汙可小康，惠此中國，以糾四方。』施之以寬也。『毋從詭隨，以謹無良，式遏寇虐，慘不畏明。』綏之以猛也。『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。』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『不競不綽，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』和之至也。」及子產卒，仲尼聞之，出涕曰：「古之遺愛也！」

第十七 齊景公相晏子

一 齊崔杼弑莊公

〔襄公二十五年〕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，東郭偃臣崔武子，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弔焉，見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「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」武子箠之，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，史皆曰：「吉。」示陳文子，文子曰：「夫從風，風隕，妻不可娶也。且其繇曰：『困于石，據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。』凶。困于石，往不濟也；據于蒺藜，所恃傷也；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凶，無所歸也。」崔子曰：「嫠也，何害？先夫當之矣。」遂取之。

莊公通焉，驟如崔氏，以崔子之冠賜人。侍者曰：「不可。」公曰：「不爲崔子，其無冠乎？」崔子因是，又以其閒伐晉也，曰：「晉必將報。」欲弑公以

說于晉，而不獲聞。公鞭侍人賈舉，而又近之，乃爲崔子閒公。夏，五月，莒爲且于之役故，莒人朝于齊。甲戌，饗諸北郭，崔子稱疾不視事。乙亥，公問崔子，遂從姜氏；姜入于室，與崔子自側戶出。公拊楹而歌。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，閉門，甲興，公登臺而請，弗許；請盟，弗許；請自刃于廟，弗許。皆曰：「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聽命，近於公宮，陪臣干掇，有淫者，不知二命。」公踰墻，又射之，中股，反隊，遂弑之。

賈舉，州綽，邴師，公孫敖，封具，鐸父襄，伊儻，皆死。祝佗父祭于高唐，至，復命，不說，弁而死于崔氏。申蒯侍漁者，退，謂其宰曰：「爾以帑免，我將死。」其宰曰：「免，是反子之義也。」與之皆死。崔氏殺饜蔑於平陰。

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，其人曰：「死乎？」曰：「獨吾君也乎哉，吾死也？」

「曰：『行乎？』」曰：「吾罪也乎哉，吾亡也？」曰：「歸乎？」曰：「君死安歸？居民者，豈以陵民，社稷是主。臣君者，豈爲其口實，社稷是養。故君爲社稷死，則死之；爲社稷亡，則亡之。若爲己死，而爲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

！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？而焉得亡之？將庸何歸？」門啓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；興，三踊而出。人謂崔子必殺之，崔子曰：「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。」盧蒲癸奔晉，王何奔莒。

叔孫宣伯之在齊也，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，嬖，生景公。丁丑，崔杼立而相之，慶封爲左相，盟國人於大宮，曰：「所不與崔慶者，：：。」晏子仰天嘆曰：「嬰所不唯忠於君，利社稷者是與，有如上帝！」乃歆。辛巳，公與大夫及莒子盟。

大史書曰：「崔杼弑其君。」崔子殺之。其弟嗣書，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書，乃舍之。南史氏聞大史盡死，執簡以往，聞既書矣，乃還。

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，與申鮮虞乘而出，鮮虞推而下之，曰：「君昏不能匡，危不能救，死不能死，而知匿其瞞，其誰納之？」行及弇中，將舍，嬰曰：「崔慶其追我！」鮮虞曰：「一與一，誰能懼我！」遂舍，枕轡而寢，食馬而食，駕而行，出弇中。謂嬰曰：「速驅之！崔慶之衆，不可當也。」遂來奔。

崔氏側莊公于北郭，丁亥，葬諸士孫之里；四嬖，不蹕，下車七乘，不以兵甲。

二 崔杼出奔

〔襄公二十七年〕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，娶東郭姜，生明。東郭姜以孤入，曰棠無咎，與東郭偃相崔氏。崔成有疾而廢之，而立明，成請老于崔，崔子許之。偃與無咎弗予，曰：「崔，宗邑也，必在宗主。」成與疆怒，將殺之，告慶封。曰：「夫子之身，亦子所知也，唯無咎與偃是從，父兄莫得進矣；大恐害夫子。敢以告！」慶封曰：「子姑退，吾圖之。」告盧蒲癸，盧蒲癸曰：「彼君之讐也，天或者將棄彼矣；彼實家亂，子何病焉。崔之薄，慶之厚也。」他日又告，慶封曰：「苟利夫子，必去之；難，吾助女。」九月，庚辰，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，崔子怒而出，其衆皆逃，求人使駕，不得；使圉人駕，寺人御而出；且曰：「崔氏有福，止余猶可。」遂見慶封，慶封曰：「崔慶一也，是何

敢然？請爲子討之！」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，崔氏堞其宮而守之，弗克；使國人助之，遂滅崔氏。殺咸與疆，而盡俘其家，其妻緝。癸復命于崔子，且御而歸之，至則無歸矣。乃緝。崔明夜辟諸大墓。辛巳，崔明來奔，慶封當國。

三 慶封出奔

〔襄公三十八年〕齊慶封好田，而嗜酒，與慶舍政；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，易內而飲酒。數日，國遷朝焉。使諸亡人得賊者，以告，而反之。故反盧蒲癸。癸臣子之，有寵，妻之。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：「男女辨姓，子不辟宗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宗不余辟，余獨焉辟之？賦詩斷章，余取所求焉，惡識宗？」癸言王何而反之，二人皆嬖，使執寢戈而先後之。

公膳，日雙雞，饗人竊更之以鶩；御者知之，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。子雅子尾怒，慶封告盧蒲癸，盧蒲癸曰：「嬖之如禽獸，吾寢處之矣。」使析歸父告晏平仲，平仲曰：「嬰之衆，不足用也，知無能謀也，言弗敢出，有盟可也。」子

家曰：「子之言云，又焉用盟？」告北郭子車，子車曰：「人各有以事君，非佐之所能也。」陳文子謂桓子曰：「禍將作矣，吾其何得？」對曰：「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。」文子曰：「可慎守也已。」

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，示子之兆，曰：「或卜攻讐，敢獻其兆！」子之曰：「克，見血。」冬，十月，慶封田于萊，陳無字從。丙辰，文子使召之，請曰：「無字之母疾病，請歸！」慶季卜之，示之兆，曰：「死。」奉龜而泣；乃使歸。慶嗣聞之曰：「禍將作矣。」謂子家速歸，禍作必于嘗，歸猶可及也。子家弗聽，亦無悛志。子息曰：「亡矣，幸而獲在吳越。」陳無字濟水，而戕舟發梁。盧蒲姜謂癸曰：「有事而不告我，必不捷矣。」癸告之，姜曰：「夫子愎，莫之止，將不出。我請止之。」癸曰：「諾。」十一月，乙亥，嘗于大公之廟，慶舍泄事。盧蒲姜告之，且止之；弗聽，曰：「誰敢者！」遂如公。麻嬰爲尸，慶隼爲上獻。盧蒲癸王何執寢戈。慶氏以其甲環公宮。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。慶氏之馬善驚，士皆釋甲束馬，而飲酒，且觀優，至於魚里。欒高陳鮑之徒，介慶

氏之甲。子尾抽櫓擊扉，三，盧蒲癸自後刺子之，王何以戈擊之，解其左肩，猶援爾櫓動於衷，以俎壺投殺人，而後死。遂殺慶繩麻嬰。公懼，鮑國曰：「羣臣爲君故也。」陳須無以公歸，稅服而如內宮。

慶封歸，遇告亂者。丁亥，伐西門，弗克。還伐北門，克之。入伐內宮，弗克。反陳于嶽，請戰；弗許；遂來奔。獻車于季武子，美澤可以鑑。展莊叔見之曰：「車甚澤，人必瘁，宜其亡也！」叔孫穆子食慶封，慶封汜祭。穆子不說，使工爲之誦茅鷗，亦不知。旣而齊人來讓，奔吳。吳句餘予之朱方，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。子服惠伯謂叔孫曰：「天殆富淫人，慶封又富矣。」穆子曰：「善人富謂之賞，淫人富謂之殃，天其殃之也，其將聚而殲旃！」

四 晏子辭邑

〔襄公二十八年〕崔氏之亂，喪羣公子，故俎在魯，叔孫還在燕，賈在洵瀆之丘。及慶氏亡，皆召之，具其器用，而反其邑焉。與晏子郕殿，其鄙六十，弗

受。子尾曰：「富，人之所欲也，何獨弗欲？」對曰：「慶氏之邑，足欲故亡；吾邑不足欲也，益之以郕殿，乃足欲，足欲亡無日矣。在外不得宰吾一邑。不受殿，非惡富也，恐失富也。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，爲之制度，始無遷也。夫民生厚而用利，於是乎正德以幅之，使無黜嫚，謂之幅利。利過則爲敗。吾不敢貪多，所謂幅也。」與北郭邑六十，受之。與子雅邑，辭多受少。與子尾邑，受而稍致之；公以爲忠，故有寵。釋盧蒲癸於北竟。

求崔杼之尸，將戮之，不得。叔孫穆子曰：「必得之！武王有亂臣十人，崔杼其有乎？不十人，不足以葬。」既，崔氏之臣曰：「與我其拱璧，吾獻其柩。」於是得之。十二月，乙亥，朔，齊人遷莊公，殯于大寢。以其棺尸崔杼於市，國人猶知之，皆曰：「崔子也！」

五 晏子請繼室于晉

〔昭公三年〕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，曰：「寡君使嬰曰：『寡人願事君，

朝夕不倦，將奉質幣，以無失時，則國家多難，是以不獲。不腆先君之適，以備內宮，焜耀寡人之望，則又無祿，早世隕命，寡人失望。君若不忘先君之好，惠顧齊國，辱收寡人，徼福於大公丁公，照臨敝邑，鎮撫其社稷，則猶有先君之適，及遺姑姊妹，若而人。君若不棄敝邑，而辱使董振擇之，以備嬪嬙，寡人之望也！」

韓宣子使叔向對曰：「寡君之願也。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，未有伉儷，在纓經之中，是以未敢請。君有辱命，惠莫大焉！若惠顧敝邑，撫有晉國，賜之內主，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？其自唐叔以下，實寵嘉之！」

既成昏，晏子受禮，叔向從之宴，相與語。叔向曰：「齊其何如？」晏子曰：「此季世也，吾弗知！齊其爲陳氏矣！公棄其民，而歸於陳氏。齊舊四量；豆，區，釜，鍾。四升爲豆，各自其四，以登於釜。釜十則鍾。陳氏三量，皆登一焉，鍾乃大矣。以家量貸，而以公量收之。山木如市，弗加於山。魚鹽蜃蛤，弗加於海。民參其力，二入於公，而衣食其一。公聚朽蠹，而三老凍餒。國之諸市

，屢賤踊貴。民人痛疾，而或煥休之。其愛之如父母，而歸之如流水，欲無獲民，將焉辟之？箕伯，直柄，虞遂，伯戲，其相胡公大姬，已在齊矣。」叔向曰：「然。雖吾公室，今亦季世也。戎馬不駕，卿無軍行，公乘無人，卒列無長。庶民罷敵，而宮室滋侈。道殣相望，而女富溢尤。民間公命，如逃寇讐。欒，郤，胥，原，狐，續，慶，伯，降在阜隸。政在家門，民無所依。君日不悛，以樂愒憂，公室之卑，其何日之有！讒鼎之銘曰：『昧且平顯，後世猶怠。』況日不悛，其能久乎！」

晏子曰：「子將若何？」叔向曰：「晉之公族盡矣！胥聞之：公室將卑，其宗族枝葉先落，則公從之。胥之宗十一族，唯羊舌氏在而已。胥又無子，公室無度，幸而得死，豈其獲祀？」

初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「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囂塵，不可以居。請更諸爽塏者。」辭曰：「君之先臣容焉，臣不足以嗣之，於臣侈矣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敢煩里旅！」公笑曰：「子近市，識貴賤乎？」對曰：「

既利之，敢不識乎？」公曰：「何貴何賤？」於是景公繁于刑，有鬻踊者，故對曰：「踊貴履賤。」既已告於君，故與叔向語而稱之。景公爲是省於刑。君子曰：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晏子一言，而齊侯省刑。詩曰：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」其是之謂乎！

及晏子如晉，公更其宅，反則成矣。既拜，乃毀之，而爲里室，皆如其舊，則使宅人反之。「且諺曰：『非宅是卜，唯鄰是卜。』二三子先卜鄰矣，違卜不祥。君子不犯非禮，小人不犯不祥，古之制也。吾敢違諸乎？」卒復其舊宅。公弗許，因陳桓子以請，乃許之。

六 晏子諫誅祝史

〔昭公二十年〕齊侯疥，遂瘧，期而不瘳。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。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：「吾事鬼神豐，於先君有加矣。今君疾病，爲諸侯憂，是祝史之罪也。諸侯不知，其謂我不敬君。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！」

公說，告晏子。晏子曰：「日宋之盟，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，趙武曰：『夫子之家事治，言于晉國，竭情無私。其祝史祭祀，陳信不愧；其家事無猜，其祝史不祈。』」建以語康王，康王曰：『神人無怨，宜夫子之光輔五君，以爲諸侯主也！』」公曰：「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，故欲誅於祝史。子稱是語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若有德之君，外內不廢，上下無怨，動無違事；其祝史薦信，無愧心矣。是以鬼神用饗，國受其福，祝史與焉。其所以蕃祉老壽者，爲信君使也；其言忠信於鬼神。其適遇淫君，外內頗邪，上下怨疾，動作辟違，從飲厭私，高臺深池，撞鐘舞女，斬刈民力，輸掠其聚，以成其違，不恤後人，暴虐淫從，肆行非度，無所還忌，不思謗讟，不憚鬼神，神怒民痛，無悛於心；其祝史薦信，是言罪也。其蓋失數美，是矯誣也。進退無辭，則虛以求媚，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；祝史與焉。所以天昏孤疾者，爲暴君使也；其言僭慢於鬼神。」

公曰：「然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不可爲也。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；澤之萑蒲，舟蛟守之；藪之新蒸，虞候守之；海之鹽蜃，祈望守之。縣鄙之人，入從其

政；偪介之關，暴征其私。承嗣大夫，強易其賄，布常無藝，徵斂無度。宮室日更，淫樂不違，內寵之妾，肆奪於市，外寵之臣，僭令於鄙，私欲養求，不給則應。民人苦病，夫婦皆詛，祝有益也，詛亦有損。聊攝以東，姑尤以西，其爲人也多矣，雖其善祝，豈能勝億兆人之詛？君若欲誅於祝史，修德而後可。」公說，使有司寬政，毀關去禁，薄斂已責。

七 晏子論和同

〔昭公二十年〕十二月，齊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，不進。公使執之；辭曰：「昔我先君之田也，旃以招大夫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招虞人。臣不見皮冠，故不敢進。」乃舍之。仲尼曰：「守道不如守官！」君子韙之。

齊侯至自田，晏子侍於罇臺，子猶馳而造焉。公曰：「唯據與我和夫！」晏子對曰：「據亦同也，焉得爲和？」公曰：「和與同異乎？」對曰：「異。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，燂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

洩其過；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謂否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無爭心。故詩曰：『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，謏嘏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』先王之濟五味，和五聲也，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。聲亦如味。一氣，二體，三類，四物，五聲，六律，七音，八風，九歌，以相成也。清濁小大，長短疾徐，哀樂剛柔，遲速高下，出入周疏，以相濟也。君子聽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故詩曰：『德音不瑕。』今據不然。君所謂可，據亦曰可；君所謂否，據亦曰否。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；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！」

飲酒樂，公曰：「古而無死，其樂若何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古而無死，則古之樂也，君何得焉？昔爽鳩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後大公因之。古若無死，爽鳩氏之樂，非君所願也！」

八 晏子論禮

〔昭公二十六年〕齊有彗星，齊侯使禳之。晏子曰：「無益也，祇取誣焉。天道不譎，不貳其命，若之何禳之！且天之有彗也，以除穢也。君無穢德，又何禳焉？若德之穢，禳之何損？」詩曰：『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翼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』君無違德，方國將至，何患於彗？詩曰：『我無所監，夏后及商，用亂之故，民卒流亡。』若德回亂，民將流亡，祝史之爲，無能補也。」公說，乃止。

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，公嘆曰：「美哉室！其誰有此乎？」晏子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公曰：「吾以爲在德。」對曰：「如君之言，其陳氏乎？陳氏雖無大德，而有施於民，豆區釜鍾之數，其取之公也薄，其施之民也厚。公厚斂焉，陳氏厚施焉，民歸之矣。詩曰：『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』陳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後世若少惰，陳氏而不亡，則國其國也已！」公曰：「善哉！是可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唯禮可以已之。在禮，家施不及國，民不遷，農不移，工價不變，士不濫，官不滔，大夫不收公利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我不能矣。吾今而後，知禮之可

以爲國也！」對曰：「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，與天地竝。君令，臣共，父慈，子孝，兄愛，弟敬，夫和，妻柔，姑慈，婦聽：禮也。君命而不違，臣共而不貳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箴，兄愛而友，弟敬而順，夫和而義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從，婦聽而婉：禮之善物也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寡人今而後聽此禮之上也！」對曰：「先王所稟於天地，以爲其民也，是以先王上之。」

第十八 吳闔廬入郢

一 伍員奔吳

〔昭公十九年〕楚子之在蔡也，鄭陽封人之女奔之，生太子建。及卽位，使伍奢爲之師。費無極爲少師，無寵焉，欲譖諸王，曰：「建可室矣。」王爲之聘於秦，無極與逆，勸王取之。正月，楚夫人羸氏至自秦。

楚子爲舟師以伐濮。費無極言於楚子曰：「晉之伯也，邇於諸夏；而楚辟陋，故弗能與爭。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，以通北方，王收南方，是得天下也。」王說，從之。故太子建居于城父。令尹子瑕聘于秦，拜夫人也。

〔二十年〕費無極言於楚子曰：「建與伍奢，將以方城之外叛，自以爲猶宋鄭也；齊晉又交輔之，將以害楚，其事集矣。」王信之，問伍奢。伍奢對曰：「君一過多矣，何信於讒！」王執伍奢。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，未至，而使遣之。

。三月，大子建奔宋。王召奮揚，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。王曰：「言出於余口，入於爾耳，誰告建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『事建如事余。』臣不佞，不能苟貳，奉初以還，不忍後命，故遣之。既而悔之，亦無及已。」王曰：「而敢來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使而失命，召而不來，是再奸也，逃無所入。」王曰：「歸！」從政如他日。

無極曰：「奢之子材，若在吳，必憂楚國。蓋以免其父召之。彼仁，必來，不然，將爲愚。」王使召之曰：「來，吾免而父！」棠君尚謂其弟員曰：「爾適吳，我將歸死；吾知不逮；我能死，爾能報。聞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；親戚爲戮，不可以莫之報也。奔死免父，孝也；度功而行，仁也；擇任而往，知也；知死不辟，勇也。父不可棄，名不可廢，爾其勉之！相從爲愈！」伍尚歸；奢聞員不來，曰：「楚君大夫其肝食乎！」楚人皆殺之。

員如吳，言伐楚之利於州于。公子光曰：「是宗爲戮，而欲反其讐，不可從也。」員曰：「彼將有他志，余姑爲之求士，而鄙以待之。」乃見鱗設諸焉；而

耕於鄙。

二 吳楚雞父之戰

〔昭公二十三年〕吳人伐州來。楚遠越帥師，及諸侯之師，奔命救州來。吳人禦諸鍾離。子瑕卒，楚師燿。吳公子光曰：「諸侯從於楚者衆，而皆小國也，畏楚而不獲已，是以來。吾聞之曰：作事威，克其愛，雖小必濟。胡沈之君幼而狂；陳大夫鬻壯而頑；頓與許蔡疾楚政。楚令尹死，其師燿，帥賤多寵，政令不壹，七國同役而不同心，帥賤而不能整，無大威命，楚可敗也。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，必先奔。三國敗，諸侯之師乃搖心矣。諸侯乖亂，楚必大奔。諸先者去備薄威，後者敦陳整旅。」

吳子從之。戊辰，晦，戰于雞父。吳子以罪人三千，先犯胡沈與陳；三國爭之，吳爲三軍以繫於後，中軍從王，光帥右，掩餘帥左。吳之罪人或奔或止，三國亂，吳師擊之，三國敗，獲胡沈之君，及陳大夫。舍胡沈之囚，使奔許與蔡頓。

，曰：「吾君死矣！」師譟而從之，三國奔；楚師大奔。——書曰：「胡子髡沈子逞滅；獲陳夏齧。」君臣之辭也。不言戰，楚未陳也。

三 闔廬弑王僚

〔昭公二十七年〕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，使公子掩餘，公子燭庸，帥師圍潛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，遂聘于晉，以觀諸侯。楚莠尹然，工尹麋，帥師救潛。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，與王馬之屬以濟師，與吳師遇于窮。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。左尹郤宛，工尹壽，帥師至于潛。吳師不能退。

吳公子光曰：「此時也，弗可失也，」告縛設諸曰；「上國有言曰；『不索何獲？』我王嗣也，吾欲求之。事若克，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。」縛設諸曰；「王可弑也！母老子弱，是無若我何？」光曰：「我，爾身也！」

夏四月，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。王使甲坐於道，及其門；門，階，戶，席，皆王親也；夾之以鉞。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；執羞者坐行而入；執鉞者夾承之，

及體以相授也。光僞足疾，入于掘室。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，抽劍刺王，鉞交於胷。遂弑王。闔廬以其子爲卿。

季子至曰：「苟先君無廢祀，民人無廢主，社稷有奉，國家無傾，乃吾君也。吾誰敢怨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，非我生亂，立者從之，先人之道也。」復命吳墓，復位而待。吳公子掩餘奔徐，公子燭庸奔鍾吾。

楚師聞吳亂而還。

四 吳楚柏舉之戰

事 前

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，以如楚，獻一佩一裘於昭王。昭王服之以享蔡侯；蔡侯亦服其一。子常欲之，弗與；三年止之。

唐成公如楚，有兩肅爽馬，子常欲之，弗與；亦三年止之。唐人或相與謀，

請代先從者，許之。飲先從者酒，醉之，竊馬而獻之子常。子常歸唐侯。自拘於司敗，曰：「君以弄馬之故，隱君棄國家。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，必如之。」唐侯曰：「寡人之過也，二三子無辱！」皆償之。

蔡人聞之，固請而獻佩于子常。子常朝見蔡侯之徒，命有司曰：「蔡君之久也，官不共也，明日禮不畢，將死！」蔡侯歸，及漢，執玉而沈曰：「余所有濟漢而南者，有若大川！」蔡侯如晉，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，而請伐楚。

四年，春，三月，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，謀伐楚也。晉荀寅求貨於蔡侯，弗得，言於范獻子曰：「國家方危，諸侯方貳，將以襲敵，不亦難乎？水潦方降，疾瘡方起，中山不服，棄盟取怨，無損於楚，而失中山。不如辭蔡侯。吾自方城以來，楚未可以得志，祇取勤焉。」乃辭蔡侯。晉人假羽旄於鄭，鄭人與之。明日，或旆以會。晉於是乎失諸侯。

將會，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：「會同難，嘖有煩言，莫之治也。其使祝佗

從！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子魚，辭曰：「臣展四體，以率舊職，猶懼不給，而煩刑書，若又共二，微大罪也。且夫祝，社稷之常隸也，社稷不動，祝不出竟官之制也。君以軍行，祓社釁鼓，祝奉以從，於是乎出竟。若嘉好之事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，臣無事焉。」公曰：「行也！」

及皋鼬，將長蔡於衛。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：「聞諸道路，不知信否，若聞蔡將先衛，信乎。」萇弘曰：「信。蔡叔，康叔之兄也，先衛，不亦可乎。」子魚曰：「以先王觀之，則尙德也。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，選建明德，以藩屏周。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，於周爲睦。分魯公以大路，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殷民六族：條氏，徐氏，蕭氏，索氏，長勺氏，尾勺氏，使帥其宗氏，輯其分族，將其類醜，以法則周公，用卽命于周，是使之職事于魯，以昭周公之明德；分之土田陪敦，視宗卜史，備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因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於少皞之虛。分康叔以大路，少帛，績茂，旃旌，大呂，殷民七族：陶氏，施氏，繁氏，錡氏，樊氏，饑氏，終葵氏，封豷土略，自武父以南，及圃田之北

竟，取於有閭之土，以共王職，取於相土之東都，以會王之東蒐；聃季授士，陶叔授民，命以康誥，而封於殷虛。皆啓以商政，疆以周索。分唐叔以大路，密須之鼓，闕鞏，沾洗，懷姓九宗，職官五正，命以唐誥，而封於夏虛；啓以夏政，疆以戎索。三者皆叔也，而有令德，故昭之以分物。不然，文武成康之伯猶多，而不獲是分也，唯不尙年也。管蔡啓商，碁間王室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，以車七乘，徒七十人。其子蔡仲，改行帥德，周公舉之，以爲己卿士，見諸王而命之以蔡。其命書云：『王曰：胡！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！』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！武王之母弟八人，周公爲大宰，康叔爲司寇，聃季爲司空，五叔無官；豈尙年哉！曹，文之昭也；晉，武之穆也。曹伯爲甸，非尙年也。今將尙之，是反先王也。晉文公爲踐土之盟，衛成公不在；夷叔，其母弟也，猶先蔡其載書云：『王若曰：晉重，魯申，衛武，蔡甲午，鄭捷，齊潘，宋王臣，莒期。』藏在周府，可覆視也。吾子欲復文武之略，而不正其德，將如之何？』

襄弘說，告劉子，與范獻子謀之，乃長衛侯於盟。

反自召陵，鄭子大叔未至而卒，晉趙簡子爲之臨，甚哀，曰：「黃父之會，夫子語我九言曰：『無始亂，無怙富，無恃寵，無違同，無敖禮，無驕能，無復怒，無謀非德，無罪非義。』」

事 際

沈人不曾于召陵，晉人使蔡伐之。夏，蔡滅沈。秋，楚爲沈故圍蔡。吳員爲吳行人以謀楚。楚之殺郤宛也，伯氏之族出，伯州犂之孫詒，爲吳大宰以謀楚。楚自昭王卽位，無歲不有吳師。蔡侯因之，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。

冬蔡侯，吳子，唐侯，伐楚，舍舟于淮，自豫章與楚夾漢。左司馬戍謂子常曰：「子泓而與之上下，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，還塞大隧，直轅，冥，扼；子濟而伐之，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。」旣謀而行。武城黑謂子常曰：「吳用木也，我用革也，不可久也，不如速戰。」史皇謂子常：「楚人惡子而好司馬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，塞城口而入，是獨克吳也。子必速戰，不然不免！」乃濟而陳

，自小別至于大別，三戰。子常知不可，欲奔。史皇曰：「安求其事，難而逃之，將何所入？子必死之！初罪必盡說。」

十一月，庚午，二師陳于柏舉。闔廬之弟夫槩王，晨請闔廬曰：「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，先伐之，其卒必奔，而後大師繼之，必克。弗許。夫槩王曰：「所謂臣義而行，不待命者，其此之謂也！今日我死，楚可入也！」以其屬五千，先擊子常之卒，子常之卒奔，楚師亂。吳師大敗之。子常奔鄆。史皇以其乘廣死。吳從楚師及清發，將擊之。夫槩王曰：「困獸猶鬪，況人乎？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敗我；若使先濟者知免，後者慕之，蔑有鬪心矣。半濟而後可擊也。」從之；又敗之。楚人爲食，吳人及之，奔；食而從之；敗諸雍澁。五戰及郢。

己卯，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，涉雒，鍼尹固與王同舟，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。庚辰，吳入郢。以班處宮，子山處令尹之宮，夫槩王欲攻之，懼而去之，夫槩王入之。

左司馬戍及息而還，敗吳師于雍澁，傷。初，司馬臣闔廬，故恥爲禽焉，謂

其臣曰：「誰能免吾首？」吳句卑曰：「臣賤可乎？」司馬曰：「我實失子，可哉！」三戰，皆傷，曰：「吾不可用也已！」句卑布裳，剉而裹之，藏其身，而以其首免。

楚子涉 淮 濟 江，入于雲中。王寢盜攻之，以戈擊王。王孫由于以背受之，中肩。王奔鄖。鍾建負季芊以從，由于徐蘇而從。鄖公辛之弟懷，將弑王，曰：「平王殺吾父，我殺其子，不亦可乎？」辛曰：「君討臣，誰敢讐之！君命，天也。若死天命，將誰讐？」詩曰：『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，不侮矜寡，不畏疆禦。』唯仁者能之。違疆陵弱，非勇也；乘人之約，非仁也；滅宗廢祀，非孝也；動無令名，非知也。必犯是，余將殺女！」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。

吳人從之，謂隨人曰：「周之子孫，在漢川者，楚實盡之。天誘其衷，致罰於楚，而君又竄之，周室何罪，君若顧報周室，施及寡人，以獎天衷，君之惠也。漢陽之田，君實有。」楚子在公宮之北，吳人在其南。子期似王，逃王，乃已爲王，曰：「以我與之，王必免。」隨人卜與之，不吉，乃辭吳曰：「以隨之辟

小，而密邇於楚，楚實存之，世有盟誓，至于今未改。若難而棄之，何以事君？執事之患，不唯一人，若鳩楚竟，敢不聽命！」吳人乃退。鑿金初宦於子期氏，實與隨人要言；王使見，辭曰：「不敢以約爲利。」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。初，伍員與申包胥友；其亡也，謂申包胥曰：「我必復楚國！」申包胥曰：「勉之！子能復之，我必能興之！」及昭王在隨，申包胥如秦乞師，曰：「吳爲封豕長蛇，以薦食上國，虐始於楚，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；曰：『夷德無厭，若鄰於君，疆場之患也。逮吳之未定，君其取分焉。若楚之遂亡，君之士也；若以君靈撫之，世以事君。』」秦伯使辭焉，曰：「寡人聞命矣，子姑就館，將圖而告。」對曰：「寡君越在草莽，未獲所伏，下臣何敢卽安！立依於庭牆而哭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，七日。秦哀公爲之賦無衣；九頓首而坐。秦師乃出。」

事 後

〔五年〕申包胥以秦師至，秦子蒲，子虎，帥車五百乘以救楚。子蒲曰：「吾未知吳道。」使楚人先與吳人戰，而自稷會之，大敗夫槩王于沂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，其子帥奔徒，以從子西，敗吳師於軍祥。秋，七月，子期子唐滅蒲。九月，夫槩王歸，自立也，以與王戰而敗，奔楚，爲堂谿氏。

吳師敗楚師於雍澁；秦師又敗吳師。吳師居麇，子期將焚之，子西曰：「父兄親暴骨焉，不能收，又焚之，不可。」子期曰：「國亡矣，死者若有知也，可以歆舊祀，豈憚焚之？」焚之，而又戰，吳師敗。又戰于公堵之谿，吳師大敗；吳子乃歸；囚闔輿罷，闔輿罷請先，遂逃歸。葉公諸梁之弟后臧，從其母於吳，不待而歸；葉公終不正視。

楚子入于郢。初，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，曰：「吾聞之：不讓則不和，不和不可以遠征。吳爭於楚，必有亂；有亂，則必歸，焉能定楚？」

王之奔隨也，將涉于成臼，藍尹亶涉其帑，不與王舟。及寧，王欲殺之。子西曰：「子常唯思舊怨以敗，君何效焉？」王曰：「善。使復其所，吾以志前惡。」

王賞鬬辛，王孫由于，王孫圉，鍾建，鬬巢，申包胥，王孫賈，宋木，鬬懷。子西曰：「請舍懷也！」王曰：「大德滅小怨，道也。」申包胥曰：「吾爲君也，非爲身也，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？且吾尤子旗，其又爲諸？」遂逃賞。王將嫁季芊，季芊辭曰：「所以爲女子，遠丈夫也；鍾建負我矣。」以妻鍾建，以爲樂尹。

王之在隨也，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，國于脾洩。聞王所在，而後從王。王使由于城麇，復命，子西問高厚焉；弗知。子西曰：「不能，如辭。城不知高厚大小，何知？」對曰：「固辭不能，子使余也。人各有能有不能。王遇盜於雲中，余受其戈，其所猶在。」袒而示之背，曰：「此余所能也。脾洩之事，余亦弗能也。」

第十九 越句踐滅吳

一 槁李之戰

〔定公十四年〕吳伐越，越子句踐禦之，陳于槁李。句踐患吳之整也，使死士再禽焉，不動；使罪人三行，屬劍於頸，而辭曰：「二君有治，臣奸旗鼓，不敏於君之行前，不敢逃刑，敢歸死！」遂自剄也。師屬之日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敗之。靈姑浮以戈擊闔廬，闔廬傷將指，取其一屨；還，卒於陘，去槁李七里。夫差使人立於庭，苟出入，必謂己曰：「夫差！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？」則對曰：「唯，不敢忘！」三年，乃報越。

二 會稽之圍

〔哀公元年〕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，報槁李也，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，

保于會稽。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。

吳子將許之。伍員曰：「不可。臣聞之：樹德莫如滋，去疾莫如盡。昔有過澆，殺斟灌以伐斟鄩，滅夏后相。后緡方娠，逃出自竇，歸于有仍，生少康焉，爲仍牧正。綦澆，能戒之。澆使椒求之，逃奔有虞，爲之庖正，以除其害。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，而邑諸綸。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謀，以收夏衆，撫其官職。使女艾諜澆，使季杼誘豷。遂滅過戈，復禹之績，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今吳不如過，而越大於少康，或將豐之，不亦難乎！句踐能親而務施，施不失人，親不棄勞，與我同壤，而世爲仇讐，於是乎克而弗取，將又存之，違天而長寇讐，後雖悔之，不可食已！姬之衰也，日可俟也。介在蠻夷，而長寇讐，以是求伯，必不行矣！」

弗聽。退而告人曰：「越十年生聚，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爲沼乎？」

三月，越及吳平。——吳入越，不書，吳不告慶，越不告敗也。

二二 吳侵陳

〔哀公元年〕吳之人楚也，使召陳懷公，懷公朝國人而問焉，曰：「欲與楚者右，欲吳者左！陳人從田，無田從黨！」逢滑當公而進，曰：「臣聞國之興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禍。今吳未有福，楚未有禍，楚未可棄，吳未可從！而晉，盟主也，若以晉辭吳，若何？」公曰：「國勝君亡，非禍而何？」對曰：「國之有多矣，何必不復？小國猶復，況大國乎？臣聞國之興也，視民如傷，是其福也。其亡也，以民爲土芥，是其禍也。楚雖無德，亦不艾殺其民。吳日敝于兵，暴骨如莽，而本見德焉。天其或者正訓楚也。禍之適吳，其何日之有？」陳侯從之。及夫差克越，乃修先君之怨。秋，八月，吳侵陳，修舊怨也。

吳師在陳，楚大夫皆懼，曰：「闔廬惟能用其民，以敗我于柏舉。今聞其嗣又甚焉，將若之何？」子西曰：「三子恤不相睦，無患吳矣。昔闔廬食不三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，器不彫鏤，宮室不觀，舟車不飾，衣服財用，擇不取費

。在國，天有蓄癘，親巡孤寡，而共其乏困。在軍，熟食者分而後敢食，其所嘗者，卒乘與焉。勤恤其民，而與之勞逸，是以民不罷勞，死知不曠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，所以敗我也。今聞夫差，次有臺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嬪嬪御焉。一日之行，所飲必成，玩好必從。珍異是聚，觀樂是務，視民如讐，而用之日新。夫先自敗也已，安能敗我！」

四 伍員諫赦越

〔哀公十一年〕吳將伐齊，越子率其衆以朝焉，王及列士，皆有饋賂。吳人皆喜，唯子胥懼，曰：「是參吳也夫！」

諫曰：「越在，我心腹之疾也。壤地同，而有欲於我。夫其柔服，求濟其欲也。不如早從事焉。得志於齊，猶獲石田也，無所用之。越不爲沼，吳其泯矣！使醫除疾，而曰必遺類焉者，未之有也。盤庚之誥曰：『其有顛越不其，則劓殄無遺育，無俾易種于茲邑。』是商所以興也。今君易之，將以求大，不亦難乎！」

弗聽。使於齊，屬其子於鮑氏，爲王孫氏。反役，王聞之，使賜之屬鏹以死。將死，曰：「樹吾墓櫛，櫛可材也。吳其亡乎？三年，其始弱矣。盈必毀，天之道也。」

五 夫差爭盟黃池

〔哀公十三年〕夏，公會單平公，晉定公，吳夫差，于黃池。

六月，丙子，越子伐吳，爲二隧。疇無餘，謳陽自南方，先及郊。吳大子友，王子地，王孫彌庸，壽於姚，自泓上觀之。彌庸見姑蔑之旗，曰：「吾父之旗也！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！」大子曰：「戰而不克，將亡國，請待之！」彌庸不可；屬徒五千，王子地助之，乙酉，戰。彌庸獲疇無餘，地獲謳陽。越子至，王子地守，丙戌，復戰。大敗吳師，獲大子友，王孫彌庸，壽於姚。丁亥，入吳。吳人告敗于王，王惡其聞也，自剗七人於幕下。

秋，七月，辛丑，盟。吳晉爭先。吳人曰：「於周室我爲長。」晉人曰：「於姬姓我爲伯。」趙鞅呼司馬寅曰：「日旰矣，大事未成，二臣之罪也。建鼓整列，二臣死之，長幼必可知也。」對曰：「請姑視之。」反曰：「肉食者無墨，今吳王有墨，國勝乎？太子死乎？且夷德輕，不忍久，請少待之！」乃先晉人。

吳人將以公見晉侯，子服景伯對使者曰：「王合諸侯，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；伯合諸侯，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。自王以下，朝聘玉帛不同。故敝邑之職貢於吳，有豐於晉，無不及焉，以爲伯也。今諸侯會，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，則晉成爲伯矣。敝邑將改職貢，魯賦於晉八百乘，若爲子男，則將半邾以屬於吳，而如邾以事晉。且執事以伯召諸侯，而以侯終之，何利之有焉？」吳人乃止。旣而悔之，將囚景伯，景伯曰：「何也立後於魯矣，將以二乘與六人從，遲速唯命。」遂囚以還，及戶牖，謂大宰曰：「魯將以十月上辛，有事於上帝先王，季辛而畢，何世有職焉。自襄以來，未之改也。若不會，祝宗將曰：『吳實然。』且謂魯不共，而執其賤者七人，何損焉？」大宰謠言於王曰：「無損於魯而祇爲名，不

如歸之。」乃歸景伯。

吳中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，曰：「佩玉藥兮，余無所繫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與禍之父睨之。」對曰：「梁則無矣，麤則有之。若登首山以呼曰：『庚癸乎！』則諾。」

王欲伐宋，殺其丈夫，而囚其婦人。大宰嚭曰：「可勝也，而弗能居也。」乃歸。冬，吳及越平。

六 笠澤之戰

〔哀公十七年〕三月，越子伐吳，吳子禦之笠澤，夾水而陳。越子爲左右句卒，使夜或左或右，鼓譟而進。吳師分以御之。越子以三軍潛涉，當吳中軍而鼓之。吳師大亂，遂敗之。

七 句踐滅吳

〔哀公二十年〕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：「不改，必亡。」弗聽。出居于艾，遂適楚；聞越將伐吳，冬，請歸平越；遂歸。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；吳人殺之。

十一月，越圍吳。趙孟降於喪食。楚隆曰：「三年之喪，親睦之極也，主又降之，無乃有故乎？」趙孟曰：「黃池之役，先主與吳王有質，曰：好惡同之。」今越圍吳，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，非晉之所能及也，吾是以爲降。」楚隆曰：「若使吳王知之，若何？」趙孟曰：「可乎？」隆曰：「請嘗之。」

乃往。先造于越軍，曰：「吳犯閭上國多矣，聞君親討焉，諸夏之人，莫不欣喜。唯恐君志之不從，請入視之。」許之。告于吳王曰：「寡君之老無恤，使陪臣隆，敢展謝其不共。黃池之役，君之先臣志父，得承齊盟，曰：『好惡同之。』今君在難，無恤不敢憚勞，非晉國之所能及也，使陪臣敢展布之！」王拜稽首，曰：「寡人不佞，不能事越，以爲大夫憂。拜命之辱！」與之一箠珠，使問趙孟，曰：「句踐將生憂寡人，寡人死之不得矣！」王曰：「溺人必笑，吾將有

問也：「史黯何以得爲君子？」對曰：「黯也進不見惡，退無謗言。」王曰：「宜哉！」

二十二年，夏，四月，邾隱公自齊奔越，曰：「吳爲無道，執父立子。」越人歸之。大子革奔越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丁卯，越滅吳，請使吳王居甬東。辭曰：「孤老矣，焉能事君！」乃縊。越人以歸。

左傳纂讀
句踐滅吳

第二十 魯用孔子

一 孟僖子使子學禮

〔昭公七年〕九月，公至自楚。孟僖子病，不能相禮，乃講學之，苟能禮者從之。及其將死也，召其大夫曰：「禮，人之幹也；無禮，無以立。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，聖人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其祖弗父何，以有宋而授厲公；及正考父，佐戴，武，宣，三命茲益共。故其鼎銘云：『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饕於是，鬻於是，以餬余口。』其共也如是。臧孫紇有言曰：『聖人有明德者，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』今其將在孔丘乎？我若獲沒，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，使事之，而學禮焉，以定其位。」

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。仲尼曰：「能補過者，君子也。詩曰：『君子是則是效。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。」

二 孔子相夾谷之會

〔定公十年〕夏，公會齊侯于祝其，實夾谷；孔丘相。犁彌言於齊侯曰：「孔丘知禮而無勇，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，必得志焉。」齊侯從之。孔丘以公退，曰：「士兵之！兩君好合，而裔夷之俘，以兵亂之，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！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俘不干盟，兵不偪好。於神爲不祥，於德爲愆義，於人爲失禮。君必不然！」齊侯聞之，遽辟之。

將盟，齊人加於載書曰：「齊師出竟，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，有如此盟！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，曰：「而不又我汶陽之田，吾以共命者，亦如之！」齊侯將享公，孔丘謂梁丘據曰：「齊魯之故，吾子何不聞焉？事既成矣，其又享之，是勤執事也。且犧象不出門，嘉樂不野合。享而既具，是棄禮也；若不具，用秕稗也。用秕稗，君辱；棄禮，名患。子盍圖之！夫享，所以昭德也；不昭，不如其已也。」乃不果享。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。

三 孔子拒攻衛大叔

〔哀公十一年〕冬，衛大叔疾，出奔宋。初，疾娶于宋子朝，其娣嬖。子朝出，孔文子使疾出其妻，而妻之。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，寘於犂，而爲之一宮，如二妻。文子怒，欲攻之。仲尼止之。遂奪其妻。或淫于外州，外州人奪之軒以戲。恥是二者，故出。衛人立遺，使室孔媾。

疾臣向魋，納美珠焉；與之城鉏。宋公求珠，魋不與，由是得罪。及桓氏出，城鉏人攻大叔疾。衛莊公復之，使處巢；死焉，殯於鄆，葬於少禘。

初，晉悼公子愨亡在衛，使其女僕而田。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；遂聘之，生悼子。悼子卽位，故夏戊爲大夫。悼子亡，衛人翦夏戊。

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，訪於仲尼。仲尼曰：「胡簋之事，則嘗學之矣；甲兵之事，未之聞也。」退命駕而行，曰：「鳥則擇木，木豈能擇鳥？」文子遽止之，曰：「圍豈敢度其私，訪衛國之難也。」將止，魯人以幣召之，乃歸。

四 季孫用田賦

〔哀公十一年〕季孫欲以田賦，使冉有訪於仲尼。仲尼曰：「丘不識也。」三發，卒曰：「子爲國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，子之不言也？」仲尼不對。而私於冉有曰：「君子之行也，度於禮，施取其厚，事舉其中，斂從其薄；如是，則以丘亦足矣。若不度於禮，而貪冒無厭，則雖以田賦，將又不足。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，則周公之典在；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訪焉？」弗聽。

五 西狩獲麟

〔哀公十四年〕春，西狩于大野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，以爲不祥，以賜虞人。仲尼觀之，曰：「麟也！」然後取之。

六 哀公誅孔子

〔哀公十六年〕夏，四月，己丑，孔丘卒。公誄之曰：「昊天不弔，不愍遺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！熒熒余在疚！嗚呼哀哉！尼父無自律！」子贛曰：「君其不沒于魯乎？夫子之言曰：『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；失志爲昏，失所爲愆。』生不能用，死而誄之，非禮也。稱一人，非名也。君兩失之。」

左傳纂讀
哀公誅孔子

二三八

第二十一 魯三桓專政

一 成季友立僖公

〔莊公三十二年〕初，公築臺臨黨氏，見孟任，從之，悶；而以夫人言，許之；割臂盟公，生子般焉。雩，講于梁氏，女公子觀之，圉人犛自牆外與之戲。子般怒，使鞭之，公曰：「不如殺之，是不可鞭，犛有力焉，能投蓋于稷門。」

公疾，問後於叔牙；對曰：「慶父材。」問於季友；對曰：「臣以死奉般。」公曰：「鄉者牙曰慶父材。」成季使以君會命僖叔待于鍼巫氏，使鍼季酖之，曰：「飲此則有後於魯國；不然，死且無後。」飲之，歸及達泉而卒。立叔孫氏。八月，癸亥，公薨於路寢。子般卽位，次于黨氏。冬，十月，己未，共仲使圉人犛賊子般于黨氏。成季奔陳。立閔公。

〔閔公元年〕秋，八月，公及齊侯盟于姑落，請復季友也；齊侯許之。使召

諸陳，公次于鄆以待之。季子來歸，嘉之也。

〔二年〕初，公傳奪卜齮田，公不禁。秋，八月，辛丑，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。成季以僖公適邾；共仲奔莒；乃入，立之。以賂求共仲于莒，莒人歸之，及密，使公子魚請，不許。哭而往，共仲曰：「奚斯之聲也！」乃縊。

閔公，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，故齊人立之。共仲通于哀姜，哀姜欲立之。閔公之死也，哀姜與知之，故孫于邾；齊人取而殺之于夷，以其尸歸。僖公請而葬之。

成季之將生也，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，曰：「男也，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，間于兩社，爲公室輔。季氏亡，則魯不昌。」又筮之，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，曰：「同復于父，敬如君所。」及生，有文在其手，曰「友」，遂以命之。

一一 季文子逐莒僕

〔文公十八年〕莒紀公生大子僕，又生季佗，愛季佗而黜僕，且多行無禮於

國。僕因國人，以弑紀公，以其寶玉來奔，納諸宣公。公命與之邑，曰：「今日必授！」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，曰：「今日必達！」公問其故，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：「先大夫臧文仲，教行父事君之禮，行父奉以周旋，弗敢失隊。曰：『見有禮於其君者，事之，如孝子之養父母也；見無禮於其君者，誅之，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。』先君周公，制周禮曰：『則以觀德，德以處事，事以度功，功以食民。』作誓命曰：『毀則爲賊，掩賊爲藏；竊賄爲盜，盜器爲姦。』主藏之名，賴姦之用，爲大凶德，有常無赦，在九刑不忘。行父還觀莒僕，莫可則也。孝敬忠信爲吉德，盜賊藏姦爲凶德。夫莒僕，則其孝敬，則弑君父矣；則其忠信，則竊實玉矣。其人則盜賊也，其器則姦兆也；保而利之，則主藏也。以訓則昏，民無則焉。不度於善，而皆在於凶德，是以去之。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：蒼舒，隤敳，檮蕺，大臨，彤降，庭堅，仲容，叔達，齊聖廣淵，明允篤誠，天下之民，謂之八愷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：伯奮，仲堪，叔獻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宣慈惠和，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此十六族也，世濟其美，不隕

其名，以至于堯，堯不能舉。舜臣堯，舉八愷，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時序，地平天成。舉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；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共，子孝，內平外成。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，好行凶德，醜類惡物，頑嚚不友，是與比周，天下之民，謂之渾敦。少皞氏有不才子，毀信廢忠，崇飾惡言，靖譖庸回，服讒蒐慝，以誣盛德，天下之民，謂之窮奇。顓頊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訓，不知話言，告之則頑，舍之則嚚，傲狠明德，以亂天常，天下之民，謂之檇杌。此三族也，世濟其凶，增其惡名，以至于堯，堯不能去。緡雲氏有不才子，貪于飲食，冒于貨賄，侵欲崇侈，不可盈厭，聚斂積實，不知紀極，不分孤寡，不恤窮匱，天下之民，以比三凶，謂之饕餮。舜臣堯，賓于四門，流四凶，族渾敦，窮奇，檇杌，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，以爲天子，以其舉十六相，去四凶也。故虞書數舜之功曰：『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；』無違教也。曰：『納于百揆，百揆時序；』無廢事也。曰：『賓于四門，四門穆穆；』無凶人也。舜有大功二十，而爲天子。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，去一凶矣，於

舜之功，二十之一也，庶幾免於戾乎！」

三 季武子作三軍

〔襄公〕十一年，春，季武子將作三軍，告叔孫穆子曰：「請爲三軍，各征其軍。」穆子曰：「政將及子，子必不能。」武子固請之。穆子曰：「然則盟請。」乃盟諸僖闕，詛諸五父之衢。正月，作三軍，三分公室，而各有其一。三子各毀其乘。季氏使其乘之人，以其役邑入者無征，不入者倍征。孟氏使半爲臣，若子若弟。叔孫氏使盡爲臣。不然，不舍。

四 臧孫紇廢長立幼

〔襄公二十三年〕季武子無適子，公彌長，而愛悼子，欲立之。訪於申豐曰：「彌與紇吾皆愛之，欲擇才焉而立之？」申豐趨退，歸，盡室將行。他日，又訪焉；對曰：「其然，將具敝車而行。」乃止。

訪於臧紇；臧紇曰：「飲我酒，吾爲子立之。」季氏飲大夫酒，臧紇爲客。既獻，臧孫命北面重席，新樽絜之。召悼子，降逆之，大夫皆起。及旅，而召公鉏，使與之齒。季孫失色。失氏以爲公鉏爲馬正，慍而不出。閔子馬見之，曰：「子無然！禍福無門，唯人所召。爲人子者患不孝，不患無所；敬共父命，何常之有？若能孝敬，富倍季氏，可也；姦回不軌，禍倍下民，可也。」公鉏然之，敬共朝夕，恪居官次。季孫喜，使飲已酒，而以具往，盡舍旃。故公鉏氏富。又出爲公左宰。

孟孫惡臧孫，季孫愛之。孟氏之御騶豐點，好羯也，曰：「從余言，必爲孟孫。」再三云，羯從之。孟莊子疾，豐點謂公鉏，苟立羯，請讐臧氏。公鉏謂季孫曰：「孺子秩，固其所也；若羯立，則季氏信有力於季氏矣。」弗應。己卯，孟孫卒，公鉏奉羯立于戶側。季孫至，入哭而出，曰：「秩焉在？」公鉏曰：「羯在此矣。」季孫曰：「孺子長。」公鉏曰：「何長之有？唯其才也。且夫子之命也。」遂立羯，秩奔邾。

臧孫入哭，甚哀，多涕出。其御曰：「孟孫之惡子也，而哀如是；孫季若死，其若之何？」臧孫曰：「季孫之愛我，疾疢也；孟孫之惡我，藥石也；美疢不如惡石。夫石猶生我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孟孫死，吾亡無日矣！」

孟氏閉門，告於季孫曰：「臧氏將爲亂，不使我葬。」季孫不信。臧孫聞之，戒。冬，十月，孟氏將辟，藉除於臧氏，臧孫使正夫助之。除於東門，甲從己而視之。孟氏又告季孫，季孫怒，命攻臧氏。乙亥，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，奔邾。

初，臧宣叔娶于鑄，生賈及爲而死。繼室以其姪，穆姜之姨子也，生紇，長於公宮，姜氏愛之，故立之。臧賈臧爲出在鑄。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，且致大蔡焉，曰：「紇不佞，失守宗祧，敢告不弔。紇之罪，不及不祀，子以大蔡納請，其可。」賈曰：「是家之禍也，非子之過也。賈聞命矣。」再拜，受龜，使爲以納請；遂自爲也。臧孫如防，使來告曰：「紇非能害也，知不足也，非敢私請，苟守先祀，無廢二勳，敢不辟邑！」乃立臧爲。

臧紇致防而奔齊。其人曰：「其盟我乎？」臧孫曰：「無辭。」將盟臧氏，季孫召外史掌惡臣，而問盟首焉。對曰：「盟東門氏也，曰：『毋或如東門遂，不聽公命，殺適立庶！』盟叔孫氏也，曰：『毋或如叔孫僑如，欲廢國常，蕩覆公室！』」季孫曰：「臧孫之罪，皆不及此。」孟椒曰：「盍以其犯門斬關！」季孫用之。乃盟臧氏曰：「無或如臧孫紇，干國之紀，犯門斬關！」臧孫聞之，曰：「國有人焉，誰居？其孟椒乎？」

齊侯將爲臧紇田。臧孫聞之，見齊侯；與之言伐晉。對曰：「多則多矣；抑君似鼠。夫鼠，晝伏夜動，不穴於寢廟，畏人故也。今君聞晉之亂，而後作焉；寧，將事之；非鼠如何？」乃弗與田。仲尼曰：「知之難也！有臧武仲之知，而不容於魯國，抑有由也；作不順，而施不恕也。夏書曰：『念茲在茲，』順事怨施也。」

五 叔孫家難

〔昭公四年〕初，穆子去叔孫氏，及庚宗，遇婦人，使私爲食而宿焉。問其行，告之故，哭而送之。適齊，娶於國氏，生孟丙仲壬。夢天壓已弗勝，顧而見人，黑而上僂，深目而顰喙，號之曰：「牛助余！」乃勝之。且而皆召其徒，無之；且曰：「志之。」

及宣伯奔齊，饋之。宣伯曰：「魯以先子之故，將存吾宗，必召女。召女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願之久矣。」魯人召之，不告而歸。既立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，問其姓，對曰：「余子長矣，能奉雉而從我矣。」召而見之，則所夢也，未問其名，號之曰：「牛！」曰：「唯。」皆召其徒使視之，遂使爲豎。有寵，長使爲政。公孫明知叔孫於齊，歸，未逆國姜，子明取之，故怒。其子長而後使逆之。

田於丘薺，遂遇疾焉。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，強與孟盟；不可。叔孫爲孟鐘

，曰：「爾未際，饗大夫以落之。」既具，使豎牛請日，入弗謁，出命之日。及賓至，聞鐘聲，牛曰：「孟有北婦人之客。」怒，將往，牛止之。賓出，使拘而殺諸外。牛又強與仲盟；不可。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，公與之環，使牛入示之。人不示，出命佩之。牛謂叔孫：「見仲而何？」叔孫曰：「何爲？」曰：「不見，既自見矣。公與之環，而佩之矣。」遂逐之，奔齊。疾急，命召仲；牛許而不召。杜洩見，告之饑渴，授之戈。對曰：「求之而至，又何去焉？」豎牛曰：「夫子疾病，不欲見人。」使寘饋于个而退，牛弗進，則置虛，命徹。十二月，癸丑，叔孫不食，乙卯，卒。

牛立昭子而相之。公使杜洩葬叔孫。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，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。杜洩將以路葬，且盡卿禮。南遺謂季孫曰：「叔孫未乘路，葬焉用之？且冢卿無路，介卿以葬，不亦左乎！」季孫曰：「然。」使杜洩舍路；不可；曰：「夫子受命於朝，而聘于王，王思舊勳而賜之路，復命而致之君，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。使三官書之：吾子爲司徒，實書名；夫子爲司馬，與工正書服；

孟孫爲司空，以書勳。今死而弗以，是棄君命也；書在公府而弗以，是廢三官也。若命服，生弗敢服，死又不以，將焉用之？乃使以葬。

季孫謀去中軍，豎牛曰：「夫子固欲去之。」

五年，春，王正月，舍中軍，卑公室也。毀中軍于施氏，成諸臧氏。初作中軍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；季氏盡征之，叔孫氏臣其子弟，孟氏取其半焉。及其舍之也，四分公室，季氏擇二，二子各一，皆盡征之，而貢于公。以書使杜洩告於殯，曰：「子固欲毀中軍，既毀之矣，故告。」杜洩曰：「夫子唯不欲毀也。故盟諸僖閔，詛諸五父之衢。」受其書而投之，帥士而哭之。叔子謂季孫曰：「帶受命於子叔孫曰：『葬鮮者自西門。』」季孫命杜洩；杜洩曰：「卿喪自朝，魯禮也。吾子爲國政，未改禮而又遷之，羣臣懼死，不敢自也！」既葬而行。仲至自齊，季孫欲立之。南遺曰：「叔孫氏厚，則季氏薄。彼實家亂，子勿與知，不亦可乎？」南遺使國人助豎牛，以攻諸大庫之庭，司宮射之，中目而死。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。

昭子卽位，朝其家衆曰：「豎牛禍叔孫氏，使亂大從，殺適立庶，又披其邑，將以赦罪，罪莫大焉！必速殺之！」豎牛懼，奔齊。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，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。仲尼曰：「叔孫昭子之不勞，不可能也！周任有言曰：『爲政者不賞私勞，不罰私怨。』」詩云：『有覺德行；四國順之。』」

初，穆子之生也，莊叔以周易筮之，遇明夷三三三之謙三三三，以示卜楚丘；曰：「是將行，而歸爲子祀，以讒人入，其名曰牛，卒以餒死。明夷，日也，日之數十，故有十時，亦當十位。自王已下，其二爲公，其三爲卿。日上其中，食日爲二，且日爲三。明夷之謙，明而未融，其當日乎？故曰爲子祀。日之謙當鳥，故曰明夷于飛。明而未融，故曰垂其翼。象日之動，故曰君子于行。當三在旦，故曰三日不食。離，火也；艮，山也；離爲火，火焚山，山敗。于人爲言，敗言爲讒，故曰有攸往；主人有言，言必讒也。純離爲牛；世亂讒勝，勝將適離，故曰其名曰牛。謙不足，飛不翔，垂不峻，翼不廣，故曰其爲子後乎？吾子亞卿也，抑少不終。」

六 季孫意如逐君

〔昭公二十五年〕有鸛鵒來巢，書所無也。師已曰：「異哉！吾聞文武之世，童謠有之曰：『鸛之鵒之，公出辱之。鸛鵒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饋之馬。鸛鵒踈踈，公在乾侯，徵褻與襦。鸛鵒之巢，遠哉遙遙。褫父喪勞，朱父以驕。鸛鵒鸛鵒，往歌來哭！』童謠有是，今鸛鵒來巢，其將及乎？」

初，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，生申。公鳥死，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，相其室。及季妣與饗人檀通，而懼，乃使其妾扶已，以示秦湫之妻，曰：「公若欲使余，余不可，而扶余。」又訴於公甫，曰：「展與夜姑將要余。」秦姬以告公之，公之與公甫告平子。平子拘展於下，而執夜姑，將殺之。公若泣而哀之，曰：「殺是，是殺余也！」將爲之請，平子使豎勿內，日中不得請。有司逆命，公之使速殺之。故公若怨平子。

季郈之雞鬪，季氏介其雞，郈氏爲之金距。平子怒，益於郈氏，且讓之。故郈昭伯亦怨平子。

臧召伯之從弟會，爲讒於臧氏，而逃於季氏，臧氏執旃。平子怒，拘臧氏老。將禘於襄公，萬者二人，其衆萬於季氏。臧孫曰：「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！一大夫遂怨平子。」

公若獻弓於公爲，且與之出射於外，而謀去季氏。公爲告公果公賁，公果公賁賁使侍人僚祖告公。公寢，將以戈擊之；乃走。公曰：「執之，亦無命也。」懼而不出，數月不見。公不怒，又使言，公執戈以懼之，乃走。又使言，公曰：「非小人之所及也。」公果自言，公以告臧孫，臧孫以難。告郈孫，郈孫以可勸。告子家懿伯，懿伯曰：「讒人以君徼幸，事若不克，君受其名，不可爲也。舍民數世以求克事，不可必也。且政在焉，其難圖也。」公退之，辭曰：「臣與聞命矣，言若洩，臣不獲死。」乃館於於公。

叔孫昭子如闕。公居於長府。九月，戊戌，伐季氏。殺公之于門，遂入之。

平子登臺而請曰：「一君不察臣之罪，使有司討臣以干戈，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。」弗許。請囚于費；弗許。請以五乘亡；弗許。子家子曰：「君其許之！政自之出久矣，隱民多取食焉，爲之徒者衆矣。日入慝作，弗可知也。行怒不可蓄也；蓄而弗治，將蘊：蘊蓄，民將生心；生心，同求將合。君必悔之！」弗聽。郈孫曰：「必殺之！」

公使郈孫逆孟懿子。叔孫氏之司馬驪戾，言於其衆曰：「若之何？」莫對。又曰：「我家臣也，不敢知國。凡有季氏與無，於我孰利？」皆曰：「無季氏，是無叔孫氏也。」驪戾曰：「然則救諸。」帥徒以往。陷西北隅以入。公徒釋甲，執冰而踞；遂逐之。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，見叔孫氏之旌，以告。孟氏執郈昭伯，殺之于南門之西。遂伐公徒。

子家子曰：「諸臣僞劫君者，而負罪以出；君止。意如之事君也，不敢不改。」公曰：「余不忍也。」與臧孫如墓謀，遂行。己亥，公孫于齊，次于陽州。齊侯將唁公于平陰，公先至于野井，齊侯曰：「寡人之罪也。使有司待于平陰，

爲近故也。——書曰：「公孫于齊，次于陽州，齊侯唁公于野井。」禮也。將求於人，則先下之，禮之善物也。——齊侯曰：「自莒疆以西，請致千社，以待君命。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，唯命是聽。君之憂，寡人之憂也。」公喜。子家子曰：「天祿不再！天若胙君，不過周公以魯足矣。失魯而以千社爲臣，誰與之立？且齊君無信，不如早之晉。」弗從。

臧召伯率從者將盟，載書曰：「戮方壹心，好惡同之，信罪之有無，繾綣從公，無通外內！」以公命示子家子，子家子曰：「如此，吾不可以盟。羈也不佞，不能與二三子同心，而以爲皆有罪。或欲通內外，且欲去君，二三子好亡而惡定，焉可同也？陷君於難，罪孰大焉！通內外而去君，君將速入；弗通何爲，而何守焉？」乃不與盟。

昭子自闕歸，見平子。平子稽顙曰：「子若我何？」昭子曰：「人誰不死？子以逐君成名，子孫不忘，不亦傷乎！將若子何？」平子曰：「苟使意如得改事君，所謂生死而骨肉也。」昭子從公于齊，與公言。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。公

與昭子言於幄內，曰：「將安衆而納公。」公徒將殺昭子，伏諸道。左師展告公；公使昭子自鑄歸。平子有異志。冬，十月，辛酉，昭子齊於其寢，使祝宗祈死，戊辰，卒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，公徒執之。

〔二十六年〕三月，公至自齊，處于鄆，言魯地也。夏，齊侯將納公，命無受魯貨。申豐從女賈，以幣錦二兩，縛一如瑱，適齊師。謂子猶之人高齶，能貨子猶，爲高氏後，粟五千廩。高齶以錦示子猶，子猶欲之。齶曰：「魯人買之，百兩一布。以道之不通，先入幣財。」子猶受之，言於齊侯曰：「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，非不能事君也，然據有異焉。宋元公爲魯君如晉，卒于曲棘。叔孫昭子求納其君，無疾而死。不知天之棄魯耶？抑魯君有罪於鬼神，故及此也？君若待于曲棘，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。若可，師有濟也，君而繼之，茲無敵矣；若其無成，君無辱焉。」

齊侯從之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。戚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：「有都以衛國也，

請我受師。」許之；請納質，弗許；曰：「信女足矣。」告于齊師曰：「孟氏，魯之敝室也，用成已甚，弗能忍也。請息肩于齊。」齊師圍成，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，曰：「將以厭衆。」魯成備而後告，曰：「不勝衆。」

師及齊師戰于炊鼻，齊子淵捷從洩聲子，射之，中楯瓦，繇胸汰輶，匕入者三寸。聲子射其馬，斬鞅，殪，改駕，入以爲饜戾也，而助之。子車曰：「齊人也。」將擊子車，子車射之，殪。其御曰：「又之！」子車曰：「衆可懼也，而不可怒也。」子囊帶從野洩，叱之，洩曰：「軍無私怒，報乃私也，將亢子！」又叱之；亦叱之。冉豎射陳武子，中手，失弓而罵；以告平子曰：「有君子白皙，鬢鬚眉，甚口。」平子曰：「必子彊也，毋乃亢諸？」對曰：「謂之君子，何敢亢之？」林雍羞爲顏鳴右，下，苑何忌取其耳，顏鳴之。苑子之御曰：「視下顧。」苑子荆林雍，斷其足。鑿而乘於他車以歸。顏鳴三入齊師，呼曰：「林雍乘！」

二十七年，春，公如齊。公至自齊，處于鄆。言在外也。

秋，會于扈，令戍周，且謀納公也。宋衛皆利納公，固請之。范獻子取貨於季孫，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：「季孫未知其罪，而君伐之，請囚請亡，於是乎不獲。君又弗克，而自出也。夫豈無備，而能出君乎？季氏之復，天救之也。休公徒之怒，而啓叔孫氏之心。不然，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？叔孫氏懼禍之濫，而自同於季氏，天之道也。魯君守齊，三年而無成。季氏甚得其民，淮夷與之，有十年之備，有齊楚之援，有天之贊，有民之助，有堅守之心，有列國之權，而弗敢宣也；事君如在國。故鞅以爲難。二子皆圖國者也，而欲納魯君，鞅之願也。請從二子以圍魯，無成，死之！」二子懼，皆辭。乃辭小國，而以難復。

二十九年，春，公至自乾侯，處于鄆。齊侯使高張來唁公，稱主君。子家子曰：「齊卑君矣，君祇辱焉！」公如乾侯。

平子每歲賈馬，具從者之衣屨，而歸之于乾侯。公執歸馬者賣之，乃不歸馬。

。衛侯來獻其乘馬，曰啓服，塹而死；公將爲之櫝。子家子曰：「從者病矣，請以食之！」乃以帷裹之。公賜公衍羔裘，使獻龍輔於齊侯，遂入羔裘。齊侯喜，與之陽穀。

公衍公爲之生也，其母偕出；公衍先生，公爲之母曰：「相與偕出，請相與偕告。」三日，公爲生，其母先以告；公爲爲兄。公私喜於陽穀，而思於魯。曰：「務人爲此禍也！且後生而爲兄，其誣也久矣！」乃黜之，而以公衍爲大子。

三十一年，春，王正月，公在乾侯。言不能外內也。晉侯將以師納公；范獻子曰：「若召季孫而不來，則信不臣矣，然後伐之，若何？」晉人召季孫，獻子使私焉，曰：「子必來，我受其無咎。」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。荀躒曰：「寡君使躒謂吾子，何故出君！有君不事，罔有常刑，子其圖之！」季孫練冠，麻衣，跣行，伏而對曰：「事君，臣之所不得也，敢逃刑命！君若以臣爲有罪，請囚于費，以待君之察也，亦唯君。若以先臣之故，不絕季氏，而賜之死。若弗殺弗

亡，君之惠也，死且不朽。若得從君而歸，則固臣之願也，敢有異心！」夏，四月，季孫從知伯如乾侯。子家子曰：「君與之歸！一慙之不忍，而終身慙乎？」公曰：「諾，」衆曰：「在一言矣！君必逐之！」

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，且曰：「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，意如不敢逃死；君其入也！」公曰：「君惠顧先君之好，施及亡人，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，則不能見夫人！已所能見夫人者，有如河！」荀躒掩耳而走曰：「寡君其罪之恐，敢與知魯國之難。臣請復於寡君。」退而謂季孫：「君怒未怠，子姑歸祭。」子家子曰：「君以一乘入于魯師，季孫必與君歸。」公欲從之，衆從者脅公，不得歸。

三十二年，春，王正月，公在乾侯。言不能外內，又不能用其人也。

十二月，公疾，徧賜大夫，大夫不受。賜子家子雙琥，一環，一璧，輕服，受之。大夫皆受其賜。己未，公薨。子家子反賜於府人，曰：「吾不敢逆君命也。」

。大夫皆反其賜。——書曰：「公薨于乾侯。」言失其所也。

趙簡子問於史黑曰：「季氏出其君，而民服焉，諸侯與之；君死於外，而莫之或罪也。」對曰：「物生有兩，有三，有五，有陪貳。故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體有左右，各有妃耦。王有公，諸侯有卿，皆有貳也。天生季氏，以貳魯侯，爲日久矣；民之服焉，不亦宜乎？魯君世從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，民忘君矣；雖死於外，其誰矜之！社稷無常奉，君臣無常位，自古以然。故詩曰：『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三后之姓，於今爲庶。』主所知也。在易卦，雷乘乾曰大壯三三，天之道也。昔成季友，桓之季也，文姜之愛子也，始震而卜。卜人謁之曰：「生有嘉聞，其名曰友，爲公室輔。」及生，如卜人之言，有文在其手曰友，遂以名之。旣而有大功於魯，受費以爲上卿。至於文子武子，世增其業，不廢舊績。魯文公薨，而東門遂殺適立庶，魯君於是乎失國，政在季氏；於此君也，四公矣。民不知君，何以得國？是以爲君，慎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。」

七 陽虎欲去三桓

〔定公八年〕寤寤，公鉏極，公山不狝，皆不得志於季氏；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；叔仲志不得志於魯；故五人因陽虎，陽虎欲去三桓，以季寤更季氏，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。冬，十月，順祀先公而祈焉。辛卯，禘于僖公。壬辰，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。戒都車曰：「癸巳至！」

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：「季氏戒都車，何故？」孟孫曰：「吾弗聞。」處父曰：「然則亂也，必及於子，先備諸？」與孟孫以壬辰爲期。

陽虎前驅。林楚御桓子，虞人以鉞盾夾之。陽越殿。將如蒲圃，桓子昨謂林楚曰：「而先皆季氏之良也，爾以是繼之！」對曰：「臣聞命後。陽虎爲政，魯國服焉，違之徵死，死無益於主。」桓子曰：「何後之有？而能以我適孟氏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愛死，懼不免主。」桓子曰：「往也！」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，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。林楚怒馬，及衢而騁。陽越射之，不中，築者闔門，

有自門間射陽越，殺之。

陽虎劫公與武叔，以伐孟氏。公斂處父帥戚人自上東門入，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，弗勝；又戰于棘下，陽氏敗。陽虎說甲如公宮，取寶玉大弓以出，舍于五父之衢；寢而爲食。其徒曰：「追其將至！」虎曰：「魯人聞余出，喜于徵死，何暇追余？」從者曰：「嘻！速駕！公斂陽在。」公斂陽請追之，孟孫弗許，陽欲殺桓子，孟孫懼而歸之。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。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。

八 哀公以越伐三桓

〔哀公二十五年〕六月，公至自越，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，郭重僕，見二子曰：「惡言多矣，君請盡之！」公晏于五梧，武伯爲祝，惡郭重曰：「何肥也？」季孫曰：「請飲彘也！以魯國之密邇仇讐，臣是以不獲從君，克免于大行，又謂重也肥！」公曰：「是食言多矣，能無肥乎？」飲酒不樂，公與大夫始有惡。

〔二十七年〕夏，四月，己亥，季康子卒，公弔焉，降禮。

公患三桓之侈也，飲以諸侯去之。三桓亦患公之妄也，故君臣多間。公游于陵阪，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，曰：「請有問于子：余及死乎？」對曰「臣無由知之。」三問，卒辭不對。

公欲以越伐魯，而去三桓。秋，入月，甲戌，公如公孫有隱氏，因孫于邾，乃遂如越。國人施公孫有山氏。

左傳纂讀

哀公以越伐三桓

二六四

第二十二 齊陳氏之大

一 陳完奔齊

〔莊公〕二十二年，春，陳人殺其大子禦寇，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，顓孫自齊來奔，齊侯使敬仲爲卿。辭曰：「羈旅之臣，幸若獲宥，及於寬政，赦其不閑於教訓，而免於罪戾，弛於負擔，君之惠也，所獲多矣。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謗？請以死告！」詩云：『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，豈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』使爲工正。食桓公酒，樂，公曰：「以火繼之。」辭曰：「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，不敢。」君子曰：酒以成禮，不繼以淫，義也。以君成禮，弗納於淫，仁也。

初，懿氏妻敬仲，其妻占之，曰：「吉。是謂鳳皇于飛，和鳴鏘鏘。有嬀之後，將育于姜。五世其昌，並于正卿。八世之後，莫之與京。」

陳厲公，蔡出也，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，生敬仲。其少也，周史有以周易見

陳侯者，陳侯使筮之，遇觀三三之否三三，曰：「是謂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，此其代陳有國乎？不在此，其在異國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孫。光遠而自他，有耀者也。坤，土也；巽，風也；乾，天也。風爲天於土上，山也。有山之材，而照之以天光，於是乎居土上。故曰觀國之光，利用賓于王。庭實旅百，奉之以玉帛，天地之美具焉。故曰利用賓于王。猶有觀焉，故曰其在後乎。風行而著於土，故曰其在異國乎。若在異國，必姜姓也。姜，大嶽之後也。山嶽則配天，物莫能兩大，陳衰，此其昌乎？」及陳之初亡也，陳桓子始大於齊；其後亡也，戚子得政。

二 陳鮑氏滅欒高氏

〔昭公十年〕齊惠變高氏皆耆酒，信內多怨，彊於陳鮑氏而惡之。夏，有告陳桓子曰：「子旗子良，將攻陳鮑。」亦告鮑氏。桓子授甲而如鮑氏，遭子良醉而騁；遂見文子，則亦授甲矣。使視二子，則皆將飲酒。桓子曰：「彼雖不信，

聞我授甲，則必逐我。及其飲酒也，先伐諸！」陳鮑方睦，遂伐欒高氏。子良曰：「先得公，陳鮑焉往？」遂伐虎門。

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，四族召之，無所往。其徒曰：「助陳鮑乎？」曰：「何善焉？」「助欒高乎？」曰：「庸愈乎？」「然則歸？」曰：「君伐焉歸？」公召之而後入。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，吉，請斷三尺焉而用之。五月，庚辰，戰于稷，欒高敗；又敗諸莊；國人追之，又敗諸鹿門。欒施高彊來奔。陳鮑分其室。

晏子謂桓子：「必致諸公。讓，德之主也，讓之謂懿德。凡有血氣，皆有爭心。故利不可強；思義爲愈。義，利之本也，蘊利生孽，姑使無蘊乎，可以滋長。」桓子盡致諸公，而請老于莒。桓子召子山，私具幄幕器用，從者之衣屨，而反棘焉。子商亦如之，而反其邑。子周亦如之，而與之夫于。反子城，子公，公孫捷，而皆益其祿。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，私分之邑。國之貧約孤寡者，私與之粟。曰：「詩云：『陳錫載周，』能施也。桓公是以霸。」公與桓子莒之旁邑，

辭。穆孟姬爲之請高唐，陳氏始大。

三 陳乞立悼公

〔哀公五年〕齊燕姬生子，不成而死。諸子，鬻嬖之子荼嬖，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，言於公曰：「君之齒長矣，未有大子，若之何？」公曰：「二三子閒於憂虞，則有疾疢，亦姑謀樂，何憂於無君？」公疾，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，寘羣公子於萊。秋，齊景公卒。冬，十月，公子嘉，公子駒，公子黔，公子黔，公子鉏，公子陽生，來奔。萊人歌之曰：「景公死乎，不與埋。三軍之事乎，不與謀。師乎，師乎，何黨之乎？」

〔六年〕齊陳乞僞事高國者，每朝，必驂乘焉；所從，必言諸大夫，曰：「彼皆偃蹇，將棄子之命。皆曰：『高國得君，必偪我，盍去諸？』固將謀子，子早圖之！圖之莫如盡滅之。需，事之下也。」及朝，則曰：「彼虎狼也，見我在子之側，殺我無日矣。請就之位！」又謂諸大夫曰：「二子者禍矣，恃得君而欲

謀二三子。曰：『國之多難，貴寵之由，盡去之而後君定。』既成謀矣，盍及其未作也，先諸？作而後悔，亦無及也。」大夫從之。夏，六月，戊辰，陳乞鮑牧及諸大夫，以甲入于公宮。昭子聞之，與惠子乘如公，戰于莊，敗，國人追之，國夏奔莒，遂及高張，晏圉，弦施，來奔。

八月，齊邴意茲來奔。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，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，曰：「嘗獻馬於季孫，不入於上乘，故又獻此，請與子乘之。」出萊門而告之故。闕止知之，先侍諸外，公子曰：「事未可知，反與壬也處。戒之！」遂行，逮夜，至于齊；國人知之。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，與饋者皆入。冬，十月，丁卯，立之。將盟，鮑子醉而往，其臣差車鮑點曰：「此誰之命也？」陳子曰：「受命于鮑子。」遂誣鮑子，曰：「子之命也。」鮑子曰：「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，而背之也？」悼公稽首，曰：「吾子奉義而行者也，若我可，不必亡一大夫；若我不可，不必亡一公子。義則進，否則退，敢不唯子是從！廢興無以亂，則所願也。」鮑子曰：「誰非君之子？」乃受盟。

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，去鬻姒，殺王甲，拘江說，囚王豹于句竇之丘。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：「微子，則不及此；然君異於器，不可以二，器二不匱，君二多難。敢布諸大夫！」僖子不對而泣，曰：「君舉不信羣臣乎？以齊國之困，困又有憂，少君不可以訪，是以求長君，庶亦能容羣臣乎！不然，夫孺子何罪？」毛復命，公悔之。毛曰：「君大訪於陳子，而圖其小，可也。」使毛遷子於駘，不至，殺諸野幕之下，葬諸爰冒。瀆。

四 陳恆弑簡公

〔哀公十四年〕齊簡公之在魯也，闕止有寵焉，又卽位，使爲政。陳成子憚之，驟顧諸朝。諸衞執言于公曰：「陳闕不可竝也，君其擇焉！」弗聽。

子我夕，陳逆殺人，逢之，遂執以入。陳氏方睦，使疾，而遣之潘沐，備酒肉焉，饗守囚者，醉而殺之，而逃。子我盟諸陳于陳宗。

初，陳豹欲爲子我臣，使公孫言己，己有喪而止。旣，而言之曰：「有陳豹

者，長而上僂，望視，事君子必得志。欲爲子臣，吾憚其爲人也，故緩以告。」
子我曰：「何害？是其在我也。」使爲臣。他日與之言政，說，遂有寵。謂之曰：「我盡逐陳氏而立女，若何？」對曰：「我遠於陳氏矣，且其違者，不過數人，何盡逐焉？」

遂告陳氏：子行曰：「彼得君，弗先，必禍子。」子行舍于公宮。夏，五月，壬申，成子兄弟四乘如公；子我在幄，出逆之，遂入，閉門。侍人禦之，子行殺侍人。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，成子遷諸寢，公執戈將擊之。大史子餘曰：「非不利也，將除害也。」成子出，舍于庫，聞公猶怒，將出，曰：「何所無君？」子行抽劍曰：「需，事之賊也。誰非陳宗？所不殺子者，有如陳宗！」乃止。子我歸，屬徒攻闈與大門，皆不勝，乃出；陳氏追之，失道于弇中，適豐丘；豐丘人執之以告，殺諸郭關。

成子將殺大陸子方，陳逆請而免之，以公命取車於道。及邲，衆知而東之，出雍門。陳豹與之車，弗受，曰：「逆爲余請；豹與余車，余有私焉。事子我而

有私于其讐，何以見魯衛之士？」東郭賈奔衛。庚辰，陳恆執公于舒州；公曰：「吾早從缺之言，不及此！」

甲午，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。孔丘三日齊，而請伐齊，三。公曰：「魯爲齊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陳恆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，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」公曰：「子告季孫。」孔子辭，退而告人曰：「吾以從大夫之後也，故不敢不言。」

五 陳恆救鄭

〔哀公二十七年〕晉荀瑤帥師伐鄭，次于桐丘。鄭駟弘請救于齊。齊師將興，陳成子屬孤子，三日朝。設乘車兩馬，繫五邑焉，召顏涿聚之子晉，曰：「隰之役，而父死焉，以國之多難，未女恤也。今君命女以是邑也，服車而朝，毋廢前勞！」乃救鄭，及留舒，違穀七里；穀人不知。及濮，雨不涉。子思曰：「大國在敝邑之字下，是以告急，今師不行，恐無及也。」成子衣製杖戈，立于阪上。

，馬不出者，助之鞭之。

知伯聞之，乃還，曰：「我卜伐鄭，不卜敵齊。」使謂成子曰：「大夫陳子，陳之自出，陳之不祀，鄭之罪也。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，謂大夫其恤陳乎？若利本之顛，瑤何有焉？」成子怒曰：「多陵人者皆不在，知伯其能久乎！」中行文子告成子曰：「有自晉師告寅者，將爲輕車千乘，以厭齊師之門，則可盡也。」成子曰：「寡君命恆曰：『無及寡，無畏衆！』雖過千乘，敢辟之乎？將以子之命告寡君。」文子曰：「吾乃今知所以亡！君子之謀也，始衷終，皆舉之，而後入焉。今我三不知而入之，不亦難乎！」

左傳纂讀

陳恆救鄭

二七四

第二十三 晉卿之爭

一 欒氏之亡

〔襄公二十一年〕欒桓子娶於范宣子，生懷子。范鞅以其亡也，怨欒氏，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，而不相能。桓子卒，欒祁與其老州賓通，幾亡室矣，懷子患之。祁懼其討也，愬諸宣子曰：「盈將爲亂，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，曰：『吾父逐鞅也，不怒，而以寵報之；又與吾同官而專之，吾父死而益富，死吾父而專於國；有死而已，吾蔑從之矣！』」共謀如是，懼害於主，吾不敢不言。」范鞅爲之徵。懷子好施，士多歸之，宣子畏其多士也，信之。懷子爲下卿，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。秋，欒盈出奔楚。宣子殺箕遺，黃淵，嘉父，司空靖，邴豫，董叔，邴師，申書，羊舌虎，叔巖；囚伯華，叔向，籍偃。

人謂叔向曰：「子離於罪，其爲不知乎？」叔向曰：「與其死亡若何？詩曰

：『優哉游哉，聊以卒歲，』知也。』樂王鮒見叔向曰：「吾爲子請。」叔向弗應，出不拜。其人皆咎叔向，叔向曰：「必祁大夫。」室老聞之，曰：「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許；祁大夫所不能也，而曰必由之，何也？」叔向曰：「樂王鮒從君者也，何能行？祁大夫外舉不棄讐，內舉不失親，其獨遺我乎？」詩曰：『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，』夫子覺者也。』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，對曰：「不棄其親，其有焉。」於是祁奚老矣，聞之，乘驛而見宣子，曰：「詩曰：『惠我無疆，子孫保之。』書曰：『聖有稽勳，明徵定保。』夫謀而鮮過，惠訓不倦者，叔向有焉，社稷之固也，猶將十世宥之，以勸能者；今壹不免其身，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？緜殛而禹興，伊尹放太甲而相之，卒無怨色。管蔡爲戮，周公右王，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示稷！子爲善，誰敢不勉，多殺何爲。」宣子說，與之乘，以言諸公而免之。不見叔向而歸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。

初，叔向之母，妬叔虎之母美，而不使。其子皆諫其母，其母曰：「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；彼美，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。女，敝族也，國多大寵，不仁人間

之，不亦難乎！余何愛焉。」使往視寢，生叔虎，美而有勇力，欒懷子嬖之。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。

欒盈過於周，周西鄙掠之，辭於行人曰：「天子陪臣盈，得罪於王之守臣，將逃罪，罪重於郊甸，無所伏竄，敢布其死。昔陪臣書，能輸力於王室，王施惠焉。其子廩，不能保任其父之勞。大君若不棄書之力，亡臣猶有所逃；若棄書之力，而思廩之罪，臣戮餘也，將歸死於尉氏，不敢還矣！敢布四體，唯大君命焉！」王曰：「尤而效之，其又甚焉。」使司徒禁掠欒氏者，歸所取焉，使候出諸轅轅。

〔二十二年〕秋，欒盈自楚適齊。晏平仲言於齊侯曰：「商任之會，受命於晉。今納欒氏，將安用之？小所以事大，信也，失信不立。君其圖之！」弗聽。退告陳文子曰：「君人執信，臣人執共，忠信篤敬，上下同之，天之道也。君自棄也，弗能久矣。」

〔二十三年〕晉將嫁女于吳，齊侯使析歸父媵之，以藩載欒盈及其士，納諸曲沃。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；對曰：「不可。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，子必不免！吾非愛死也，知不集也。」盈曰：「雖然，因子而死，吾無悔矣。我實不天，子無咎焉。」許諾。伏之而觴曲沃人，樂作，午言曰：「今也得欒孺子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得主而爲之死，猶不死也。」皆歎，有泣者。爵行，又言。皆曰：「得主，何貳之有！」盈出，徧拜之。四月，欒盈帥曲沃之甲，因魏獻子，以晝入絳。

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，獻子私焉，故因之。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，韓趙方睦。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，而固與范氏和親。知悼子少，而聽於中行氏。程鄭嬖於公。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。樂土鮒侍坐於范宣子，或告曰：「欒氏至矣！」宣子懼。桓子曰：「奉君以走固宮，必無害也。且欒氏多怨，子爲政，欒氏自外，子在位，其利多矣。既有利權，又執民柄，將何懼焉？欒氏所得，其唯

魏氏乎，而可強取也。夫克亂在權，子無懈矣。」公有姻喪，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，二婦人輦以如公；奉公又如固宮。范鞅逆魏舒，則成列既乘，將逆欒氏矣。趨進曰：「欒氏帥賊以入，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。使鞅逆吾子。鞅請驂乘持帶！」遂超乘，右撫劍，左援帶，命驅之；出，僕請；鞅曰：「之公！」宣子逆諸階，執其手，賂之以曲沃。

初，斐豹隸也，著於丹書；欒氏之力臣曰督戎，國人懼之；斐豹謂宣子曰：「苟焚丹書，我殺督戎。」宣子喜，曰：「而殺之，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，有如此！」乃出豹而閉之，督戎從之，踰隱而待之；督戎踰入，豹自後擊而殺之。范氏之徒在臺後，欒氏乘公門，宣子謂鞅曰：「矢及君屋，死之！」鞅用劍以帥卒，欒氏退；攝車從之，遇欒樂，曰：「樂免之！死將訟女於天！」樂射之，不中，又注，則乘槐本而覆；或以戟鉤之，斷肘而死。欒魴傷。欒盈奔曲沃，晉人圍之。

晉人克欒盈于曲沃，盡殺欒氏之族黨。欒魴出奔宋。——書曰：「晉人殺欒

盈。」不言大夫，言自外也。

二 祁氏羊舌氏之亡

〔昭公二十八年〕晉祁勝與鄔臧通室，祁盈將執之，訪於司馬叔游。叔游曰：「鄭書有之：惡直醜正，實蕃有徒。無道立矣，子懼不免！詩曰：『民之多辟，無自立辟。』」姑已，若何？」盈曰：「祈氏私有討，國何有焉？」遂執之。祁勝賂荀躒，荀躒爲之言於晉侯。晉侯執祈盈，祈盈之臣曰：「鈞將皆死。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。」乃殺之。夏，六月，晉殺祈盈，及楊食我；食我祈盈之黨也，而助亂，故殺之。遂滅祈氏羊舌氏。

初，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，其母欲娶其黨。叔向曰：「吾母多而庶鮮，吾懲舅氏矣。」其母曰：「子靈之妻，殺三夫，一君，一子，而亡一國，兩卿矣，可無懲乎！吾聞之：甚美必有甚惡。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，子貉之妹也，子貉早死無後，而天鍾美於是，將必以是大有敗也！昔有仍氏生女，黥黑，而甚美，光

可以鑑，名曰立妻。樂正后夔取之，生伯封，實有豕心，貪惏無饜，忿類無期，謂之封豕。有窮后羿滅之。夔是以不祀。且三代之亡，共子之廢，皆是物也！女何以爲哉！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，苟非德義，則必有禍。」叔向懼，不敢取，平公強使取之，生伯石。伯石始生，子容之母走謁諸姑，曰：「長叔嬖生男！」姑視之，及堂，聞其聲而還曰：「是豺狼之聲也！狼子野心，非是莫喪羊舌氏矣！」遂弗視。

秋，晉韓宣子卒，魏獻子爲政。分祈氏之田，以爲七縣，分羊舌氏之田，以爲三縣。司馬彌牟爲鄔大夫，賈辛爲祈大夫，司馬烏爲平陵大夫，魏戌爲梗陽大夫，知徐吾爲塗水大夫，韓固爲馬首大夫，孟丙爲孟大夫，樂霄爲銅鞮大夫，趙朝爲平陽大夫，僚安爲楊氏大夫。謂賈辛，司馬烏，爲有力於王室，故舉之。謂知徐吾，趙朝，韓固，魏戌，餘子之不失職，能守業者也。其四人者，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，以賢舉也。

魏子謂成鱣：「吾與戊也縣，人其以我爲黨乎？」對曰：「何也？戊之爲人也，遠不忘君，近不偪同，居利思義，在約思純，有守心而無淫行，雖與之縣，不亦可乎？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，其兄弟之國者，十再五人，姬姓之國者，四十人，皆舉親也。夫舉無他，唯善所在，親疏一也。詩曰：『唯此文王，帝度其心；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；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；王此大國，克順克比；比于文王，其德靡悔；既受帝祉，施于孫子。』心能制義曰度，德正應和曰莫，照臨四方曰明，勤施無私曰類，教誨不倦曰長，賞慶刑威曰君，慈和徧服曰順，擇善而從之曰比，經緯天地曰文。九德不愆，作事無悔，故襲天祿，子孫賴之。主之舉也，近文德矣，所及其遠哉！」

賈辛將適其縣，見於魏子，魏子曰：「辛來！昔叔向適鄭，驥惡欲觀叔向，從使之收器者而往，立於堂下，一言而善；叔向將飲酒，聞之曰：『必驥明也。』下執其手以上，曰：『昔賈大夫惡，娶妻而美，三年不言不笑；御以如臯，射雉，獲之；其妻始笑而言。賈大夫曰：『才之不可以已！我不能射，女遂不言

不笑夫！』今子少不颺，子若無言，吾幾失子矣。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！』遂如故知。今女有力於王室，吾是以舉女，行乎，敬之哉！毋墮乃力！」

仲尼聞魏子之舉也，以爲義，曰：「近不失親，遠不失舉，可謂義矣！」又聞其命賈辛也，以爲忠；「詩曰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，』忠也。魏子之舉也義，其命也忠，其長有後於晉國乎？」

二 范氏中行氏之亡

〔昭公二十九年〕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，遂賦晉國一鼓鐵，以鑄刑鼎，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。

仲尼曰：「晉其亡乎？失其度矣。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經緯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，民是以能尊其貴，貴是以能守其業。貴賤不愆，所謂度也。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，爲被廬之法，以爲盟主。今棄是度也，而爲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貴，貴何業之守？貴賤無序，何以爲國？且夫宣子之刑，夷之蒐也，

晉國之亂制也，若之何以爲法？」

蔡史墨曰：「范氏中行氏其亡乎？中行寅爲下卿，而干上令，擅作刑器，以爲國法，是法姦也。又加范氏焉，易之，亡也。其及趙氏，趙孟與焉；然不得已，若德可以免。」

〔定公十年〕晉趙鞅謂邯鄲午曰：「歸我衛貢五百家，吾舍諸晉陽。」午許諾。歸告其父兄，父兄皆曰：「不可。衛是以爲邯鄲，而寘諸晉陽，絕衛之道也。不如侵齊而謀之。」乃如之，而歸之于晉鞅。趙孟怒，召午而囚諸晉陽，使其從者說劍而入，涉賓不可。乃使告邯鄲人曰：「吾私有討於午也，二三子唯所欲立。」遂殺午。趙稷，涉賓，以邯鄲叛。夏，六月，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。邯鄲午，荀寅之甥也；荀寅，范吉射之姻也；而相與睦，故不與圍邯鄲。將作亂，董安于聞之，告趙孟曰：「先備諸？」趙孟曰：「晉國有命，始禍者死；爲後可也。」安于曰：「與其害於民，寧我獨死，請以我說。」趙孟不可。秋，七月，范

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，趙鞅奔晉陽，晉人圍之。

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，而欲爲亂於范氏。梁嬰父嬖於知文子，文子欲以爲卿。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，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。故五子謀，將逐荀寅，而以梁嬰父代之；逐范吉射，而以范皋氏代之。荀躒言於晉侯曰：「君命大臣，始禍者死，載書在河。今三臣始禍，而獨逐鞅，刑已不鈞矣。請皆逐之！」冬，十一月，荀躒，韓不信，魏曼多，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，弗克。二子將伐公，齊高彊曰：「三折肱知爲良醫。唯伐君爲不可，民弗與也；我以伐君在此矣。三家未睦。可盡克也；克之，君將誰與？若先伐君，是使睦也。」弗聽，遂伐公，國人助公，二子敗，從而伐之。丁未，荀寅，士吉射，奔朝歌。

韓魏以趙氏爲請。十二月，辛未，趙鞅入于絳，盟于公宮。

〔哀公二年〕秋，八月，齊人輸范氏粟，鄭子姚子般送之，士吉射逆之。趙鞅禦之，遇於戚。陽虎曰：「吾車少，以兵車之旆，與罕駟兵車先陳，罕駟自後

隨而從之。彼見吾貌，必有懼心。於是乎會之，必大敗之。」從之。卜戰，龜焦。樂丁曰：「詩曰：『爰始爰謀，爰契績龜。』謀協以故兆，詢可也。」

簡子誓曰：「范氏，中行氏，反易天明，斬艾百姓，欲擅晉國，而滅其君。寡君恃鄭而保焉；今鄭爲不道，棄君助臣，二三子順天明，從君命，經德義，除詬恥，在此行也！克敵者，上大夫受縣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萬，庶人工商遂，人臣隸圉免！志父無罪，君實圖之！若其有罪，絞縊以戮，桐棺三寸，不設屬辟，素車樸馬，無入于兆，下卿之罰也。」

甲戌，將戰，郵無恤御簡子，衛太子爲右。登鐵上，望見鄭師衆，太子懼，自投于車下，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，曰：「婦人也！」簡子巡列曰：「畢萬，匹夫也，七戰皆獲，有馬百乘，死于牖下。羣子勉之！死不在寇！」繁羽御趙羅，宋勇爲右；羅無勇，糜之。吏詰之，御對曰：「疇作而伏。」衛太子禱曰：「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，烈祖康叔，文祖襄公：鄭勝亂從，晉午在難，不能治亂，使鞅討之。蒯瞶不敢自佚，備持矛焉。敢告無絕筋！無折骨，無面傷！以集大

事。無作三祖羞！大命不敢請，佩玉不敢愛。」鄭人擊簡子，中肩，斃于車中，獲其蠶旗。大子救之以戈。鄭師北，獲溫大夫趙羅；大子復伐之，鄭師大敗，獲齊粟千車。趙孟喜曰：「可矣。」傅僂曰：「雖克鄭，猶有知在，憂未艾也。」初，周人與范氏田，公孫彪稅焉，趙氏得而獻之，吏請殺之。趙孟曰：「爲其主也，何罪？」止而與之田。及鐵之戰，以徒五百人，宵攻鄭師，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，獻曰：「請報主德。」追鄭師，姚般，公孫林，殿而射，前列多死。趙孟曰：「國無小。」

既戰，簡子曰：「吾伏弢嘔血，鼓音不衰，今日我也。」大子曰：「吾救主于車，退敵於下，我右之上也。」郵良曰：「我兩鞞將絕，吾能止之，我御之上也。」駕而乘材，兩鞞皆絕。

〔三年〕冬，十月，晉趙鞅圍朝歌，師于其南。苟寅伐其郛，史其徒自北門入，已犯師而出。癸丑，奔邯鄲。十一月，趙鞅殺士皋夷，惡范氏也。

〔四年〕秋，七月，齊陳乞，莒施，衛甯跪，救范氏。庚午，圍五鹿。九月，趙鞅圍邯鄲。冬，十一月，邯鄲降。荀寅奔鮮虞。趙稷奔臨；十二月，莒施逆之，遂墮臨。國夏伐晉，取邴，任，欒，鄆，逆，疇，陰人，孟，壺口。會鮮虞，納荀寅于柏人。

五年，春，晉圍柏人，荀寅，士吉射，奔齊。初，范氏之臣王生，惡張柳朔，言諸昭子，使爲柏人。昭子曰：「夫非而讐乎？」對曰：「私讐不及公，好不廢過，惡不去善，義之經也。臣敢違之。」及范氏出，張柳朔謂其子：「爾從主，勉之！我將止死，王生授我矣，吾不可以僭之。」遂死於柏人。

四 知氏之亡

悼之四年，晉荀瑤帥師圍鄭，未至。鄭駟弘曰：「知伯愎而好勝，早下之，則可行也。」乃先保南里以待之。知伯入南里，門于桔柣之門。鄭人俘鄆魁壘，賂之以知政，閉其口而死。將門，知伯謂趙孟：「入之！」對曰：「主在此！」

知伯曰：「惡而無勇，何以爲子？」對曰「以能忍恥，庶無害趙宗乎？」知伯不
悛，趙襄子由是甚知伯，遂喪之。知伯貪而悞，故韓魏反而喪之。

左傳纂讀

知氏之亡

二九〇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



不 准 翻 印

左傳纂讀

一册

定價一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選者

馬厚文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大西路
華社
光華附中

經售處

上海大西路
東華書店
光華大學

江蘇
薛國
氏書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6 2526B

三 興 印 刷 所

本所專印中西書籍年刊
雜誌證書文憑精美異常
定價格外克己出貨迅速
約期不誤如蒙各界賜顧
無任歡迎接洽地點天潼
路北江西路轉角順和里
三街G六十三號

